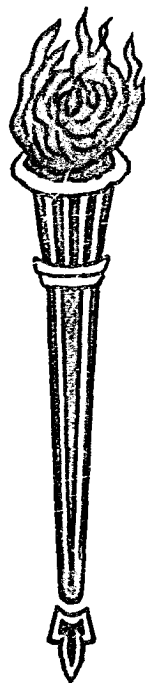


末世預言闡微



信義書局發行

末世預言闡微



康序

將林柏博士的這本末世豫言闡微貢獻給中華的基督徒，這在我個人方面覺得是特別滿意的。一則，因為我是從林柏博士受的神學教育，對於紀念我可敬可愛的先生這是個很合適的方法。再則，因為這一類的書在中國基督教今日的出版界中好像鳳毛麟角，所以我覺得這又是一本急切而需要的書。

本書是林柏博士在他所認為極可愛的題目上——一生專心致志苦心孤詣研究的結晶。我們在讀書室裏得以坐在他的脚前熱情追憶他論到末世和基督建設榮耀國的問題可算是有特別的權利了。

凡忠實的基督徒想明瞭基督二次降臨這個大的題目，並連帶的一切難解問題的，披閱了這本書，則對於這些大事準使他可以得到一個健全而合聖經的解釋。本書不單是值得讀，而也是應該研究的。我們若是一手拿着聖經，一手持着本書，而按着著作人所提示的聖經章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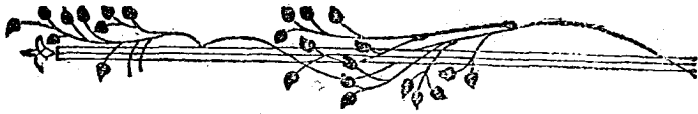
去讀，必可獲得莫大的利益。研究本書又需要禱告和卑微的精神，祇有這樣才能够得着聖靈的引導。

『請注意時候的兆頭！』這是林柏博士在他的引言上最後一句話。我們應當把這句話當作我們的警言，因為這是他在世上最後的叮嚀。林柏博士於本書脫稿後即赴醫院養病，誰知一臥不起，竟於一九三十年八月二日撒手人寰，永別我們去了。

林柏博士已經過去了世外的幔子，在那裏如今能以清清楚楚看見我們在今世只『彷彿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的一切事情。

翻譯本書實在是一樁可愛慕的工作。這個工作我的同工呂紹端先生背負起來了，他翻譯之後，我們將譯文與原文文字句斟酌的仔細校閱了一遍，其中雖難免不無稍有出入之處，然却是力求合乎原文，庶讀者能以領會貫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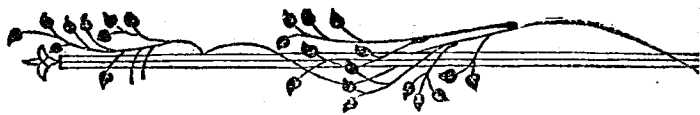
本書的第一編，原來是論到但以理、撒迦利亞和啓示錄的真偽問題，因為大抵是那些研



究聖經鑑定問題的學者在這上有興趣，無多關於讀豫言的人，所以我們將它列在本書的後邊，作爲一個附編，以下按着著作人所編制的，我們一仍舊貫，絲毫未動。

一九三二年三月康爾伯序於澠口信義神學。





原序

我們若愛耶穌基督，自然也就愛慕他回來。保羅在羅馬坐監的時候寫信給提摩太說：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四章八節）。請注意「愛慕他顯現」一句話！

舊約的聖徒眼巴巴的等候着彌賽亞的降臨。他遲延的時候，就有許多人中止了他們的盼望。但也有些人如同老西面和亞拿一樣的，在那裏老等候着。他們活着的時候基督就生了下來。聖靈曾啓示了他們，在他們還活着的時候要看見基督。舊約的聖徒有種特別的利益，因爲他們讀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能够預算到基督甚麼時候要如王似的進入耶路撒冷，和他以後受苦與受害的時候。新約的聖徒可就沒有這種利益，因爲在聖經裏沒有把基督回來的一定的日期給我們說明，只有到了末日明明臨近的時候，我們才能推算到那時期。那些凡活在充塞可憎之事時候的人們，拿但以理，福音書，帖撒羅尼迦和啟示錄來估計基督在



榮耀裏顯現的時候和日期，比較還要更正確些。基督在地上的時候，從沒有把他回來的日期指示門徒。請比較馬太二十四章三十六節。研究豫言和觀察兆頭，能夠知道我們是活在甚麼時代。凡注意和研究但以理第二章的人，都必知道已往的時代是個甚麼時代，這是我們敢斷言的。我們讀但以理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三節，很容易看清楚我們所在的時代就是『鐵泥攪雜』的時代。論到尼布甲尼撒所見的像，就歷史說，我們已經走到像的腳跟上，但『鐵泥攪雜』一時代的長短只有上帝自己知道。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應該研究時候的兆頭，和留意馬太二十四章四十二節：『所以你們要做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在聖經上有兩類經節論到主的二次降臨：第一類是說主在想不到的時候忽然來到，沒有甚麼特別的兆頭，這一類的經文是做醒人（太二十四章三十七至四十四節）；第二類是指出明顯的某種兆頭，在主未到以前要先顯現出來（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至三十三節；路加二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太二十四章十五節；帖後二章一至十二節）。主降臨日期的這個難題在研究一切



的兆頭上或者能够解決一部分，請比較本書上論到兆頭的話。我們也可注意「主日」並不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乃是一個時代。主二次的降臨有兩個顯著的時次：一，按帖前四章十六又十七節，基督下降在空中與改變了的聖徒相遇；二，按啓示錄十九章十一至十四節，又猶大十四節，以後他與聖徒們一同降臨。請比較帖前三章十三節：「我們的主耶穌同他衆聖徒來。」

本書開頭是從舊約和新約的立場上來討論主的降臨，說明確定基督親自降臨的理由，指出一般人關於聖經某章節意義的誤解，和將彰明較著的意義提出來。本書研究基督再來的兆頭，是把這些兆頭分作遠的，畧遠的，近的，最近的四種來研究。

本書是給主再來的豫言引導一條容易解釋的路。雖然但以理和啓示錄把關乎末日和主再來的事說的很詳細了，但本書也想在其他先知身上，就如撒迦利亞，發出一些光輝。因為在基督演講的末世論和保羅的書信中，將大背道叛教並以後復興的奧妙的啓示，發揮很清楚，（參保羅的復活和末世論）。本書是上帝的豫言又另啓示了一個人。所用的比喻是指明致



會和她的信徒怎樣被預言的兆頭領導向着標竿走去，如同海上的船被燈塔，陸上的軍隊被烽火引導一樣。

研究豫言的有各種不同的學派，而以屬於歷史派的人占多數。按歷史派看，啟示錄雖也是一本先知書，却應該作一部教會的歷史讀。將來派已爲神學家所公認，此派如今成了最占勢力的一派。他們主張啟示錄從四章以下是屬於未來的。這種觀念若是受主張啟示錄裏的豫言有一個歷史背景的限制，可以說是對的。例如七印是屬於未來的，但實際的應驗必有一個彼此相合的歷史背景。

論到解釋上的原則，我們相信根據原來的文字是唯一可靠和穩妥的。若發見比喻的話，應該依照文法上的規矩去解釋。比喻有比喻的文法，標號和一切表象也是這樣。以經解經是解釋聖經的一個常規。素常我們讀一封信，或一本書，都是先按着字面讀去而求領會其中的意義。父母若寫給兒女一封信不是用清白易懂的文字嗎？沒有一個人寫一封信，或報告一樁



重要的消息而用不可理解的表象文字，然而聖經裏却有許多不容易明白的種種表象。但聖經自己卻將自己的表象解釋了。我們應參考但以理書自己解釋自己的比喻，此外，又應研究意義與其同類的章節。

我們要留意啟示錄一章三節的話：「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依照啟示錄二十二章十節，不應該看啟示錄是一本印封了的書。那語是這麼說：「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豫言，因為日期近了」。這意思不是說，在啟示錄的一切事件都要即刻應驗，乃是說日期近了，那時豫言要開始應驗，有些即刻就成就了，有些還得等到後來才成就。但無論是即刻或後來，請注意時候的兆頭！

一九三〇年夏林柏序於奧古斯炭納神學





末世預言闡微

目次

第一編 尙未應驗之豫言的唯一目標

第一段 救贖者的降臨

一 舊約論彌賽亞的降臨.....一

二 新約論基督的二次降臨.....三

三 基督親自和有形的再來.....十七

第二段 基督二次降臨之普通的兆頭.....二十三

第二編 屬於歷史上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第三段 但以理和撒迦利亞書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一	第一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三十一
二	第二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三十七
三	第三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四十三
四	第四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四十九
五	第五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五十九
六	第六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六十七
第四段	福音書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七	第七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七十五
第五段	保羅書信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八	第八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八十六



九 第九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九十二

第六段 啓示錄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十 第十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九十七

十一 第十一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一一一

十二 第十二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一三四

十三 第十三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一五三

十四 第十四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一七六

第七段 最後豫言的一幕

一 大淫婦和那獸並大巴比倫……………一八二

二 在天上的哈利路亞與羔羊的婚筵……………一九二



附編 但以理和撒迦利亞並約翰啓示錄概論

- | | | |
|---|---------------------------|-----|
| 三 | 列國軍隊的集合與基督的降臨並猶太人的回國····· | 一九四 |
| 四 | 萬物復興的時代與千禧年····· | 二〇五 |
| 五 | 新天新地與新耶路撒冷····· | 二一九 |
| 一 | 但以理書····· | 二二五 |
| 二 | 撒迦利亞····· | 二三二 |
| 三 | 約翰啓示錄····· | 二三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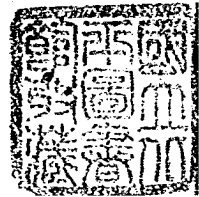
末世預言闡微


第一編 尙未應驗之豫言的唯一目標

第一段 救贖者的降臨

一 舊約論彌賽亞的降臨

舊約的先知不分別彌賽亞初次降臨與二次降臨的事，大概他們不曉得基督的降臨有兩次或兩個時代。所以我們常見他們將未經應驗的事與初次降臨已經應驗的事混爲一談，以賽亞六十一章就是個例子。請注意在這一章上的初次降臨與二次降臨間的過渡！第二節上有個轉折處，我們可用曲折號標識出來：『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上帝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這末了的兩句話和以下的是指着二次降臨的事。基督在拿撒勒會堂裏讀這章經文時，就在這轉折處中止了，因爲他原來知道前後的事，所以他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





耳中了』(路四章十九至二十一節)。基督以『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而中止，因為以下的事是要到二次降臨的時候才能應驗的。像這樣的轉折處，在舊約聖經裏別的地方也有。以賽亞九章六與七間分明又是一個例子。按基督的話，施洗約翰是那最大的先知，可是他也不曉得降臨的兩個時代，因為這個緣故，他打發他的門徒到基督那裏問：『那將要來的是你麼？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太十一章三節)。約翰所講的道亦如舊約先知所講的道包含屬於第二次降臨範圍裏的事。例如他說：『他手裏拿着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太三章十二節)。這本是屬於二次降臨的事，約翰却沒有分別出來，因為聖靈沒有啟示他。所以因基督當日在世界上沒有照豫言所說的施行審判，約翰就懷疑起來，乃打發他的門徒到基督那裏去詰問，但我們敢斷言約翰很滿意基督的答覆，而且與我們的主同意。舊約中有些地方的預言提到兩次的降臨，而有些地方僅言及一次降臨的事。這樣說來，對於舊約的經文應加以嚴謹的研究，乃是個很重要的事。



舊約凡關於初次降臨的一切豫言都應驗在道成肉身或基督身上了，所以凡沒有應驗的概屬於二次裏降臨的事。在已經應驗了的一切豫言中，我們可以提出幾樁著要的事如下：創世記四十九章十節之細羅的豫言；申命記十八章十五節之興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豫言；以賽亞九章六節之全能的神等等的豫言；又五十三章之耶和華的僕人受難的豫言；還有但以理九章二十五和二十六節，開始論到彌賽亞的降臨與其死；彌迦五章二節，基督降生之地方伯利恆以法他；撒迦亞利九章九節，基督爲王的進耶路撒冷；又如彌賽亞詩篇論到主必經歷的一切事，這些都是屬於已經應驗的豫言。關於初次降臨的一切豫言既然一一的應驗了，那麼，我們就很有理由盼望其餘屬乎二次降臨的豫言也必都要應驗。

二、新約論基督的二次降臨

關於降臨的一切豫言，到基督升天的時候還沒有盡應驗，這清清楚楚的證明基督還必有一次降臨，那時其餘的一切預言都要應驗。基督雖然屢次告訴門徒說，人子將來要在榮耀



裏降臨，但是他們還是不明白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在主升天以前他們的問題：「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麼？」便可以知道。主回答他們說：「父憑着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基督答覆了這個問題以後，就翩然升天去了，那時有兩個天使顯現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爲甚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從此以後他們才懂得了主二次降臨的事，他們在五旬節得了聖靈以後二次降臨的一切詳情細節他們就更清楚並完全的明白了，從使徒行傳和使徒書信並啓示錄，我們知道他們以後又另得了一番新啟示。

關於二次降臨的豫言雖是昭然若揭，但異端的先生和懷疑的基督徒還是在詰問：「基督再來是否親自和有形的來？」我們讀使徒行傳一章十一節，敢斷言還有基督二次降臨的事，而且是親自和有形的降臨。基督再來並不是屬靈的事，也不是屬於個人的事，彷彿在人死的時候，更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上帝在歷史上所施行的大審判和大救贖。主二次的降臨是必



有的，實在亦如初次降臨的實在一般；是親目的，可見的，榮耀的，而且對於惡人是極其可怕的。有些懷疑家心裏想不會有這事，以爲我們怎樣能用肉眼看見基督再來。其不知基督復活了以後他的身體多次爲人的肉眼看見，希奇那些懷疑家不曾想到這事。基督升天的時候並沒有改變作別樣的身體，乃是帶着復活的身體升了天，他還要帶着復活的身體再來。基督將來在榮耀裏顯現必不是另一個身體，不過是一個身體上的另一種形狀，因爲他身體的本質是榮耀的，就如基督的人性爲神性所充滿，基督既神人二性雙祕，所以能用不同的方法顯現。當他將來改變身體顯現的時候，衆目都要看見他，正如門徒在他升天以前四十天中看見他一樣。

關於基督二次降臨的聖經章節有些人誤解了，我們爲改正他們的誤解起見，特在以下將他們的主張提出來。有些人主張基督二次降臨在耶路撒冷被毀時舉行了。他們的理由是根據馬太十六章二十七和二十八節：「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着衆使者降臨，那時他要照各人的行爲報應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未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



臨在他的國裏。」又根據的是馬太二十四章三十四節：「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還有別的理由，例如說，馬太十六章二十七節的事既發生在二十八節的事以前，這當然可以說二次降臨在耶路撒冷被毀時就實行了。但我們要注意馬可和路加裏相同的經文，這不是著書的人打算將世界終局的事用年代的次序寫出來，二十七節的內容在馬太福音裏僅是一個論證，正如用在文學或講壇裏的論證一樣。馬太的福音書原是寫給猶太人，給他們證明耶穌是基督。他的目的不是用邏輯的方法寫明世界終局的這個大題目。我們研究相類的經文必須過細考察是否真正相類，例如上帝的國顯然有兩個範圍，正如降臨有兩個範圍一樣。所以我們若要求找出真正的相類，必得想聖經各節專指一事，不能有抵觸。凡精密的研究聖經者，不能不注意在聖經裏論到上帝的國有兩類的經文。有些是描寫屬靈性質的國，有些是闡明必顯明之榮耀的國，然而不像世界政治的國。我們若免去不真正相類的，就不能有甚麼錯認和誤會。基督在彼拉多的審判廳前說：「我的國不屬世界」(約翰十八章



三十六和三十七節)，這說的是頭一個上帝國的範圍。耶穌在大祭司前起誓的說，我是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又說：『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彩降臨，』這是說到他榮耀的降臨，即榮耀的國。基督的這個誓言在耶路撒冷被毀時並沒有應驗，現在仍然沒有應驗。上帝的國既有兩個範圍，那麼，馬太十六章二十八節是說的頭一個範圍抑第二個範圍呢？我們若照着真正相類的經文去看，這分明是說的頭一個範圍。那些主張這一節是指着二次降臨說的，他們勉強去信二次降臨就實現在那些站着聽見以下的話的理由：『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有些解釋家說，這節是指着耶穌的變像，這變像是預示人子在他的國裏榮耀的降臨，因為下文正是提到變像的故事。我們研究真正相類的經文可以解決這個難題。請比較馬可九章一節，只說：『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要看見上帝的國大有能力臨到。』請再比較路加九章二十七節說：『站在這裏的，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見上帝的國。』這些相類的經文證明馬



太十六章二十八節是說到頭一個上帝國的範圍，這是決無懷疑的。我們若再一研究別的一切經文，論到一種榮耀性質的二次降臨，就自然能以明白。這樣的一個降臨還沒有實現。若說已經在耶路撒冷被毀時實現了，實屬荒謬無稽的主張。聖經裏有許多經節將基督榮耀的降臨放在已經過去的事中。馬太十六章二十八等與其真正相類的經節都是論及初次降臨的事。門徒在未嘗死味以前必看見基督的國，果然他們活着的時候看見了復活的基督，他登上寶座，和頭一個範圍之上帝國的臨到，這個國要繼續到二次降臨時，或二次降臨時期的末了。基督現在是無形的執政，而且是與他的教會「常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這個世代的末了並沒有結束在耶路撒冷毀滅時。若是說毀滅耶路撒冷的審判就是二次降臨時代的末了，那麼，新約中就有許多部分失去牠們的意義了。

馬太二十四章三十四節說：「這一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請我們注意一般人對於這一節聖經的誤解。主張二次降臨是已經過去了，約在耶路撒冷毀滅時這種觀念的



人，說「世代」二字在希拉文意思僅是指平常的一生；但一切研究原文的學者並不傾向這種觀念，他們知道「世代」二字有時也用爲種族和民族。高尙的經學家都是這麼說。凡解釋一節經文裡某字的意義，必須拿普通的解釋證實之。聖經裡凡沒有應驗的豫言，不能插入基督說於當時人的豫言，在他們活着的時候必須應驗中。若是能，其實按着記載在當時的人活着的時候，並沒有應驗這些事，聖經既是上帝的道，那麼，寫書的人必是受了靈感寫的，像保羅和約翰的許多未應驗的豫言決不是受了甚麼歧途的影響。縱以爲約翰的啟示錄寫在主後七十年以前，這些豫言在那時候亦必沒有應驗。但我們差不多正確的證明了，約翰的啟示錄是寫於頭一世紀的末葉。若是「世代」二字意思只是平常的一生和那些誤解家主張的已往，那麼，新約就有一個大段落像所讀的史紀了。但我們不要忘掉「世代」二字也可譯作國家或民族，如此譯是完全合法的，我們必須多注意馬太二十四章三十四節時間的關連和同類的章節，也可以注意上下文。若將這些事研究得清楚，就很容易明白基督說的是預先知應驗的



時候。他移植他的聽衆和讀者到這些事成就的時候。『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請再讀全章上下文的關連。他說的這『世代』二字是指着十五節所提的事應驗之時候的一個世代。這世代假若是指着基督說這些話的時候，以豫言就在那個時候應驗了，這並不能證明，因為這是一種聯合的說法，正如保羅在林前十五章五十一又五十二節所用的『我們』二字，但在別的經文上證明他並不期望活到二次降臨的時代。再比較提摩太後四章六至八節，保羅行將與世長辭的時候論及他的死期和往前看基督顯現的審判並基督怎樣用公義的冠冕賞賜他忠心的僕人：『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這個冠冕不是在死的時候賞賜的，乃是在基督將來顯現的時候賞賜的。我們若過細讀保羅的書信，便可以知道他並不期望二次降臨實現在他活在世上的時候。

這也很可以拿來矯正一般人對於路加十七章二十又二十一節的誤解：『法利賽人問上帝



的國幾時來到。耶穌回答說，上帝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得說，看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為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裏。」許多人把這兩節的意思解錯了。因為他們曲解了「眼所見」三字的原意，於是否認基督二次降臨時有所謂第二個範圍之上帝榮耀的國。這個答案依原有的問題「上帝的國幾時來到？」確定了。法利賽人提出這個問題是想到屬世的國，全然不曉得靈界國的性質，和這個國屬天上一種榮耀的狀況。法利賽人只想到一個國的範圍，就是以耶路撒冷為京都的猶太國。所以基督只能照着他們所問的去答覆。他們法利賽人對於頭一個範圍之屬靈的上帝國既不感受興趣，而對於第二個榮耀的上帝國又有了錯觀念，試問基督對於門徒的問題還不會詳細答覆以前，怎能够就希望直接答覆法利賽人的問題！我們記得正當基督升天的時候，他對於門徒問何時復興以色列國的問題是怎麼答覆的。法利賽人要知道他們的觀念甚麼時候實現，基督卻不直接答覆他們的問題，但喚起他們注意上帝國的兩個範圍與上帝國降臨的方法。請讀上下文。「眼所見」三字原來的意思乃是看



見上帝的國來到不是像看見地上的國來到或設立一樣。上帝的國來到乃像降臨一般。就是在初次降臨的時候除了少數人外，也是沒有看見的。再如恩惠的國也不是如同屬世的國爲人看見的來到，但有許多的憑據證明研究豫言的人已經有了這個國。上帝的國初次降臨是忽然的，是爲大多數猶太人想不到的，又是爲世人所不曾理會的，但藉着上帝教會的工作曉得已經是在人間，那麼，上帝的國怎樣已經顯明了是在預備基督再來時第二個範圍之上帝國的道路，只有真基督徒能想到。但基督被法利賽人問的時候，他原知道他們不認識他，他們只希望自已屬世的國，對於已經在他們中間的那個上帝國並不知道有甚麼利害的關係。基督說：『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裏，』這意思分明不是說，上帝的國就在法利賽人心裏。但正確的意思是甚麼？有人說，是在你們中間；另有人說，是在選民的心裏。其實，基督答覆法利賽人的問題著要的意思，乃是宣布上帝的國要忽然來到。下文證明了這個意思。請注意二十四節：『因爲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好像閃電從天這邊一閃，直照到天那邊。』特別注意二十



八到三十一節和迅速的極點——是意外的，疾快的，眼見不到的，正如三十四到三十五節所說。將有許多兆頭預告我們二次降臨近了，這些兆頭對於愛慕基督回來而警醒的基督徒更爲明顯，但那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必不甚注意，同時還有些熱誠的信徒要錯想基督來的時候遲延了，所以不注意時候的兆頭。基督和他的國臨近所以時候的兆頭，意思不是說，人看見這個國來到必像地上的國來到一樣；乃是說，那時要忽然來到，一定也要被人看見。恩惠的國，或說頭一個範圍的上帝國在人想不到的時候忽然來到了，但正在來的時候教會的工作把牠顯示得很清楚，這可以說看不見，也可以說看見。上帝國的二次降臨必不是隱藏的，也可以見，因爲這是一種榮耀而有形的降臨。

我們雖能拿馬太十六章二十八節真正相類的事來把馬太十章二十三節的意思解明，可是我們還是想注意這一節的自身，因爲有許多聖經的讀者被這一節論到初次降臨的事混亂了，他們不明白這一節的事實。請我們讀這一節：『以色列的城邑你們還沒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基督初次降臨是開始在道成肉身和基督降生時，這話固然不錯，其實人子初次的降臨是包含一切著要的事，基督在這一節上所論到的事情明明是指着初次的降臨，或上帝的國頭一個範圍的降臨，所以有些解釋家論到這一節，說是耶穌在訓示門徒以後登山的變像，也有些人說是指耶穌的復活，以復活是印證他初次的降臨和頭一個範圍的國。既然這一節是與論到頭一個範圍之上帝國的降臨的經文真正相類，那麼，在我們看來耶穌所說的，好像在人子初次降臨的時候一切著要的事上已經應驗了。例如基督爲王的入耶路撒冷，那時基督就作了他頭一個範圍的王。這原是應驗了先知的一句豫言，所以羣衆就接待了他，又承認他爲他們的王。關於此事請讀馬太二十一章一至十一節。這在門徒還沒有走盡他們傳福音的程途以前，就有了這一節的情形。人子公然像一個王的降臨是一樁重要的事，沒多長時間接着而到的是這個國的大基礎的工作，即人子爲人代替受死爲要人得着救恩，基督既然完成神人的復和，就從死裏復活了，而作死亡，魔鬼，和黑暗國的得勝者。人子從墳墓裏出來作了真正的王。



他被高舉的歷程是他升到寶座上的級石，他升到天上，從那裏治理他恩惠的國。以上的事概屬於他初次降臨的事。我們讀使徒行傳三章十九至二十一節之彼得的講論，便知上帝還要再差遣耶穌基督，「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這是論到第二次的降臨——上帝國的第二個範圍，卽榮耀的國。我們若按着真正相類的法則來比較，則關於二次降臨和榮耀國的事必沒有甚麼混亂。我們已經說明了這事實，若再進一步的研究，則必更證明這同樣的解釋法。

我們也可以注意啓示錄一章一節和三節的用語：「快成的事」和「日期近了。」這些豫言的話或成語並不合普通人計算的方法。所以這樣的用語不是證明已經過去了，因為主張已經過去了的說，這豫言在使徒寫了這話不多時候就應驗了。歷史派根據彼後三章八節和路加十八章八節解釋這意思說是「許久」，因為路加十八章八節「快快」二字，依上下文按人的計算法包含一長期的遷延，其實在上帝看來，並不是一個長期的遷延。有些將來派的



人主張「快成」二字，是當那事件開始的時候，有一個疾速成就的意思。但我們的解釋若以爲這些事不久必開始一一的成就——縱然這些事要從事一長久時間的發展——我們就必不能說，先知的觀念有矛盾，普通豫言的公式有衝突。我們一研究七個教會的意義，就知道啟示錄書中的內容在使徒時代就已經現形了。這豫言雖是指將來成就之事的極點，卻也有一個以歷史爲背景的發展。這好像是很合理的解釋。

照以上說來，新約是明明講有二次的降臨，所有的豫言必在二次降臨的時期以前應驗；二次降臨的事如今還沒有實現，仍是屬於將來的。基督二次降臨的道理在新約裏是最顯著的，隨處都可以發見。新約全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論到二次降臨的時期，和研究這個大問題。基督的二次降臨從新約上看好像包含一個時期，正如初次降臨一樣。這個時期長短姑不必論，到這個時期那許許多多的豫言都必要應驗，這是可斷言的。我們若一研究基督初次降臨的方法，便知基督的二次降臨必不是在一個平常的日子。試想許多的豫言既然當基督初次



降臨的各時期應驗了，那麼，他再來時必應驗的種種豫言，我們豈不是有很可研究的價值嗎？另外，在二次降臨以前所出現之最近的兆頭，也可以列在二次降臨的時期中。論到時候和日期的問題，不是上帝在一天裏能作甚麼，乃是上帝平常怎樣進行這事。彼得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這證明上帝所能作的，和用他的智慧或者他去這樣作。主若願意將二次降臨包含一千年之久，必沒人攔阻他不能這樣行。如此說來，千年國的問題就無可爭辯的價值了。初次降臨有多麼長時間，上帝並沒有啟示舊約的先知們。如今我們妄自去推測二次降臨的年數，豈不是多此一回事？自古到今有許多人費盡心機的計算二次降臨的時間範圍，所推測的年數極南轅北轍，差不多從七年起累進而至於千年的。雖然這樣，二次降臨的年數我們固不能確定，但拿初次降臨的時期來比較二次降臨，想二次降臨的時期必包含一些年代。

三 基督親自和有形的再來



因爲基督再來好像是遲延着，所以就有些懷疑的基督徒忍耐不住了，還有些人受已往派或千年國以後降臨觀念的影響而誤入了歧途。說二次降臨是在千年國以後的一派人將二次降臨的事延期到遠在千年以後。這樣的道理不是屬於聖經的，古教父們也不主張這種說法。聖經中凡關於二次降臨的章節都是指明到那時需要做醒，並世人靈性和道德的狀況，證明那所謂的千禧年並不是先於基督的二次再來。使徒行傳三章十九至二十一節，基督回來要帶來一個舒暢的日子，並且使萬物復興。這幾節明顯的意義證明基督的再來必不是在『萬物復興的時候』以後出現，乃是在以前出現。這幾節也證明基督的再來是確定的，和有形的。若是沒有別的章節，那麼，這幾節就足夠作基督二次降臨的證據了。但基督再來的應許不止一處，有很多的章節是關於此事呢。在基督升天的時候有兩個天使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爲甚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使徒行傳一章十一節萬不能如一些人謬解了，說是不能證明基督親自和有形的再



來。我們就是如有些人所行的，刪掉『照樣』二字，還是不能證明否認基督有形和親自再來者的理論。否認基督親自和有形之再來的，又想把這一節的『照樣』二字譯成『好像』二字，就如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節；路加十三章三十四節；行傳七章二十八節；提後三章八節。我們既然譯成『照樣來』，那麼，這只能說是基督親自和有形的降臨。另外，基督親自和有形的再來，在別的章節上講的也有。有些人主張此類的章節有許多不過是陪襯他們豫言的格式令人驚異，並且是指着約珥的豫言，已經應驗在聖靈的降臨上，在自然界沒有甚麼改變等等，其實按使徒行傳二章十六至三十一節，彼得雖主張約珥的豫言在五旬節應驗了，但應驗的僅只一部分。彼得所引證的全部豫言並不能證明在那時都應驗了，因為舊約關於此類的豫言亦如論到降臨的豫言，一部分是指着初次的降臨，另一部分是指着二次的降臨。同樣，也有關於聖靈降臨的豫言是指着兩次降臨的時候。請不要忘記初次降臨的豫言是直接的應驗了，雖然有許多按着解釋比喻的方法以為是間接應驗的。



在豫言上縱有標號性質的語言，並且有些詩意的色彩，而豫言的話在全體上還是應該逐字解釋的。普通的意義，上下文，和特殊之部要幫助解決那難題。若是我們詳細研究釋經學，那解經的原則必打破許多困難之點，關於基督再來的豫言的言論都是很清楚的，並沒有可懷疑之地方。基督再來的應許在聖經裏隨處都可以發見，並且是直接的應許，像這樣多而清楚之聖經的證據的道理真是少有。所以我們不需再引證許多的章節了。凡讀聖經的人用聖經類編或殷勤研究全部聖經都能找到此類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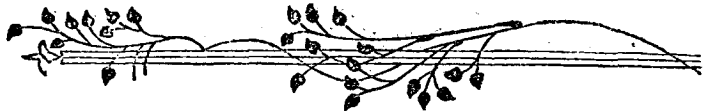
在使徒行傳一章和三章我們已經注意了兩個著要的經節。我們可以將三章二十和二十一節提出如下：『主也必差遣所豫備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上帝從創世以來，藉着聖先知的口所說的。』從創世到如今並沒有所謂萬物復興的事，復興的事是在基督再來的時候才有的。所以我們可以確定這兩樁事是屬於將來的，請我們也注意別的章節論到將來，和基督有形再來的事。在馬太二十六章六十三，六十四節，基



督向大祭司起誓以證他不僅是上帝的兒子，而也要有形的和帶着榮耀的再來：『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彩降臨。』這種起誓的證言是否比喻，文字上的意思是否含糊，有目共睹，不待多辯，所以基督的二次降臨分明是親身和可見的。帖前一章十節『等候他兒子從天降臨』，又三章十三節『當我們的主耶穌同他衆聖徒來的時候』，若是基督不親身和有形的回來，那麼，這兩句話怎樣去解釋呢？推而至於林前十五章五十一又五十二節和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節所啟示的奧妙，亦將失去它們的意義了。以上的經文是講到聖徒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和『上帝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的事。請也讀帖後二章論到『那不法者』，主要用『降臨的榮光』滅絕他。這並不是甚麼隱藏秘密的事，乃是彰明較著有目共觀的。請讀帖前四章十六節：『因爲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上帝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這不能想是在基督徒死的時候所謂屬於個人的降臨。這分明是在信徒復活的時候基督從天上下來，那時凡活着和徹醒的聖



徒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和以後與他一同顯現的這樣的降臨。再研究關於末日的一切別的經文，也都是證明基督以有形的方法回來，和他榮耀國的降臨。凡讀經的人在他讀的經文上處處都可實證這個道理。基督回來若不是親身的，有形的，和實有的榮耀國，那麼，啟示錄一書就比一切的事都奧秘得多了。聖經最後的一卷書可以說是新創世記，是基督的默示。這是論到主的日子最顯白的一本書。基督若不照着豫言應驗，那麼，作新約中啟示一書的也就不算是啟示，誠所謂謎經了。但這本書是耶穌基督啟示他二次降臨的事，全部書成了證明基督救贖主親身的，可見的和榮耀的降臨的極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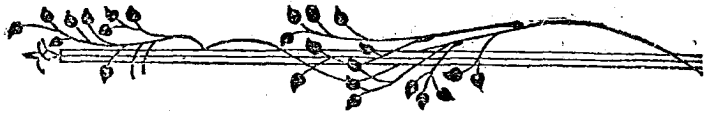
第二段 基督二次降臨之普通的兆頭

基督的二次降臨若是說像預報新日子的晨星，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歷代的許多兆頭是像大海岸上的燈塔和光芒。有些兆頭對於現代的人們或是過去了，或是正在發現，都可以稱爲「遠兆頭」，因爲這些兆頭有個延續性，可以在新約的全部時代裏不住的發現，但在末日臨近時更要顯著些，啟示錄第六章所載的七印，其中五印的內容描寫這樣的兆頭拖長的經過，甚至進到第六第七兩印中，因爲藉着傳道和教訓道德得了勝利，假教訓也要如從前一樣的繼續進行到那唯一的結果；同時戰事，饑荒，瘟疫，迫害也都在節節進行，有時甚至人想到審判來了。我們讀路加二十一章九至十一節：「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爲這些事必須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請再比較同類的經文，「畧遠的兆頭」，例如大背道叛教事的發現，不忠不信之人在種種方面的加多，以及人們因科學，藝術，發明，和人力勝天然一切驚人的進步而安心無慮。真教會因十六世紀的大改革而有的進步也應列入此種畧遠的兆



頭之內，還有那聖經的普遍，宣教的遠播，慈善事業的運動，以及教會對內對外的事工，均應看爲畧遠的兆頭。論到大背道叛教的事，保羅在帖後二章三節明明寫着說：「人不拘用甚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爲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且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離道反教的事，我們讀歷史可以說已經應驗了，就是在天主教和希拉教裏的那些假教會，以及教會裏的異端，如回教與新神學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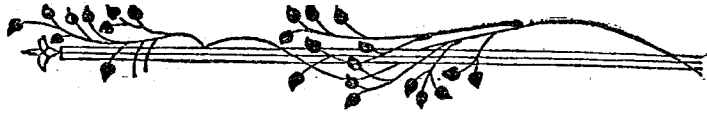
也有一些「近的兆頭」，在這些當中我們可以提到招魂說，假科學，術士以及別的異端。提摩太前四章一至三節所說的就是此種兆頭。請讀這一段，我們在這裏只提出頭一節來：「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隨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魔鬼的道理。」比較提摩太後三章一至八節，這是描寫末後的日子磨難的時候。另有一些近的兆頭，也可以說是進入了老底嘉人不冷不熱的時期。老底嘉人時期，意思是一種平民政治發達到一個亂民執政或無法的時期。不管是他發達到一種好平民政治也能，或發達到無法，即過激的社會主義也能，



總而言之，意思是一公民得權的時期，那時因世界的大戰與革命，皇帝和君王都失掉了他們的政權。這個時期也就是尼布甲尼撒所夢見的異像，脚是半鐵半泥連合（不是混合）的時期。這個時期也是個兩相對立的時期，善與惡，教會與世界，真基督教與敵基督教都要達到其極點。這些近的兆頭，延長到最近，在那個時候黑暗的國要借用破壞聖經的批評主義暗傷基督徒的信仰，叫他們不信聖經是完全受靈感寫的。撒但若辯服人民信聖經只是屬於人意的，那麼，基督教的基礎就要破壞了。這些近的兆頭，也可以擴大範圍說包括各種社會主義的增加，就中有好的，壞的，聯合的，同盟的，國際的社會主義，紅色的過激主義。那時人們不注意上帝的道，他們必反對神的制度，不法的人要起來執政。那時人民不願聽所默示的聖經，他們必要受惡魔的引導而向邪惡的道上走。但在此種兩相對立的時代，基督教的文化必傳佈天下，基督教民族必整隊出發反抗那不法的民族。這些近的兆頭也包含世界政治的大同盟。接近和進入最近兆頭的時期，其最大的兆頭，我們可以特別提到土耳其帝國的傾覆，



和帕勒斯丁被救脫離土耳其的軛，因為這個緣故，大多數猶太人的回國大概是可能的。預言的應驗在這條線上於十九世紀的初葉已經開始了，因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英國於一九一八年占領猶太地，這就是土耳其在帕勒斯丁勢力的結果。示明基督二次降臨之最後的兆頭，我們可以叫做「最近的兆頭」或說「兆頭的極點」。猶太人大多數必回國，為要重建立他們的國家和聖殿，但他們中還有多數人仍不信基督，這也是最近兆頭之一。猶太人開始遷回國的不是先有大批的人出發，他們乃是以猶太作他們的殖民地，漸漸的歸回，這是因為他們受英國和列強的保護，鼓勵他們，援助他們纔發動的。關於這個題目請讀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二和三十三節並同類論到無花果樹的比喻，這個比喻許多人看是論及猶太人的回國，和在他們的故土重立國的事。請比較但以理十二章七節，這一節有一個譯法是：「他停止分散選民一部分的時候，這一切事都被應驗了。」按這個譯文，可以說猶太人一部分的回國是二次降臨以前的末一個時期來到的兆頭。請再讀路加二十一章二十八節，三十一節，頭一節上言所講的



切兆頭在發端的時候，那就是救贖的日子近了；第二節上言這些事一發現，上帝的國就近了。按着歷史派的人說，土耳其帝國瓦解是一個最近的兆頭，猶法拉底河的乾涸是土耳其勢力傾覆的一個標號。關於此事，請比較啟示錄十六章十二節，十五節。外邦人的時代將近滿足的時候，也是二次降臨之最近的兆頭。這樣最近的兆頭是指明我們已經達到了尼布甲尼撒所夢見的異像，脚的中部了，老實的說，就是達到了世界打算聯盟的地步，或說一種不易聯合的世界同盟的地步。世界同盟若一旦成功了，以後必有十國聯合起來復興羅馬帝國執世界的政權，這就是啟示錄十三章所說的從海裏上來的那獸。按着但以理書我們必須將這樣的一個獸準備出來的事放在最近的兆頭中。當這獸先長出小角，復又得着與猶太人立七年的約這樣一個權柄的時候，這些最近的兆頭要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的一般清楚。請比較但以理九章二十七節。這樣的約一立了，外邦人滿足的時候也就快到了。按歷史派說，外邦人的時候從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的日子算起，要延長二千五百二十年之久（七倍三百六十，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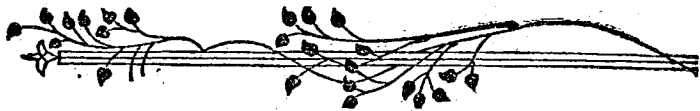


二十六章·馬太二十四章十四節所說二次降臨的兆頭，我們常以此為最近的兆頭。我們引用這一節必得過細注意『對萬民作見證』這句話。這不是說在基督回來以前人人都要聽見福音，也不是說在二次降臨以前各國都得變成基督教國。仔細研究這一節，意思不過是說，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為『然後末期纔來到』的一個憑據。比較哥羅西一章二十三節：『福音傳於普天下萬人』一句話，保羅講到當日福音的廣傳就用了這樣甚而言之話，若講到我們今日福音的普遍則他又應該怎麼說呢！不錯，信基督教的民族沒有履行他們的職務，但在這裏的問題僅是一個解釋上的問題，看馬太二十四章十四節的意義是否妨礙基督降臨的臨近。研究同類的經文，那分明是相對的意思。我們還必得注意別的兆頭。馬太二十四章十四節假若是關於我們今日，我們就沒有理由去信基督的復臨還遠着的，反過來說，更是叫我們覺得復臨的時期近了。另有個最近的兆頭，就是猶太人之重建聖殿，和再組織利未人的禮儀。以後在復臨的時期裏還有幾個最近的兆頭，就如：從政治海裏上來帶有小角的獸，這是那頭



一個獸，或政治上的敵基督者；以後又上來第二個獸，或假先知，建設可憎惡的事；大患難；自然界裏的大變動，巴比倫傾覆以前哈米吉多頓和耶路撒冷的大戰；獸被審判，和基督顯現時的一切事情。但最後的事便不是所謂兆頭了，乃是在啟示錄中所說的基督的一切作爲。在本書的另一段上要將最近的兆頭，更詳細的說明。在本段的末了，請你們注意帖後第五章四節：「弟兄們，你們卻不在黑暗裏，叫那日子臨到你們像賊一樣。」





第二編 屬於歷史上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第三段 但以理和撒迦利亞書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一 第一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但以理二章三十一至四十三節。

但以理解尼布甲尼撒的夢，說是一個豫言，這個夢怎樣在歷史上應驗了，我們一研究其各部分的內容便知都成了豫言上的標號。上帝的子民在他們人事的生活上都好像在大海中航行一般，向着燦爛光華的天國之大標杆前走去。已往的各時代都好像一座燈塔，或是像地圖上的一個識別記號，指明過去時代彼此的距離。但以理書中的四個國，就是指明我們現在所佔的地位。但以理書第二章實在是一部豫言歷史的曆書。這一章再加上以後的幾章可以作成世界的史綱，和從尼布甲尼撒到末世地上諸國命運的概叙。

在尼布甲尼撒的夢中所見的頭一個國度就是巴比倫，尼布甲尼撒是那金頭的頭一個王。



老實說來，他是歷史上的一個大皇帝。據今日挖掘的古物足以證明他權勢的偉大和光榮。考古家告訴我們，巴比倫城傾覆後其荒跡廢址尚有一千八百方里之大，只此一端已見尼布甲尼撒王的偉大了。在其舊蹟中找到許多磚瓦上頭印有他的名字。他不僅是一個統兵的大元帥，百戰百勝的將軍，而也是一個大政治家，和著名的建築家。據歷史家和考古家的研究，巴比倫大城是一個很好的憑據，去證明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一個具有精巧才幹而善於設計的工程師，古巴比倫原來跨過猶法拉底河一邊，王將牠擴大到河那邊，又在河上架了幾座雕樑畫棟的橋。這個大城是方的，週圍一百六十餘里，城牆高三百五十尺，頂寬八十七尺，有六輪馬車並行賽跑的餘地。週圍有二十五個銅門，每兩個門間築有一個高插入雲的守城樓。城門的出處有條寬大的馬路。全城有五十條重要的大街，四十五里長。房屋的四圍是些花園，在頂上有走道相連，可以作公共散步的地方。城中有個皇宮，週圍足有二三里大，裏頭有個懸園。壯哉，大哉，古巴比倫城，但現在已經不見於人間了。論到這個城毀滅以後將來還建立



與否，聚訟紛紜，意見不一。這不同的意見所爭執的，就是啓示錄書中所講的巴比倫城，是不是在舊址又建立的巴比倫城。因為豫言講的是老巴比倫城，和其他種明顯的理由，我們敢說這個巴比倫城是指另一個世界的城。但有一件事是我們毫不含糊的，就是巴比倫帝國於前五百三十八年就滅了。

豫言歷史圖上的第二個標號，就是瑪代和波斯國的一來一往。這兩個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夢見的像上的兩個膀臂，該像的頸項是示古列王的統一。我們若一讀古列，康拜西思 (Cambyses)，大利烏 (Darius Hystaspes) 和薛西思 (Xerxes) 的歷史，就很容易看出這個國的偉大了。但不是像尼布甲尼撒治下的巴比倫那麼大，然而可以說是銀的，國祚延長有二百年之久，但巴比倫却只有七十年的壽命。

豫言的標號在外邦人的時候似箭般的過去了。主前三百三十年波斯帝國被希拉和馬其頓打倒了，於是希拉馬其頓就代波斯興起。大亞力山大是這國最著名的一個人。他的戰績和勝



利都詳細載於西洋歷史上，我們在這裏無庸再事提到。這個國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異象上很符合那肚腹和腰部，而且是像銅的。這在歷史上是很可注意的，波斯和希拉瑪代帝國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時代。英雄阿！詩人阿！藝術家阿！演說家阿！政治家阿！在該時代迭見不窮，這是開歷史上文藝時代的新紀元。但上帝卻看該時代爲銅，保羅站在亞畧巴古當中稱這是個昧無知的時代。

以下就是羅馬的時代，於主前六十三年承繼希拉人崛起。這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異象上我們可以說是鐵質的腿部，和以下半鐵半泥的脚部。腿，脚，趾，是象徵世界上的第四個帝國在歷史上的發達。羅馬國原來有兩個，就是東羅馬與西羅馬，這就是腿的含意。有人以爲羅馬帝國從該時代以直到今日並不似尼布甲尼撒異象上的腿與脚，但我們必須記得按註經家的解釋律。比喻的文字只指着主要的大綱，並不包含一切枝節的事。按某種意見說，羅馬帝國雖然於主後四百七十六年就滅了，但至今仍然可以看出這東西的兩部分來。我們若一研究從



第五世紀以迄於近來之歐洲的歷史，便可以知道從前的鐵帝國如今還在，其鐵主義的老特性是很容易看得出的。這麼一來，我們能以說這兩肢鐵腿是伸長到我們今日的時代。這個鐵帝國法典之下的民族，仍然生存在以直到所謂石頭國設立的時候。將來不能再有別的國像羅馬的鐵勢力，因為十國的聯盟很符合像的脚趾，十國聯盟的結果就是試圖復興羅馬的鐵勢力。那時假先知要輔助聯盟國推舉羅馬的皇帝，老實說就是世界的皇帝，為政治上敵基督者的領袖。啓示錄十七章七至十七節可以說將這段歷史講的很清楚了。請注意那獸「先前沒有，如今也沒有，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

我們研究這像的脚和趾的意義，並注意他們是半泥半鐵長成的，便知道這個鐵國以後必衰敗，因為他們不能互相聯合，正如鐵與泥土不能混合一樣。這很可以證明我們的今日就是形容以前強大鐵國或羅馬帝國的情形。連那些少有豫言知識的人恐怕也能以看出來。這個鐵國現在分裂成了許多的小國。以前的大帝國如今存留的不多。有的是君主制，有的是民主



制·從前以君主和民主構成的羅馬帝國常打算用各種的妥協和同盟的方法求自身永遠的存在，但到底沒有長久存在，如今覺得最可怕的是羅馬政府現在表現這老鐵勢力，這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居於最嚴重，最重大事的邊際上·此外，在羅馬帝國的老領土內德意志勢力的崛起，俄羅斯帝國的暴興亦屬此類的事情·我們也不要忘記回教國，中國，以及其他的擾亂·國家聯盟不管就是那十國將來為復興羅馬帝國所引進的世界大戰預備道路·也有一個宣傳說，歐羅巴和近東要造成一個聯合國·其他國家的聯盟因為赤俄的緣故遲早也要實現，這赤俄就是以西結豫言上所說的改革·但我們不能不注意在古羅馬的許多小國中如今已經從事聯合了，這將那十國的概況表顯的越發清楚·阿撒思(Alsace)和老崙尼(Lorraine)人已經離開法蘭西復興了，埃爾蘭人也要求脫離英國的管轄而獨立自，由奧地利亞帝國的瓦解和隨後諸小邦的新聯盟，蘇丹的廢君和土耳其最近共和的勢力，以及帕勒斯丁和埃及的新局面，這一切的事都象徵必有重大的變化臨近了·我們一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宗教裏的近世主義



和反基督教的運動等等勢力，便知社會的基礎不是穩固不可動搖的。同時因為基督教的影響，我們也看見基督教在社會的組織上也有一個屬鐵的性質，那極端混雜的情形徵明我們已經到了尼布甲尼撒王夢象的脚，特別是那十趾的地步。但以理告訴我們說，這十趾是十個王。這十個王甚麼時候興起來，只有上帝知道。但在所謂小角未統一以前，這十個王和他們的國度必是羅馬權勢分裂的末後的形勢，這可以斷言。那小角在第二章裏沒有提到。按這一章那第四國分裂的狀態就是世界末後的國度，末後幾章和啟示錄將這些情形說的更清楚。第十一個王，也就是所謂的小角，一開國，必作復興之羅馬帝國的皇帝，十個王從他而得着權柄，就在那些日子上帝要設立他的國度。在這一章裏沒有論到這個帝王，因為當那表象的石頭打碎脚趾和全像時，那所謂第十一個小角也就被打碎了。我們在另一段裏再講到這個石頭的國度。

二 第二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但以理七章二至二十七節。

這條光是很強烈的，在人類的政權末後的形式以外發出光芒來。這個國還是第二章裏所



提到的國，惟是觀點稍有不同。

在這第七章所述的一個夢中的異象，但以理看見一個大海，有一陣暴風颳在頂上，他夢見這個大海也許是他從地中海看到過到大西洋，因為那第四個獸從海裏上來，就是形容羅馬帝國領土的擴大，一直到地中海西岸。從海裏上來的四個獸就是尼布甲尼撒夢中所見的四國。巴比倫的勢力在這裏用獅子與鷹的翅膀比它，我們知道獅為獸中之王，鷹是鳥中之首，二者均居於首領之地位。尼布甲尼撒的被廢以翅膀被拔比它。他的復興用以下的話表明：「獸從地上得立起來，用兩腳站立，像人一樣，又得了人心。」第二個獸比瑪代波斯，先在波斯方面興起，口內三根肋骨是指他們所征服的三國，就是巴比倫，呂底亞和埃及。第三個獸是豹喻希拉帝國。四個翅膀影大亞力山大勝利迅速之意。四頭指承繼他的四個大將軍，就是他雷西 (Thrace) 和伯特尼 (Bithynia) 的利西馬庫 (Lysimachus)，敘利亞和遠東的西路庫 (Selucus)、埃及的梭特 (Ptolemy Soter)，馬其頓和希拉的客散德 (Cassander)。那第四個獸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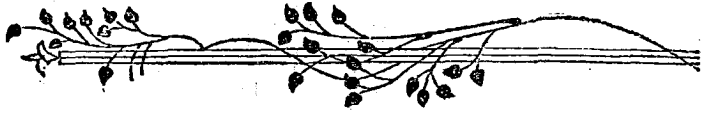


是羅馬帝國。但以理說這第四個獸是可怕的，吞喫嚼碎別的，論到這個國在歷史上固然已經記載的有，至於說這獸有的十角，是從前同時的十個小邦，或連續的十個小邦，這卻不能證實。在十角以後又長出的一個小角，歷史派說，這或者是指着教皇說的，不然就是指着回教說的。但他們的時代是已往的，如今仍然存在着，然而歷史派主張已往到現在必有一千二百六十年之久。我們若比較第二章所論到的十趾和啓示錄十七章十二節，便知這十角是同時存在的。從十角又長出的一角叫做小角，講到牠的開始並無關甚麼重要。但這小角勝過了十角中的三角，因其巧拙時會他的權柄就大起來了，最後連那其餘的七角也被牠征服了。這小角或一王的歷史是接着八章九章和十一章。我們若比較啓示錄十七章十二和十三節，這十國的主權分明復興了。但十角之另外一角卻成了他們的盟主。在但以理書裏把這個角或王怎樣說誇大的話，敵擋至高者和聖徒，他怎樣與聖徒交戰而勝過他們都記載的很詳細。他要得最大的權柄一載，二載，半載。比較聖經中別的章節，便知道這是三年半的意思。論到聖徒是



指着甚麼人，但以理沒有詳細說明，所以有各種的主張；有些人說他們是以色列人或猶太民，但以理大概是想到他自己的民族。但我們若一比較新約的話，便知所說的以色列或猶太的聖徒，也包含外邦基督徒的聖徒。當第十一角或敵基督者顯出來的時候，大多數的猶太人依然奉他們的猶太教。在帕勒斯丁地將來猶太人比基督徒還要多些，而且住在那裏的基督徒要有許多不是聖徒，或真基督徒。必有真猶太基督徒和真外邦基督徒作這些聖徒。敵基督者來先是很講朋友的，按九章二十七節他要與帕勒斯丁的猶太人堅立盟約，這個盟約在一七之半就破壞了。以後他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從此帕勒斯丁的居民必遭遇一種空前的大患難，就是聖經上所說的大災難，這種患難的極點無論怎樣是要影響全世界的。

在三載之半告結束的時候，那至高的上帝要出來干政，於是七章九至十四節的一幕揭開了。但以理看見一個天國的景象和地上最後的結果。他看見「亙古常在」的上帝在天空設立他的寶座，剝奪「這世界的王」和「那角」或敵基督者的權柄。他又看見敵基督者的那獸被



殺，扔在火裏頭。但以理又看見人子駕着雲彩降臨，被帶到亙古常在者面前，得着永遠不朽壞的國度。

我們參看但以理第二章四十四又四十五節論到一塊石頭打碎世上一切國的話，請我們注意第七章將他們末後的結果記載的更詳細。第二章沒有記載世界大皇帝治下的十國以後的結果，所以在第七章裏來補充說明，就是尼布甲尼撒夢中所見的像以後令人可怕的景況，我們知道這可怕的景況就是那塊石頭把全像打碎了，這全像老實的說，卽世上的國度。廢除那個像以後，那塊石頭就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天下。如此看來，這兩個地方所用的標號雖不同，而其最後的結局却是一樣的。

有些人解釋所稱爲那石頭的國不過是個屬靈的國的比方，他們說這就是耶穌初次降臨所設立的教會，或恩惠的國。說恩惠的國，或說教會，在羅馬帝國時代開始了，這話是不錯的。但我們也要注意那石頭打碎那腳的話，那腳是指着『末後的日子』的國度說的。到了審



判時期的那些日子，那時上帝要將人類一切的權勢打破，而以上帝的國代替人類執掌政權。這個國的根源不是從人間來的，乃是超越人類的。在標號的文字上用的「石頭」，「變成大山」，「打碎大像」，這就是指把敵基督者之最後的帝國滅絕說的。大山就是上帝的權能，這個榮耀國的出現絲毫不假借人的甚麼力量。上帝要在審判的時代直接涉政。所以那石頭的國不能看為基督的教會，因為基督的教會決不能打破人間的政府。基督是塊「磐石」，可是沒有背叛羅馬帝國。在基督的時代那「十趾」也沒有發現以應驗尼布甲尼撒夢中所見的像。除了羅馬教，沒有甚麼教會打算去取得這世界的國。這標號上所說的石頭的國，或說榮耀的國，是與基督的二次降臨連絡的。在但以理七章九至十四，二十二，二十七節將審判的事寫的很清楚，到那個時候敵基督者的權柄要被剝奪。在第七章裏還載有以下數事：就是互古常在的日子和榮耀國的出現，施行大審判，案卷展開了，人子降臨，把永遠不敗壞的國賜給他。此類的事決不是教會時代基督在靈界作王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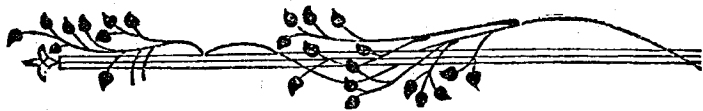


三 第三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但以理第八章十九至二十六節。

但以理第八章的開端是敘述但以理看見一個公綿羊和公山羊的異象。這隻公綿羊明明與那為熊的國度相同。牠有兩隻角，後長出的比先長出的高。這是論到瑪代和波斯，和波斯怎樣成為那實在有權勢的。那三方的得勝者與熊口中的三肋骨相同。這個公山羊的異象敘述的更詳細，但這還是那個豹的國度，即希拉瑪代帝國。二十一節的大角就是大亞利山大。那四國與七章六節所提的是一樁事，就是在亞利山大死後所分裂出的四個小帝國。在九節說從四角之中要長出一個小角來，在二十三節就告訴我們，這是指着在末時要有一個面貌兇惡的王興起。我們若說這小角，或說面貌兇惡的王，是安提庫伊必反 (Antiochus Epiphanes)，那麼，這豫言就已經應驗了。其實我們過細的研究，他不過是一個預表，實在的應驗仍然是在將來，因為歷史上並沒有記載伊必反對於東方有甚麼勝利。他是四國的頭部分，不是後部分，雖然我們比他離這末世更近些，但敢斷言這後部分一直到今日我們還沒有看見。猶太人



於主前五百八十七年亡了國，在伊必反時馬克比人 (Maccabees) 曾起了一次獨立的運動，那時他們雖然因失敗吃了很大的虧，但我們若一比較論到十個另外的一角之同類的章節，就知道惱怒的末世必沒有與伊必反一同來到。當上帝命加百列解釋這異象的時候，他就告訴但以理說這是關乎末後的事。請參考但以理八章十七和十九節。十九節是講到惱怒臨完的時候和末後的定期。二十三節是講到在這四國的末後，犯法人罪惡滿盈的時候必有一面貌兇惡的王興起。在這裏所記載的並不完全符合伊必反的身分。這也好像在末後的時候那四國必很大，那時十角的另一角，或啟示錄十三章一至九節的獸就近了。安提庫伊必反的時代是屬於這四國最初期的時代。他並沒有活到希拉帝國末後的時代。所以伊必反決不能成爲那面貌兇惡的帝王，他原是一個殘忍的暴君，殺害猶太人的劊子手，他一生有許多的特點至少可以豫表那十角另外的一角，或末時的敵基督者，但他的歷史並不完全符合這面貌兇惡的王和惱怒的末世。若是這個二千三百日的異象能應用在伊必反身上，那麼，這個豫言的解釋就很簡



單了，但天使加百列解釋說，這個二千三百日的異象都是屬於將來的。論到這異象天使說是關乎末後的定期（十七節）。在二十六節天使又說了以下的話：「所說二千三百日的異象是真的，但你要將這異象封住，因為關係後來許多的日子。」從這一節上看來，若將這個異象限制在伊必反的時代那是錯了，但在他蹂躪猶太人的事上也能以找出他是這個異象的豫表，不過驟然看起來好像是實在實驗了。我們可以提出兩下相類的事件：他是從四國裏產生的一國，他是從小族裏興起的，他殘殺猶太人，污辱聖殿，他立丟斯而敬拜之，他把丟斯像立在聖殿的祭壇上，用豬肉獻祭。天使所說的時代即踐踏聖所的時代，也好像符合「二千三百日的異象」。若將二千三百日的意思當作許多的日子，我們就可以說其長久乃是從聖所初次被污到馬克比的英雄再光復。但他並沒有在主日祭壇上行可憎惡羞辱的事，因為基督說這是屬於將來的，這可以徵明伊必反在祭壇上立丟斯僅是一個豫表。

我們若過細的研究這異象更可以增加這個觀念，就是伊必反是個豫表，二千三百日的



異象也是個豫表。論到那四國就文字看他們要存留到末後的日子。請再注意八章十九和二十六節。我們若一觀察今日的局面，那四國在一個形式或別個形式上是很顯著的。希拉和埃及是豫言常提到的，也是地理上實有的，又是我們今日常聽說的。今日的土耳其是居於第三個國度的地位，而且也是在第四個國的地位上。因為土耳其將來或者因革命而分裂，將這四個國明明的表現出來。我們要記得土耳其最後的蘇丹王怎樣在想不到的時候突然被驅逐了。近來的局面時時都有重大改變的可能，不啻危機四伏，一撥即動。所豫表的那個真像必從四國中的一國裏出來，正如所豫表的。按着但以理所記載的那個得勝者不能從遠東或埃及國裏興起，必定是從近東的某國裏產生，而且征服遠東。若說的清楚些，他或將從小亞西亞，或敘利亞小邦裏出來。他若從希拉國出來，必能征服近東和帕勒斯丁並埃及。請比較八章九節「向榮美之地」一句話，這很可以說是希拉。這麼一說，這得勝者又好像要從希拉或近東興起。由此類推，也可以指明那個小角，或十角的另外一角，必從羅馬帝國的東方興起。有些



解釋家主張八章的小角與七章的小角不同，這麼一說，他必是啟示錄中的第二個獸。有個著
作人說八章的小角就是以賽亞所稱爲北方亞述人的王（十章五至三十四節）。若亞述一名是
爲以色列和猶大人末後的日子之仇敵的一個標號，那麼，就不能證明他是八章的小角，而
與七章的小角也就有不同了。他又主張這個奸詐的王就是敵基督者。參考但以理十一章三十
六至三十九節。他說這個王是啟示錄十三章十一至十七節之第二個獸。這麼一說，但以理書
中就有三個獸，或敵基督者了。攏統的說，就有幾個敵基督的了。啟示錄是聖經中更進一步
的啓示書，所以其中的豫言比較別的豫言也是進步的。啟示錄是豫言的極點，就中只有兩個
敵基督者，一個爲保羅提到了。按進步的豫言講，很難說但以理書裏有三個敵基督者的啓
示，因爲在啟示錄十三章只提到了有兩個。但但以理書中的三個記載固各有不同的特性，其
實末了的一個記載是附加的，補充那一角成爲獸的記載。所以我們主張八章後一段的角與七
章和十一章是同一個人物。以西結三十八至三十九章所提到的歌革是猶太人的一個仇敵，又



是反對啟示錄十三章一至九節之大敵基督者或那獸的。我們要在另一段上將仇敵革更詳細的加以研究。但以理只講到那一角，即後來的獸，清清楚楚的像是從古羅馬東方興起的，是從希拉瑪代帝國所屬之四國裏出來的。論到這個獸但以理說，他立起敵擋萬王之王，萬君之主。這角或後一個獸要先與猶太人結交朋友，與歸回帕勒斯丁的那些人堅立盟約。這個約准許猶太民在古聖殿廢址上獻祭和重建立他們的聖所。但以後這獸要破壞盟約而作猶太人從所未有的大仇敵。於是猶太人的大災難就開始了。論到立約而又破壞的始末，請讀但以理九章二十七節。這是幫助我們明白八章十三又十四節。那時有一位聖者問：『除掉常獻的燔祭和施行毀壞的罪過，將聖所與軍旅踐踏的異象要到幾時才應驗呢？』另有一聖者回答說：『到二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二千三百日就是六年四個月零二十天的時期。這個時期包含從燔祭的開始，和被敵基督者的除掉，一直到聖所的潔淨。猶太人開始獻祭必須遵守九章二十七節所提到的盟約，在敵基督者和假先知沒有被制服和受轄制以前，聖所必不能得潔淨（註一）。



註一：歷史派主張日卽年，所以二千三百日意卽二千三百年。他們以主前四百五十七年亞達薛西第七年算起。這一時期包含獻祭的恢復，聖殿的被毀（主後七十年），以及以後的荒廢，耶路撒冷於六百三十七年爲薩拉森人征服，奧瑪（Oma）在聖殿建回回教堂及土耳其人治理聖地時期。這二千三百年若從主前四百五十七年算起，那麼，到一千八百四十三四年就完了；若從亞達薛西十二年算起，則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就完了。在這十年當中土耳其的勢力逐漸減少了。若再加上但以理十二章的七十五年，那麼，就是到一千九百十八年或十九年，土耳其必完全失去帕勒斯丁。英國於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二月佔有了耶路撒冷。歷史派就以這些日子爲潔淨聖所的開始作復興的準備。

四 第四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但以理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節。

七十個七是在最後豫言成就路上發的一條光，這個豫言上的標號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從七十個七開頭活着的上帝的子民在彌賽亞未降世以前能知道經過多少年彌賽亞才降世，那些



活在四十九年的頭一個標號和四百三十四年的第二個標號的人也能讀那豫言，而知道那受膏者或基督甚麼時候必被剪除，和這事的結果。他們受加百列的指導，又能看出他們所在的時候彌賽亞降世日子是如何的近了。算定基督降生之時候的，只有那些接近的人。活在那世代的聖徒，即臨近四百八十三年（610）末了的聖徒，能够盼望基督的降生近了，或已經降生了。西面和亞拿就是那些人中的兩個，他們查考聖經，蒙上帝的恩寵，知道基督降生的豫言應驗了。聖靈啟示西面，叫他知道在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基督。西面進聖殿的時候這應許就成全了，因為那時耶穌正被帶進來，於是他便把耶穌抱在懷裏。讀路加二章二十五至三十八節，沒有不愛不忍釋的。依照三十八節的記載，有許多的人等候救贖者來到。

雖然舊約的聖徒不明白有兩次降臨一回事，但我們從豫言和應許上曉得基督還要再來。我們應該注意我們沒有豫言論到基督二次降臨切實的時候，但根據已經應驗的豫言，我們可以算定我們是活在甚麼時代。關於此事，但以理的豫言，就如二章裏所記載的，是最有幫助



的。再將此豫言與其他豫言比較，我們從時候的兆頭上可以推知第二次降臨的時期不能像有些人主張的那麼遠。一切的兆頭都好像證明我們今日的時代就是換着二次降臨的時期，但上帝並沒有將我們這一時期的長短啟示出來。不過若是前代的基督徒是等候的人，那麼，我們更有理由說，我們應該做醒了，因為在審判的時期以前很少有豫言不被應驗的。若是我們要更澈底的明白這個，必得先研究七十個七的意義，這些數目在初次降臨的時期裏有多少部分應驗了。我們研究這個也不能不回到主前五百三十八年，看但以理讀了猶太人被擄在巴比倫的時期盡了的豫言，有甚麼覺悟。他特別讀了耶利米二十五章十一又十二節和二十九章十節，他明白猶太人被拯救的時候到了。古列已經戰勝了巴比倫，但當他完全得勝的時候，却不是他獨自掌權，是瑪代之大利烏與他一同攝政的。真王古列，而立了大利烏為宰相。依照希伯來文，大利烏是『被立為王』，在原文是使令被勳的字體。他的名字不見於普通的歷史上，但他是稱為西薛西斯第二（Cyrus II），還有些人主張他就是古比亞斯（Gobrias）。西薛



西斯第二是古列母親的親弟兄，即他的舅父，而依森奴反(Ἰσηδων)說，西薛西斯也是古列王的岳父。這樣說來，古列雖職時，他爲甚麼攝政，可以不言而喻了。猶太人之擄在巴比倫是自主前六百零六年算起。以主前五百三十六年告終，那時古列就開始獨自執政。以賽亞四十四章二十八節和四十五章一節就是關於他的豫言，當古列釋放猶太人回國的時候，這個豫言就應驗了。但以理是爲這拯救的事禱告，也是爲百姓將來的命運禱告。但以理覺得猶太人的被擄並沒有使他們生出耶利米所要求的他們那樣悔改的心。但上帝因記念他的應許而垂聽了但以理的禱告。關於此事請讀歷代下三十六章二十二和二十三節，又以斯拉一章。但以理的禱告應該過細的讀和思索。他的禱告立時被應允了，正在但以理禱告之間，加百列出來顯現，迅速的飛過去了。這樣的顯現約在下午三點鐘。我們一讀上帝答覆但以理的話，分明可以看出上帝保守了他的應許，但我們要注意在末日的大救贖以前也必有一些更重要的試煉。七十個七可以分作兩段，即眼前的時候和未來的時候，老實的說，就是描寫以色列人歷



史上重要的事件與全世界的至大而有關係的事務，這七十個七總合起來是四百九十年。這四百九十年可以分作三部分：頭一部分是四十九年，第二部分是四百三十四年，第三部分是七年。若是我們按着二十四和二十七節，詳細研究在這四百九十年內要成全甚麼事，便很容易看出在這依序進行的年內有個罅隙，而且這個罅隙是當這四百八十三年進行的時候才開始的，因為當接續這四百八十三年內，異象和豫言還沒有封住，二十七節所講的事也沒有發生。頭四十九年是關於以斯拉，尼希米和瑪拉基並重建耶路撒冷的時代，舊約正典的完成也都包括在內。以下四百三十四年就是到彌賽亞一生最重要的事為止。這四百三十年是從甚麼時候起，這是我們應該決定的。若是我們知道基督在那一年受洗，便能算出這四百三十年的開頭。這樣算來，按着陽曆說，就是主前四百五十八到四百五十七年，按着陰曆說，便是主前四百四十四到四百四十三年。基督受洗好像是主後二十六年從事的。但根據但以理九章二十五節，我們找到恢復並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一個諭令就是在我們所算起的那一年頒布



的。亞達薛西王頒布的原來有兩個諭令，一是主前四百五十八到四百五十七年，二是主前四百四十四到四百四十三年。我們若將四百八十三年加上陽曆的四百五十七年，即來到主後二十六年。將陰曆的四百四十四到四百四十三年變為陽曆。就是四百六十九到四百六十八年。所以我們若將四百八十三年加上陰曆的四百四十三（四百六十九）年，也來到主後二十六年。若是主張一個諭令必是頒布在亞達薛西第二十年（四百四十四到四百四十三），那麼，我們按着陰曆算而來到基督受洗之年，完全是合乎理的，因為波斯人原來是用的陰曆。曾有爭辯說，西達薛西第七年，即主前四百五十七年的諭令不能算為四百八十三年起頭，因為頒布給尼希米的後一個諭文並沒有明文提到耶路撒冷城。其實古列頒布的諭令也沒有論到，因為他只言及聖殿，但一比較以賽亞四十五章十三節，在古列未生以前上帝論到他說，「他必建造我的城，」便可以知道諭令上雖未提到那城，卻包含在內了。但以斯拉七章和尼希米二章的諭令是指着那受膏者，頭一處是關於陽曆，第二處是關於陰曆。這是完全相合以基督的受



洗爲主要的目標，而且是證明了基督爲那受膏者。基督一受了約翰的洗，於是他公開的事工和靈性上的王職就實在開始了。那「王」一名詞就是二十五節的「那受膏者，」其意義大半是以基督進入耶路撒冷爲王作豫言的目標，但依情形而推測的時候最實在的便是基督的受洗。對於基督在棕枝日進入耶路撒冷爲王這個觀念（撒九章九節）不能有甚麼嚴重的反對，因爲這只有三年的不同，並且也可以看爲基督王職上的另一種狀態，正如他在彼拉多前承認他是王，但按另一個意義卻不是猶太人所盼望的王。我們主張按着靈性的意義說，基督受洗時就開始了他的王職，這並沒有甚麼攔阻我們不能這樣主張。

基督的死在但以理九章二十六節的開端明明先說了，在該節上清清楚楚寫着：「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在該節的下文是講到主後七十年羅馬人之毀滅耶路撒冷。在羅馬人毀滅這城和聖所上，連帶又提到了另一個王，但不是二十五節或二十六節開端上所論到的那個王。這個王要來作那末後的日子的小角，老實的說，就是那敵基督



者：『必有一王的民來』，這可以證明這個王就是羅馬王。所以這個王不能說是指着那所謂受膏者，因為他不是羅馬人。這也不能說是羅馬的將軍提多，因為在該節說：『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提多是羅馬民的元帥，他作了一切他能阻攔破壞聖殿的事。但『必有一王來』，這王到底是羅馬人，雖然是出於古東羅馬帝國，究竟依然是個羅馬人。我們已經說了，那小角大概要從古希拉帝國的一省中出來，造成東羅馬帝國。按二十七節這必來的王要與猶太人堅立七年的盟約。提多將軍並沒有立這樣的盟約。與猶太人立這盟約依然是在將來。我們一研究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和接着二十六節『必有戰爭，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四百八十三年明明不是與到四百九十年其中的七年陸續相連的，這七年仍然是在將來的。必有戰爭的豫言已經應驗許多時候了。耶路撒冷曾被圍困二十餘次，其被毀壞的舊址和數世紀的遺物埋殁在地下有二十到八十英尺之深。耶利米豫言說『那城必建立在他自己的廢堆上。』這豫言已經應驗了。在末了七年的以前進行其時序的時候，好像特



別有一個罅裂期。這罅裂是在餘剩下的七年以前，其重要的理由就是在於這四百九十年大抵指着猶太國說的。猶太人因他們的待遇基督，於是就定了他們國家的命運，他們國家的歷史因耶路撒冷的被毀和人民被擄在羅馬致聖殿的荒廢而破壞。在符類福音裏提到有許多年的罅裂期。例如路加二十一章二十四節：「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這頭一半是指着耶路撒冷被毀，和猶太人的被擄到羅馬說的。雖說猶太人有許多回國了而住在帕勒斯丁，究竟他們的分散一直到今日還沒有止息。外邦人的時候沒有完畢，因為帕勒斯丁仍然在外邦人的管理之下。我們曉得國際聯盟所予英國的訓令即是歐洲大戰的結果。外邦人在所謂小角或政治上之敵基督者的執政之下，其政治必要更惡劣些。關於這事請讀羅馬十一章二十五節論到外邦人滿足的時候：「弟兄們，我不願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外邦人的數目甚麼時候要添滿，只有主知道，但到那個時候以色列



人必要入於正軌，這是可以斷言的，因為上帝能將他們再接在枝子上。許多兆頭都證明外邦人的數目雖滿足的時候不很遠了，在四百八十三年以後的長罅裂或者在想不到的一會兒就完了。這個時期還沒有顯明，但按但以理九章二十七節那盟約一立了，於是四百九十年之餘剩下的七年就要進行其時序。這不一定在乎許多猶太人從事移民到帕勒斯丁，也不需乎設立成猶太國。那一個小角得着無尚的權柄，去與許多尊貴的猶太人立約，外邦人准許猶太人開始建造聖殿，和在舊址上建築祭壇，當這個時候，那七年的開始就近了。請比較以賽亞二十八章十八節和論到與死亡所立的約，與陰間所結的盟之上下文。那時許多的尊貴猶太人曾與那小角立了約，他們不曉得這約要領他們到死亡和陰間裏。那小角在他的約上必應許猶太人在帕勒斯丁立國，和重建聖殿，但他以後要破壞這約。但以理九章二十七節的話是這樣說：「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立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供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如飛而來，並且有忿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結局。」那立約的王是從羅馬帝國



裏興起的，並且在七年的上一半他爲政治的緣故就與猶太人很表示友感。及到他成了那獸，就是過了三年半，忽然破壞他所立的約。他禁止在聖殿裏獻祭。他來是專行毀壞的，若直譯，就是：『那行毀壞的帶着可憎的翅膀而來』。那行毀壞的必帶着一雙可憎的翅膀。假宗教，淫教會的邪惡，和那十個王的權柄，都是一雙翅膀，挾那王到復興之羅馬帝國的王位上。按啟示錄十三章那行毀壞可憎的也必有一個實在的標號，就是將行毀壞者的像立在聖地。那時大患難和猶太人住在帕勒斯丁的末日就開始，但全世界無論怎樣都必要受這患難，正如歐洲大戰時全世界都受到影響一樣。這大患難要繼續三年半，一直到終局，那時主要刑罰那獸。請比較啟示錄十九章。

五 第五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但以理十一章三十六至十二章十三節。

但以理末後的大異象是從第十章起，那異象的最高點成爲那第五條光，以燭照豫言圖上的程途。在十至十二章的一段豫言圖上有三個主要的標號：第一部分十章四至十一節是一個



小引；第二部分十一章二至三十五節是一個歷史的背景；第三部分十一章三十六至十二章一到十三節是一個末日的異象，十章裏的事我們可以撇開不必討論，因為十章四至九節所描寫的很可以說是基督的顯身，或說神位上的第二位顯身。請比較啓示錄一章十二至十七節。以後有一位天使顯現，大概就是加百列，並且論到但以理的禱告怎樣立刻就蒙了垂聽，但這位天使傳遞這消息的時日被治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了二十一日。這個魔君並不是古列，乃是一個鬼靈試圖無形的感動古列反對猶太人。末了，那位天使加百列得了米迦勒的援助勝過了那魔君。

以後那位天使就將那主要異象的歷史背景先詳詳細細的報告出來。十一章二十一節開始論到安提歐庫伊必反 (Antiochus Epiphanes) 的歷史，他是那『小角』的一個預表，或說是將來政治上之敵基督者的預表，即在三十六節開始所記載的王。二十一到三十五節所敘述的一段歷史大概是一椿預表的事。自三十六節起就是關於末日的豫言。那頑固剛愎的王與那『小角』



同是一個人。但這新名稱是從三十六節中的一句話『王必任意而行』來的。

我們仔細讀這個王的紀載，便知他不能作啓示錄十三章中的那第二個獸。這個王若是與第二個獸爲一個人，那麼，就與十一章三十六至四十五節和啓示錄十三章十一至十七節有衝突了。但以理七章八節的紀載與十一章相同，又與啓示錄十三章一至七節相合。這些紀載縱然在幾部分上有些改變，我們可要知道他們是互爲補充的，並且他們是從不同的天使口中所說的政治上之敵基督的。但以理只論到一個獸，就是那第十一角，或說那小角。約翰講到許多敵基督者，並那敵基督者，但在未論及啓示錄中他的異象以前，他沒有說兩個敵基督者，以後他才說了有兩個，十三章裏的頭一個是首領，第二個是幫助他的。啓示錄一書是關於末世豫言的極點。所以最著的敵基督者只有兩個，不能有三個。請比較但以理七章二十五節；八章九至十二節，二十三至二十五節。但以理十一章三十六至三十九節只是補充另一個紀載。在頭一個紀載上說，他必向至高者說誇大的話；在第二個紀載上說，他要站起來攻擊



萬君之君；在第三個紀載上說，他用奇異的話攻擊萬神之神。有人爭辯說，在十一章所提的那位王不願他列祖的神，就以這王必是個猶太人。但這不是一個定論的證據。若說他是個羅馬人，或希拉人，這能與紀載上所描寫的相合。他還沒有顯明，所以推理是不能有甚麼結果的。理性不是那最重要的事。我們又不能根據論到宗教上的話：『也不願婦女所羨慕的神，』而說這話是指着羅馬教之不婚的道理。這意思只是說，那正來的小角或那獸並不受婦女的甚麼影響。他不重視人類的愛和家庭的結合，正如他不尊敬宗教和神一樣。若是他要拜甚麼東西，他必拜戰神，為要達到老羅馬人的觀念作世界的皇帝。這樣，戰神必作個無關係的無位格的神，他又要件許多哲學家與許多科學家所稱為的神。在我們的今日有許多人反對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和神藉人現身的道理。那政治上之敵基督者必做這同樣的事，並受人敬拜為一個赫赫有名的最大的聯邦與世界的皇帝。第四十節是解釋上的一個難題。我們若隨從譯文，就有這個印象：那個敵基督的在末日不僅受南方王的攻擊，而也被北方王的攻打，



但在上下文上也稱他爲北方的王，他從北方來爲要佔據翰勒斯丁和埃及諸國。只有以東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亞捫人將來從他的手中被救出來（四十一節）。按以賽亞十一章十四節這三族人以後要被以色列和猶大勝過，那時猶太人最後的分散就完畢了。我們很能够知道那敵基督者若不征服回教各族，必不肯干休。雖然初看起來北方的王與敵基督者不符合，但一仔細研究本文和上下文叫我們不能不主張北方王與那敵基督者是一個人。安提歐庫伊必反原來是那敵基督者的預表，所以爲伊必反真像的必爲北方王。請從二十一節起讀完全章，論到那預表，並研究三十六至四十五節，關於末日敵基督者的真像。像暴風等一般來攻擊南方王的，乃是那敵基督者或北方王。請我們拿這個眼光讀四十節：『到末了，南方王（埃及）要與他（北方王或從北方而來之敵基督者）交戰；北方王（敵基督者）必勢如暴風來攻擊他（埃及王或南方王），等等。那時敵基督者南討北伐，得寸進尺不已，但因爲聽說從東方和北方有些擾亂，於是就撤兵回翰勒斯丁。他的計劃是要打倒許多的國度，就像特別反對他的猶太國。』



但無論他的目的怎麼樣，究竟因為聽見有別國擾亂他的消息，他那時就在諸海中間的耶路撒冷週圍安營，並且在聖山上設立他的帳幕。四十五節並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祇是說他的結局必來到。約珥三章，撒迦利亞十四章，啓示錄十六和十九章等同類經文上更告訴我們，他必要被聚集起來。他的軍隊必從事集合在哈米吉多頓的平原。這在以後研究啓示錄的時候要特別的討論。四十五節所描寫的時候比耶路撒冷的戰事還有早些，當耶路撒冷的戰爭爆發的時候，那敵基督的就要受刑罰，列國必被審判（撒十四章一至三節）。

但以理十一章四十四至四十五節所說的事在十二章一節告訴我們說，這事發生的時候，米迦勒為保佑他的民必站立起來，並且有大患難開始。按啓示錄十二章七至九節，在那個時候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或撒但爭戰，龍或撒但也同牠的使者去爭戰，並且撒但和牠邪鬼的軍隊都被摔在地上。這就是撒但附着十國聯盟的帝王的時候，這帝王要成為正式的那獸，或政治上的敵基督者（啓十三章一至八節）。這也就是許多人復活的時候，然而但以理十二章



二節沒有如同保羅在哥林多前十五章一樣將關於復活的次序詳細說明。在五至七節的談話中，但以理不過是個旁聽人。他看見兩個天上的人，另有一個人穿着細麻衣，這人是主。那兩個人是天使，站在提格里河兩邊，主站在水以上的空中。天使中有一位問主這些奇異的事到幾時纔應驗。主回答說，一載，二載，半載，或說三年半，即敵基督者執政的末後幾年。第七節的後一半有各種的譯法，但那意思卻是指着猶太人一部分已經回翰勒斯丁的時候，和敵基督者破壞他的盟約以後，接着而有的大患難。請讀以賽亞六十三章和以下幾章。在六十四章我們聽見猶太餘民的悲泣聲。這些餘民必被主幫助。參撒迦利亞十三章九節。但以理十二章十一節告訴我們說，行毀壞可憎的物設立起來，必有一千二百九十日。基督論到這可憎的物，見於馬太二十四章十五節。這可憎的物是假先知在耶路撒冷聖地立的一個像。這個像對於那個時候有智慧的人必定是個一定的兆頭。一千二百九十日和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相隔一千二百六十日或三年半有三十日與四十五日。在這些日子之中要有甚麼事發生，這不能



斷定·十二節只說到，在設立可憎的物以後，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的，那人便爲有福·在這事上請比較八章十三又十四節·當敵基督者在七年之半的時候，他必使祭祀停止（九章二十七節），而破壞與猶太人立的那盟約·在七年的頭三年半中，猶太人縱然不能恢復了聖殿，但盟約一立了他們分明就築了祭壇·不然，預言就不說到敵基督者要破壞獻祭的事宜·我們是住在回教的清真寺立在猶太人聖殿的舊址以褻瀆聖地的時代·我們也許想回教人決不肯除掉他們的清真寺而讓猶太人的聖殿再立在那裏，但成全的時候一近了，那事必快快的成就·那盟約一堅立了，猶太人的燔祭壇必立刻就立在正式之地方，和開始重築聖所；但當盟約被破壞，行毀壞可憎的物或假先知立的敵基督者的像從事褻瀆聖地的時候，聖所的各部分不必然都成功了·按但以理八章十三又十四節，他們褻瀆聖地到聖所被潔淨和恢復禮拜事宜的時候，必有二千三百日·這樣說來，聖所被潔淨和禮拜的恢復在七年的後三年半中必加二年又十個月零二十天·我們一研究以西結三十八和三十九章，又撒迦利亞十三章和啓示



錄十九章，就很容易知道那時候就是潔淨聖所的時候，不是重建聖所的時候。三年半加上三十和四十五日（或七十五日），便是但以理十二章十一和十二節，但這些日子到三十和四十五日的中間必須將還沒有顯明的復興的事件表出。我們若讀使徒行傳三章二十一節便知這復興的時代就是稱為萬物復興的時候。這清清楚楚的證明第二次降臨不是限於一個平常的日子，因為基督必是那「復興的時候」的領導者。那實行救贖所需的時候正如初次降臨的救工作一樣。請也比較使徒行傳三章十九節並注意這一句話：「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

六 第六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撒迦利亞一至六章，或夜間的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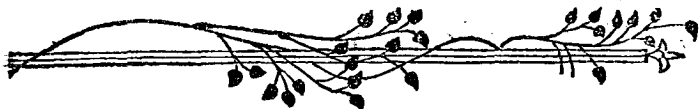
我們將第六條光放在又開始重建立而恢復的聖殿上，這是於主前五百三十六年由作流民之地巴比倫返國的五萬猶太人動的工。殿基的石頭是在返國的第二年安下。但因為撒馬利亞人的擾亂，所以工程遲延了約十六年。在這十六年之中人民對於宗教的熱情就冷淡了，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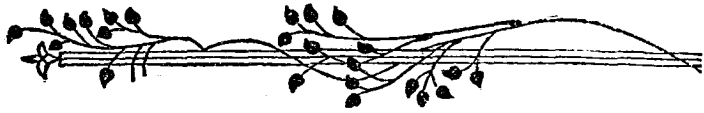
必須有哈該和撒迦利亞二人聯合努力的去喚起國民堅持恢復聖殿的初志。所以當主前五百二十年至五百十九年就又動工了，而於五百十五年成了功。那夜間的異象是在大利烏第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夜上現出來的，按着今日的曆法便是二月二十四日，即開始修理聖殿以後的五個月。這異象是一個連續的啓示，在兩觀察間只有很短的段落，示明以色列將來的一幅有關聯的圖畫。頭一個異象是先知撒迦利亞看見一個人，騎在一匹紅馬上，站在窪地，在他身後又有紅馬，黃馬和白馬，每匹馬上都騎着一人。那各種顏色是個標號。請比較啓示錄第六章。最重要的是我們注意那騎在頭一匹紅馬上的不是與主的使者爲一個人。那騎在紅馬上的與他的同伴一同止步，主的使者站在那裏，或說站在主的前面報告。若是騎在紅馬上的那人是主的使者，其餘騎馬的或說軍隊來報告，那麼，這些騎馬的人就應該來在前面站立，不應該立在後面。與先知談話的另有個天使，可以稱他爲一個解釋的天使。這樣的一個天使，在別的異象上提到伴着別的天使們顯現。請也注意在那些異象上屢次所提到的人，是按



着他們戲劇的性質敘述他們，在事前並沒有先提到。論到站在窪地番石榴樹中間的那些天使，撒迦利亞先知曾詢問是甚麼意思。那解釋的天使回答說：『我要指示你這是甚麼意思』。其實以下的回答乃是從主的使者傳遞來的，所回答的是：『我們已經在循地走來走去，見全地都安息平靜。』這一幕是將天使干涉世界的歷史指給我們看，並且證明天使怎樣在世界的政治上參與執行上帝的命令，這天使猶如但以理書中天使的情形。他的報告是確實的。在大利烏第二年果然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但在猶太和以色列國各處荒涼，並且耶路撒冷也沒城牆作保障。主的使者懇請耶和華說：『萬軍之耶和華阿！你惱恨耶路撒冷和猶大的城邑，已經七十年，你不施憐憫要到幾時呢？』對於這個懇請主回答了那解釋的天使，藉着他轉告撒迦利亞。主的使者原曉得那回答，然而直接傳給那解釋之天使的。天使告訴先知撒迦利亞。曉諭人民說：『萬軍的耶和華如此說，我爲耶路撒冷爲錫安心裏極其火熱，』等等。請讀以下幾節。在亞達薛西作王的時候尼希米率領民衆就將聖殿恢復了，不久耶路撒冷城牆也修好



了。但這顯然只是成全應許的開端。那回答是遙望將來的全景，並且包含新發生的事物。這夜間的異象也是一個預表，遠展伸到將來長期的事情。第二個夜間的異象與以前所研究的四角是一個意思，四個匠人不能解作當時的四個國度，乃是指着但以理書中的四角或四國。在見異象的時代，天下太平，但以後就又起了擾亂，就如在安提歐庫伊必反的時候，他在一切動作的形式上也成了那小角的一個預表。若是瑪代波斯國與希拉馬其頓國親善到某種限度，猶太人就仍然在被征服之下，因為羅馬人征服了猶太人作順民。在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毀滅了，聖殿被焚燒了，猶太人之流放羅馬就開始，以直到今日。以後又有回教徒和土耳其人治理帕勒斯丁。如今在猶太人殖民地的帕勒斯丁所有的太平和錫安主義的運動並沒有將外邦人的時候結束。帕勒斯丁還沒有復興到猶太國。但那是猶太人的一個好兆頭，預示土耳其人在帕勒斯丁喪失他們的勢力。東方的問題沒有解決，大患難是屬於將來的。在猶太人中有悔改歸入基督教的，但只是猶太人大團體中的一小部分，為數極小，以致叫我們不能希望錫



安主義的運動必改變猶太人宗教上的態度。許多有錢財的猶太人對於宗教比以前更是理智，更是瞎眼的了。但到了一定的時候，上帝要出來干涉其事而將約珥三章一和二節的豫言成就。

第三個夜間的異象是丈量耶路撒冷，這在尼希米的時候只片面的應驗了。這豫言是個預表和包含將來必有的事。二章末一節明明證實這事。第四個異象大概也是個預表。先知撒迦利亞看見大祭司約書亞站在主的使者面前，不是穿着他尊貴祭司的禮服，乃是穿着污穢的衣服。在他的右邊站着反叛的撒但。大祭司約書亞分訴在主的使者面前，撒但站在那裏控告他。就某種意見說，這是一種過堂的代表。所提到的罪狀，以後免去了。撒但反對約書亞，是因為約書亞為大祭司代表百姓和他們的罪。主把撒但責備了一頓。約書亞的懇請應准了。主的使者吩咐隨從的天使們脫去約書亞之污穢的衣服，給他穿上華美的衣服，又將潔淨的冠冕戴在他的頭上。這是一個預表，到猶太人或以色列民族末後復興的時候必要應驗的。



『看哪！我必使我僕人大衛的苗裔發出，』這是指着彌賽亞說的。立在約書亞前的那塊石頭是上帝國的一個標號。請比較但以理第三章所論到繼羅馬帝國而興起的石頭國。上帝的國在地上按世人的心理看其形式不啻塊粗糙的石頭一樣，但因聖靈七種的發光必成爲一塊輝煌燦爛有價值而寶貴的石頭。帕勒斯丁地的過犯必有一日被塗抹。格窪利的贖罪便是那基礎，在主的的日子實行的救贖，就是那結果。『萬軍的耶和華說，當那日你們各人要請鄰舍坐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

第五個異象也是個預表，在約書亞和所羅巴伯的時候的那樁事情，到以後的日子，即二次降臨的時代必有其真象實現。這從啓示錄十一章三和四節明明可以看出來：『我要使我那兩個見證人，穿着毛衣，傳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在舊約時代上帝的國是一個有形的神制國，用一個燈台表現出來。在啓示錄一章所指示約翰的這個國之靈界的形勢不是爲含有七盞燈的一個燈台，乃是爲七個燈台，



主站在當中，在舊約的這個異象上，約書亞是表示祭司職，所羅巴伯是表示君王職，但在新約的這個異象上，是表示主一身爲祭司又兼君王。約書亞和所羅巴伯是啓示錄十一章兩個見證人的預表。那兩個見證人是這預表的真體。這在以後要更詳細的討論。

第六個異象是燭發以巴比倫爲標號最後所受的審判。這個異象的小引是說明商業化的罪。那飛行的書卷說是發咒詛的，因爲書裏所寫的盡是咒詛的話。從巴比倫返國的猶太人已經受了商業化的試探，這是無可掩飾的事實，並且今日的猶太人也變成了經商的民族。我們又都知道二十世紀的經濟權差不多盡是操在猶太人的手裏。許多的戰爭都是以商業爲靠山，又都是由商業所引起。關於此事請讀啓示錄十八章審判的一幕，又按十一到十九節那時的商人看是多麼哭泣悲哀阿！

第七個異象是描寫列國最後受的審判。那四輛車不是象徵四個強國，因爲巴比倫，波斯，希拉和羅馬四國是相代而興的，不是同時的。這四輛審判的車是同時出發而審判列國。



先知撒迦利亞看見四輛車從兩銅山中間出來，「銅字是比方那兩座山的性質。這兩座山自然的可以解釋作橄欖山和錫安山。這兩山稱爲兩個地方，就是主施行審判的地方。這地方在兩山中間，那麼，就是約沙法谷無疑了。請比較十四章和約珥三章二節，列國最後受的審判就是聚集在帕勒斯丁爭戰。

第六章的末一段是論到加冕約書亞，這也是個預表。約書亞是將來那爲正式祭司兼君王的預表，老實的說，就是彌賽亞的預表，也就是在這些異象上所稱爲苗裔的預表，當這異象一成了實體，那時彌賽亞或基督就要顯明爲萬主之主，萬主之主。撒迦利亞夜間所見的異象是照耀夜間以直到天明的燈光。撒迦利亞的末後幾章是說明第一次降臨間的景况，和二次降臨時代的事。這些末後的事要在研究啓示錄十九章的時候連帶的討論。



第四段 福音書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七 第七條光芒與初次降臨之豫言的標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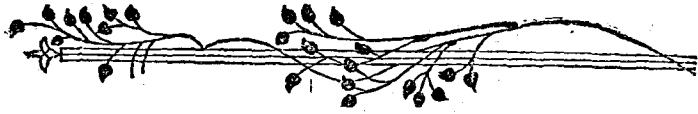
這些光比燈塔的光還要明亮，很像日光，因為上帝的兒子已經成了肉身，基督已經來了，耶穌基督所說的豫言是直接的啓示，基督是那最大的先知。當他從天降下又升到天上的時候，關於第一次降臨的一切豫言都應驗了。凡他所說的，都是直接由上帝而來的話，所以說，他的豫言是很像日光，燭發將來的事昭然若揭。在希伯來一章一和二節說：『上帝既在古時藉着衆先知，多次多方的曉諭列祖，就在這末世，藉着他兒子曉諭我們。』關於末世的豫言是上帝的兒子直接所說的，並不是在異象中所見的。基督所說的豫言，那些記者受了靈感就寫在福音書中。符類福音（即新約中首三卷）是其最完全的記錄。我們若將這些記下來的話調和起來，就能得到一部完整的基督之末世論。

請留心讀以下的幾段書：馬太二十四章一至四十二節；馬可十三章一至三十節；路加十



七章二十三至三十七節；二十一章五至三十六節；門徒向救主談到聖殿的建築和其上寶貴巨大的石頭時，耶穌就『對他（那發問的人）說，你看見這大殿宇麼？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耶穌的批評不單使門徒對於聖殿的將來發生驚異，也使他們注意到將來的事。他們上到橄欖山上的時候，彼得，雅各，約翰和安得烈私下問他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呢？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有甚麼預兆呢？』馬可十三章二至四節。馬太二十四章三節敘述門徒對將來的事所發的問題，大義是：『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預兆？』這個問題可以分作兩方面，或說在事實上

有三種意思：第一，是關於聖殿的毀壞，第二是論到救主的再來，第三是講說世界的末了。路加將耶路撒冷的毀滅和非直接預表主再來的一般預兆，特別描寫得完全。從二十一章二十四節起，他所描寫的就突然轉變了。在二十四節的末了只提到外邦人的時代繼續的一個長時期。在二十五節他簡畧的提到這世代末了的兆頭。他沒有像馬太一樣描寫那行毀壞可惜的，



因為那是在外邦人的時期將盡時纔來到。在馬太福音中轉折的地方是在十四節，而在馬可福音是第十節。在馬太和馬可中都說了有一個長時期，就是傳福音爲天國作見證的時代，馬太又說：「然後末期纔來到。」在十五節將那末日明顯的兆頭提示的更清楚。我們可以讀這一節：「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十六節至二十節的豫言，在路加二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連帶有主後七十年聖殿和耶路撒冷被毀的事。這所成就的事，是將來那政治上之敵基督者的軍隊和列國的軍隊在帕勒斯丁戰地必發現之事的一個預表。請比較哈米吉多頓的大戰和撒加利亞十四章二至四節。那裏的警告與在馬太，馬可和路加中所警告的一樣。在馬太二十四章四至十三節；馬可十三章五至九節；路加二十一章八至十九節裏的豫言，在各時代多少總應驗了一點。我們已經說了，這些兆頭是很遠而且是普遍的，所以基督說：「末期還沒有到。」除了行毀壞可憎的和敵基督的以外，世界末日最顯着的兆頭就是大患難，大患難的那些日子以後，緊接着就有日



頭和月亮變爲非常的黑暗，星體上有反常的變化，天勢都要震動。請讀約珥二章三十又三十一節：『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爲黑暗，月亮要變爲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路撒冷和帕勒斯丁全地要特別經歷那大災難，但我們確實的知道這災難要漸漸蔓延於地上各處。基督警告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說，到了那行毀壞可憎的興起的時候，要逃到山上。論到那站在聖地行毀壞可憎的，請讀但以理十章十一節和啓示錄十三章十四又十五節。基督預先告訴他們說，必有假基督和欺騙人的起來，說基督在曠野裏，或說在內室中。基督的再來並不是隱秘的，乃是像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七節所說的，如同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在這事上，我們去讀啓示錄六章十二至十七節，是很有味的。請注意在揭開第七印以前的第十六節。這一節內所提的有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爲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石穴裏，他們要山和巖石將他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和羔羊的忿怒。在第二次降臨的時期中有許多顯而易見的事，



要一幕一幕的揭開。在路加二十一章敘述了那些主要的事以後，在二十八節基督接着勸告信徒說：「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我們要注意「一有」兩個字。再多思想三十六節：「你們要時時做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這就證明凡誠實做醒的信徒在那時能以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他們必站立在人子面前。有些研究豫言的人主張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信徒必須經歷許多患難，才能進入上帝的國。就患難一方面說這個理由果真不錯，在那最後擾亂時的基督徒一定要受患難，但他們能躲去那大患難之最險惡的部分，這大患難在帕勒斯丁和敵基督者之國裏要達到登峯造極無以再加之地步。我們不要忘記耶穌勸告他的門徒說，當城的毀滅臨近的時候，住在耶路撒冷和猶大地的人都要逃出那地。請讀路加二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那二十四節明明證實是指着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滅之時說的。關於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的時候，在馬太二十四章十五至二十一節和馬可十三章十四至十九節，基督對住在帕



勒斯丁的信徒有同樣的勸告。那聖地一定是指着耶路撒冷的聖殿，因為在這裏並未說是重建的聖殿。其中一部分，或可以說燔祭壇，必無人過問，就如在但以理十二章十一節所說的獻祭中止了。那第十一個角，就是那政治上的敵基督者，要破壞但以理九章二十七節所說的那七年的盟約。從符類福音中的警告上看來，基督明明准許跟從他的人於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圍困的時候離開猶大地，關於在末後的日子行毀壞可憎的開始站在聖地的事，基督也對跟從他的人有一樣的勸告。基督清清楚楚的給我們說明但以理論到行毀壞可憎的是屬於將來的事，既不是應驗在安提阿伊以反的時候，也不是應驗在耶路撒冷被毀滅的時候。第一，他說的是指着他將來的時候，第二，他說的是在世界末日之先，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全世界，給萬人作見證的一個時期。然後就有那行毀壞可憎的，所以這不是指着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的毀滅說的。請再注意耶路撒冷要被異邦人踐踏，直到異邦人的時期滿足了。這些時期還沒有應驗，異邦人在耶路撒冷還是握有權柄。土耳其人雖在那地沒有執行王權，但照着國際同



盟的規定異邦人在帕勒斯丁和耶路撒冷却有指揮權。回教的禮拜寺已經立在那裏，而且有很長的歷史了，然而這並不能應驗關於那行毀壞可惜者的豫言，此不過是聖地被污穢之一部分的样子。猶太人不能將這禮拜寺除掉而重建他們的聖殿。許多猶太人已經回到帕勒斯丁了，錫安主義成爲很有力的一個運動；但是在聖地的回教徒比猶太人更多，並且也有許多的基督徒。猶太人現在的試圖復興運動，不能成全聖經所說的復興的豫言。雖說猶太人有一部分已經回國，且有約准許他們在聖地重建聖殿和獻祭，我們却不要忘記那行毀壞可惜的和大患難是屬於異邦人的時期。我們能從聖經的旁處知道當大患難和雅各家的困苦臨到耶路撒冷和帕勒斯丁的時候，那盟約必被破壞，那敵基督者撒但的統治的末年必來到。參看但以理九章二十七節；十二章一和二節；耶利米三十四章四至七節；啟示錄十二章。基督並沒有提到那行毀壞可惜的是一個具體的人，或是一個像，但到了時候，就可以明然看出是一個標號，使當時的人毫不能誤會其意思。



在一些豫言中，就如馬太二十四章，我們能看見按着次序將一些預兆和事實指給我們，使我們知道救主榮耀的降臨以前有甚麼事情。十五節言最顯著的兆頭是那行毀壞可憎的，以後就有大患難；再後的兆頭是自然界驚人的奇事，最後是救主耶穌榮耀的降臨。但從三十節起開始叫我們知道基督要忽然來到，並沒有甚麼顯著的兆頭。我們讀以下的話便知：

『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以後就有一段所敘述的與我們今日和其他日子的情形都很相合，一切事都照平常一樣的進行。當挪亞的日子那些人也受了警告正如我們今日所受的警告，『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只留下同挪亞在方舟裏的幾個人。在路加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九節我們也讀到羅得的事，他一出了所多瑪城，就有火與硫磺從天降下，把全城的人都毀滅了。在三十節基督說：『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我們可以注意從三十四節到本章末了的幾節：『我對你們說，當那一夜，兩個人在一個牀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門徒



說，主阿，在那裏有這事呢？耶穌說，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這是我們的主在討論他二次降臨的時候連帶所說的。在馬太二十四章也是這樣連帶去講，他說他的降臨好像閃電一樣。論到那些被接去的人，門徒問：「主阿！在那裏有這些事呢？」對於救主的答案會有許多積不相容的意見。我們一研究這習語沒有不承認這是個大難題的，這明明好像是指着末日審判的一幕。這應並不是那毀壞耶路撒冷之老羅馬的鷹。另外，鷹在比喻上也含有一種好的意義。參看以賽亞四十九章三十一節；申命記三十二章十一，十二節；詩篇一百零三篇五節；出埃及十九章四節等。馬太二十四章二十八節的屍首和路加十七章三十七節的屍首（原文是身體）在原文上是指着同樣的東西。門徒所問的是關於被取的人帶到甚麼地方去了。在聖經別的地方答覆這個問題說，他們要被提去與降臨的主相遇，就是在主帶着第一次復活的聖徒降臨的時候。基督並沒有將這事解明，但從我們所有他的回答裏，證明這些事成就的時候，就是在基督審判那獸和假先知並與他聯盟的軍隊的日子。這些同盟的仇敵構成了那



『屍首』或說『身體』。他們被稱爲屍首，因爲按原來的意思他們是一種墜落，衰敗，傾覆的東
西。他們被稱爲身體，因爲他們是結爲一體攻擊基督的軍隊。按撒加利亞十四章五節；猶大
十四節；啓示錄十九章十四節，主來的時候是同他的聖徒一路來。當救主同他的天軍來的時
候，敵基督者和他的軍隊都必傾覆。我們一到啓示錄第十九章所顯示給我們的事，就再作更
深一步的研究。——基督在他的末世論上並不是像在啓示錄中一樣有詳細透闢的陳述，他也
沒有按着這些事的年代次序給我們講明，又沒有指明在那所謂被提的事和榮耀的降臨中間那
個時期的關係。對於他再來的正確的時候他說：『但那日子，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連天上
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這話是當他在卑微的地位時所說的，但現在
他是在那極崇高的地位，他一定確知那時候。

基督在約翰福音中曾論到末日的復活，我們可以提出幾節：『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
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復活。』（約第六章三十九節），比較四十節：



「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就出來」（五章二十八節）；「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請注意一個信徒，雖然死了，基督在末日還要使他復活。也請注意一個信徒，若是當基督再來的時候還活着，他就永遠不經過死。一個基督徒雖死，却不管死味；雖經歷身靈的分離，但靈魂乃是移植到樂園裏，平安的等候着復活的日子。在另一方面，若他在地上活到基督降臨的時候，就不經過死，乃是被改變而提到空中與主相遇。基督並沒有說過那些死去的惡人在上帝的兒女復活之後不久也必復活起來，我們敢斷定在信徒復活之後纔有取去一些撇下一些的事。不信之人的復活是在以後，但基督沒有指明那時候。我們只知道信和不信的人都要復活，乃是確鑿的事實。我們讀約翰五章二十八節：「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時候要到，凡在墳墓裏的，都要聽見他的聲音，」在二十九節接着說：「就出來，行善的復活得生；作惡的復活定罪。」論到復活一定的時間在這其中並沒有提到甚麼事。



第五段 保羅書信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八 第八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人的書信可以說是末日的一切事的光芒。雖在那前封書信中他已經說明了基督再來時所要發現的一切事，但我們要在第八條光芒中將基督榮耀的再來臨近時之顯著的預兆研究一下。帖撒羅尼迦人因着保羅在前書第四章十三至十七節所寫的那些事的次序，就驚慌異常，躊躇不安起來了。所以保羅就在後書第二章裏改正他們的誤解。他警告他們說不要想主的日子現在就到了。他又喚起他們注意在主二次再來以前必有背道反教的事，最後那沉淪之子要出現，他高舉自己，敵擋一切稱為神的，和受人敬拜的，末了他自稱是上帝。保羅也提起他和他們同在的時候所告訴他們的。在第六節他接着說：『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甚麼，是叫他到了的時候，纔可以顯露。』當他在他們那裏的時候，曾把將來的**事並教會要如何擴大發展，清清楚楚的講給他們知道了**。大概他也告訴他們，從此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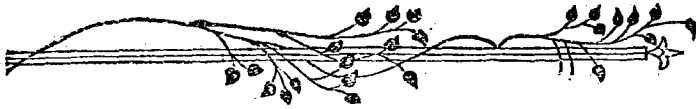
要有邪教興起，隨後就有背道叛教的事，結果就是那大背教者，不法的人，「照着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一切虛假的奇事，」顯露出來。因此，保羅給他們解明主來必要在背道反教，就是那沉淪之子以後。保羅又告訴他們那沉淪之子是一個人，「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這可以證明那「不法的人」在基督二次榮耀的復臨將近的時候，必要出現在地上。那時背教的事就要如歷史所證實的，繼續一個長時期。保羅也說在他自己的日子那不法之事的隱意已經發動了。一切的事都必發展；教會自然也是如此。那嚴格的教會才是蒙揀選的，他們為上帝的兒女必被聚集起來。參看帖前一章四，五節。這裏也證明「那攔阻他的」要繼續到甚麼地步。但對於帖後二章七節的後一部分；「只是現在有一個攔阻的，等到那攔阻的被除去，」却很不容易解釋。那末了幾個字也能譯為「從中間被除去，」然而還是隱秘的。保羅原曉得那攔阻的是誰，大概也告訴了帖撒羅尼迦教會，不過在他的信內沒有說明罷了。所以對於這個攔阻的就聚訟紛紜，而有許多的主張。



歷史派說，這是羅馬政治的勢力；將來派說，是奉基督教的那些國度，攔阻那不法的人顯露；還有人說，那攔阻者是教會時期完畢後從教會工作上被取去的聖靈，這聖靈是當基督升天後十日，在五旬節教會開始組織的時候，從聖父聖子那裏差來的，他如今住在教會中，正如上帝的兒子基督從成爲肉身到升天的時候住在地上一樣。這個說法在解釋方面固可以主張，因爲按解釋說那個攔阻者是個有位格的，而不是假設的。在第七節上也說那攔阻的是個有位格的。還有一個說法：那敵基督者不能在頭一次復活和活着的聖徒被提以前這樣的出現。照這個意見就是說，當那真實的教會被取上升在空中與主相遇的時候，這就是那攔阻者和攔阻之事的被除去。然後那不法的人要轉變而爲那頭一個獸，但當那些誠實儆醒的信徒還在地上的時候，這必不能成就。我們若解釋啟示錄第十二章中的異象，以那女人是表明有形的教會，那男孩是代表將產生的真實的教會，一生下來，就被接到天上去。那龍就是撒但，要攔阻那孩子的產生和被接到天上；接着就有天上的爭戰，那時撒但被扔在地上，以後那敵



基督者被魔鬼所附就成爲十三章裏的獸。我們也要注意十二章裏的『男孩』在希拉原文是問性的，能代表男性也能代表女性。這個希拉字是指着二次降臨時首先被接的一切真正的基督徒。我們還可以提出一個意見，就是，那攔阻的是一個天使。如果我們照着解經學上文法的規則看去，那攔阻的並不是抽象的事物。也不是甚麼政治勢力，乃是個王，所以那攔阻者必是有位格的。使徒保羅不是那攔阻者，因爲他沒有活到那敵基督者的時候。尼肉（Nic）不是那沉淪之子，卽不法的人和敵基督的，因爲他不是生在基督二次降臨的時候，常保羅寫帖撒羅尼迦人書的時候，那攔阻的已經攔阻了些事。那攔阻的要繼續的攔阻，且要攔阻『直到他被除去。』這樣說來，那攔阻的又不能是一個人，因爲一個人不能活得這樣長久。所以這攔阻的必得是個神或天使。聖父和聖子已經自己證明不是那攔阻的，無須我們再來證明了。那麼，在上帝的三位一體中只餘下聖靈了。如若二次降臨的事是平常的一日或是一個很短的時間，那麼，說聖靈是那攔阻的看法就很有理由了。但是在主的日子有許多的事務要



做，那麼，使基督二次的再來只用一天十二個鐘頭的工夫一定是不可能的。如若真實的活教會被接只是一件舉動，那全部教會的移動也只是一件事，那麼，當教會，即聖靈的工場，從地上被接到空中與主相會的時候，聖靈必離開去，這也可以說。但從五旬節原始教會建立根基的時候起，聖靈就住在教會裏作工夫，而也要繼續作工夫，直到教會時代完畢為止。所以我們不能說，聖靈到敵基督者出現時就離去了。那敵基督者的時候不只一天，至少也有一個時代。我們記得歷史派主張敵基督者的時期至少是一千二百六十年，將來派說那時代是七年，或至少是三年半。啟示錄告訴我們說，在大患難的時候地上還有基督徒，而且有的絕不受獸的印記。這能像是聖靈離開了他們嗎？如果聖靈是那攔阻的，他在那不法的人如獸出現之前就必被除去了。在帖後二章七又八節將這些事的次序清清楚楚的列了出來。啟示錄十二章提到天上的爭戰，這一定是指着空中，並不是第三層天。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和他的使者爭戰。那裏也說那龍就是撒但，被摔在地上。描寫這結果的不只啟示錄十二章的後一部



分，十三章描寫的尤特別清楚。在末日那些天使的動作更爲顯而易見，但天使雖然未曾明明的顯出他們自己，他們却從第一世紀起就在那長時期中無形的作工了。他們這樣安靜隱秘的原因聖經沒有給我們解明，但我們間接的知道那些靈界的人物無需在教會時期中顯明，因爲聖經已將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告訴了我們。我們從聖經的應許上確實的知道主要照管我們和教會的利益。從基督升天和使徒時代以後，直到我們的主回來，這是我們的信和望的試驗時期，在這時期中，天使們也在爲實現榮耀國作那派定他們所作的工夫。加百列和米迦勒並全部天軍都是忙碌得像但以理的時候一樣，一直到現在。例如：但以理十章告訴我們說，天使們如何照理諸君王和列國。這樣說來，我們或可以說帖後二章七節之那攔阻的或約束的乃是一位天使長，爲實行他的職權而去攔阻那不法的人出現，直到所預定的時候，然後那攔阻的天使要照著主所定的次序被除去，於是乎就有可怕的事展開，主的日子從此就臨近了。



九 第九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保羅對於在基督裏而死了的人的復活，和還活在世上之上帝的兒女的改變，曾得了兩個啟示；一是記在帖前四章十三至十七節，二是記在林前十五章五十至五十八節。他在這兩個地方，告訴我們以下的消息：當耶穌回來的時候，上帝要將「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與他一同帶來，以下又說：「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嘯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上帝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這是更進一步的啟示，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要起來成爲不朽壞的，必死的要成爲永不斷的。論到還活着而真實的基督徒，他也告訴我們說：「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請再讀林前十五章五十一節：「我如今把一件奧秘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下一節說：「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保羅在哥羅西三章四節說：「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



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復活是個很希奇的名詞，也是那最奇妙的完美之生命的起點。我們就是徘徊在一塊幽雅玲瓏的墓地，也免不了心傷鼻酸，但我們還是喜歡坐在我們親愛之人的墳前而想到那大日子。請閉目一想那復活大日的情景，傾耳一聽那號筒的響聲，墳墓開了，親愛的人出來了，我們也就在一霎時之間改變了！請再想像被接到雲中的快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那最大的經驗就是要看見我們的主，我們永永遠遠的與他同在！榮耀無比，快樂無盡，這是不能用人間的筆尖描摹的。

一切真實的基督徒都愛慕這一句話：「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每個基督徒必都喜歡自己成爲那不見死之人中的一個。但是我們雖不能活到那榮耀的日子，我們卻仍然是復活的兒女。

從基督說了當他回來時活着的信徒被接去的話到現在已經一千九百多年了，至少過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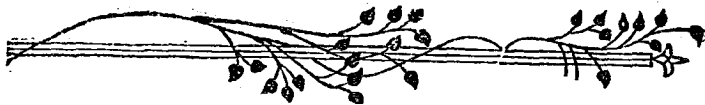


十五年保羅纔寫了關於第一次的復活，和還活着上帝真實兒女的改變，並這雙方被接上去的事。我們雖這個大日子更近了，但在聖經中沒有甚麼根據可以使我們推測我們離那豫言的應驗還有多遠。我們只知道那謎道背教者已經來到，且在着着進行中。從別的豫言中我們也能够知道象徵他們出現時的那顯著的兆頭。保羅用豫言的眼光明明告訴我們，當沉淪之子或說不法的人來的時候，背教者的事要達到極點。這沉淪之子是一個人，而為撒但所附。撒但一被摔在地上，這大概就是那人被撒但所附的時候。請參考啟示錄十二章。當那不法的人成為那獸以前，他或者為人所猜疑，甚至被人看出他的破綻來。在他出現的時候，他一定是發育成的一個壯年人。他完全是時髦化的，他的一切無不符合他的時代。在我們的今日那不法和不規則的人比以前更有勢力了。但那沉淪之子也許不是即刻的就將自己顯明為那不法的人。迦畧人猶大並不是起先就如一個叛徒，他原是一個使徒，但畢竟被稱為沉淪之子，而為魔鬼所附。所以那沉淪之子初來的時候，人也要看他是在教會中一個有好人品而真正的君子，可




是以後就現出他的本性來了。我們怎樣注意那時候的兆頭，我們也要照樣注意那人的出現。他漸漸成爲不法者的人，就是爲假先知所擁護的那沉淪之子，或政治上之敵基督者。

但這個敵基督者究竟是誰？這個問題與渴望基督再來的信徒們有極大的關係。歷史派主張，那敵基督的就是教皇或教皇制，那假先知就是代表謨罕默德和回教。因此他們也主張今時代以後就是基督二次降臨的時候。附和將來派的說，今時代的以後乃是十國聯盟，他們復興羅馬帝國，這個帝國的皇帝就是那政治上的敵基督者，他們又主張，那沉淪之子和不法的人與十國聯盟所復興的羅馬帝國的皇帝同是一個人。但另有一些研究豫言者主張，帖後二章中的沉淪之子與啟示錄十三章的第二個獸完全相同。約翰在他的一書二章內提到許多敵基督的，他在第廿二節說：「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那敵基督的。」在啟示錄十三章約翰提到兩個獸，這兩個獸乃是那最後出現的反基督教的。研究豫言的各派人對於以上之事雖各有不同之意見，而有一件事他們的主張是相同的，就是審判和二次降臨是緊接着的事，並不隔很久。



但是對於二次降臨的頭一個時期和第一次復活並改變的結果，在時間的次序上又有些不同的意見。有人主張這些結果必在大患難以前，有人主張是在那些『碗』以前，還有些人主張在大患難之後。保羅在他寫給帖撒羅尼迦和哥林多人的書中並沒有提到甚麼事，叫我們藉以明瞭那正確時間先後問題上的事。在帖前五章二節他說，主的日子來到像夜間的賊一樣，在第六節他勸我們儆醒預備。在帖後二章他告訴我們說，主的日子並不是就在眼前了，在那日子以前要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參考別的豫言，便能知道在他未成爲那獸以前也必顯現出來。最近有些研究豫言的還主張，雖說他還沒有達到他勢力的極點，但他已經在世而且工作起來了，就如啓示錄十七章十二又十三節所言。如今從許多事上推出來的結果都是告訴我們，那政治上的敵基督者快要出現了。這些豫言早就說快要應驗了，而我們是住在這過了幾世紀的等待期中。帖撒羅尼迦人會爲這事大起紛擾，所以我們就當小心研究那其餘將來應驗的豫言。在研究這些事中，我們不要忘記有時這



些事成就的很快。我們對於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研究後所得的結論只能再說一句，這一章內並不顯明當信徒望着「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的時候，耶不法之人何時顯露的問題，但那事一定在主毀滅那不法之人或那獸以前，因為基督頭一次是為聖徒而來，第二次卻要同聖徒而來。

第六段 啟示錄中的光與豫言的標號

十 第十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在本段裏我們要開始研究啟示錄書。我們的目的並不是要解釋每章每節，只打算將本書裏的內容摘要的說明一番，特別是從第四章做起，看內中是關於將來的甚麼事情。

許多人主張啟示錄是一部隱謎，並不是一本啟示，其實，這是一部啟示書，而不是一本偽經。又有許多人看這是一本封着的經卷而無人解明的秘奧。真的，在裏面確實有許多難以



明白的比喻。主會藉着約翰宣告說，凡念這書並遵守其中所記載的便爲有福，但許多基督徒，甚至連傳道人都不很留心讀這豫言。這本書的題目就是將要顯明的事，或說基督耶穌的顯現和其他相關的事。在許多地方這書自己解釋自己。一章二十節和以上的幾節就是一個例子。有些讀者懷疑基督爲甚麼只寫信給那七個教會，不知這些教會和他們的使者是明明的代表全教會和其各種的情形。這些教會的歷史和情形就是末日全教會的概況，也可以說是教會上的七個時期，在這些時期中繼承着每個教會顯著的特點，特別的表現出來。但這不是說這些時期沒有重疊的出現。這一切的情形在各時期都有，不過多少不同罷了，但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顯著的特性。馬太十三章的七個比喻有一個十分相同的類比並豫言上的旨趣，那些比喻在時間上或者與教會的各時期不十分符合，但兩下的時間是十分相近，簡直可以說沒有注意其分別的必要。那些比喻亦如各書信，是包含全部的教會，和在其連續不斷的時期中所顯出來的特點。寫給以弗所的信和撒種的比喻是描寫從世界發出的東西，起初的愛心，福音種



子的散佈，最初的佈道運動和教會的設立，直說到主後二百五十年。士每拿的信和稗子的比喻是描寫異端和逼迫如何興起，直到主後三百一十三年。寫給別加摩的信和芥種的比喻，包括從三百一十三年或三百二十三年起，直到第七世紀，教會由起初極小的地步漸漸發展開而成為各國的宗教。別加摩的名字有兩個意思；即堡壘和婚姻。意思就是說，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度，教會必管轄帝王，並且進而與世界結婚。以下是推雅推喇時期，這也就是那麵酵所表示的。在這裏耶洗別特別代表教皇制。但上帝的國雖在這黑暗的時代中還是像麵酵一樣佈滿社會中，並且發生一種很有力的好影響。有些解釋豫言的人主張麵酵所代表的是一種惡影響而不是好影響，但這麼一說，將天國當作了甚麼呢？聖經明白的告訴我們天國是像一團麵酵，在這裏不能把麵酵看作一種不好的東西。解釋比喻的原則就是要我們注重其中的要旨，在這裏所說的是，天國好像甚麼。上帝的國總不能成為不好的東西。一個教會也許能以成為虛偽的，像羅馬教一樣，但連在黑暗時代上帝的國還在教會中工作。我們解釋比喻必



須先提出其中的大旨，並不是逐項細細的研究，因為一個比喻並不是一字一句都包含甚麼意義。那第五封信同隱藏之寶貝的比喻是接着以先的事，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前事中早已就有了。連在那極黑暗的中世紀中，上帝的國依然表現為隱藏的寶貝一般。撒狄的時代跳過了。接着以上的時代而進入了改教運動的開步。而先前的那些改革教會家也都包含在內。我們讀撒狄書信的時候，要注意第四章所提到的那些人，就是提醒我們記得那些改革教會家。在這時期的末了，並在開始走進非拉鐵非時期的時候，我們發現了那隱藏的寶貝。聖經不能再事隱藏着，乃要成爲一部公開的書。我們試想路得一得着了聖經，看從這發見上得到了甚麼結果！只因信稱義的道纔將教會的改革建在堅固的根基上。在非拉鐵非時期的開始，纔爲福音和真自由開了門，這類重價的珠子才找着了。弟兄的愛心和福音的珠子的時期，曾用種種的方法，如佈道運動和慈善事業，將真正的基督教推展開了。到了我們的今日這時期還沒有中止，並且跳過了那第七個時期。但我們明知所謂撒網的比喻和老底嘉的時期已經開始了。



那網是撒在列國的海裏，並且聚攏了好的和不好的兩種魚。老底嘉按希拉字的意思是德謨克拉西制，或說民主制度。君主和王國都傾倒了。我們是住在過激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危險時期之中。俄國共產主義的大危險就是一個例子。教會內冷淡，背道的事日漸擴大。真實的基督教還是藉着佈道的工作在國內國外之地得到勝利。如果我們用第七個比喻來說，那網就是撒在萬民的海中，聚攏各樣的人物。為恩惠之國的時代的教會已經得着了世上的權柄，並且有名無實屬於基督教的國家管理着世界，但在這有名無實的基督教之國中，背教的，近世主義，唯理主義，世慾和金錢主義在在都是於暗中進行顛覆社會上的生活。故教會一漸漸的變成屬世的時候，所謂基督徒們也就和世人一般，當那磨煉來到全世上的時候，那些有名無實的基督徒要有大半走到反對基督教的那一面去。許多軟弱的信徒要跌倒，尤其是在受逼迫的情況之下。但主是可稱頌的，因為真實的基督徒在教會中依然有能力，聖經比別的书更爲人所樂讀，並且必有更多的牧師傳講福音中大道的真理。我們要



在這些危險的時候中做醒禱告！

這七個教會和七個比喻雖是描寫教會的諸時期，但最明顯的是每個教會和比喻特別描寫七個連續時期的大概情形。這些時期既然是多少彼此重疊着，那麼，我們就不能明定它們的界限。例如，非拉鐵非時期還未完畢，老底嘉時期就已開始了。我們離審判的日子愈近，那老底嘉時期也就越明顯。所以啓示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將教會的經歷和情形直到主二次降臨的日子作一個概說。若基督要給單個的教會寫信，他必不在小亞西亞挑出這七個教會，而也不祇寫七封信。從第一章到末一章全部的敘述都是豫言的計劃。因為啓示錄是注意論到基督將來的顯現，所以也就不寫那長篇累牘的書信。新約中的福音和書信是包括一切教會對於救恩所當知道的事，而啓示錄大半是描寫關於成全和實行救贖時期的事。但在這本豫言的書裏所描寫的事都有歷史上的背景，其極點是從第六章起。第四章和第五章描畫一幕天上日光景象，以介紹那後來的事。約翰在這裏不是身體便是心靈被提到一個更高的境界。在一章十



節約翰說，他在主日被聖靈感動。本節裏所說的「主日」並不是指着禮拜天，因為他不必一定在禮拜天纔被聖靈感動，如果說他在禮拜天開始看見這些異象，那麼，也必在這個禮拜內不住的看見，他所見的這些異象不像是在一個禮拜天看的。約翰必須把這七封信和一切的異象寫出來。這樣說來，我們也可以說啟示錄並不是只爲七個教會寫的，而也是爲這「七」所代表的一切教會寫的。第十節上的「主日」是表示二次降臨的時期，就是舊約先知說的「主的日子」。按第四章所說，約翰是受聖靈感動提被到二次降臨時期，又按一章十節所說，他也是在主日被聖靈感動看見了在榮耀裏的主，但他沒有被提到高天之上。那原因是因爲主要在他的愛裏啓示約翰，並藉約翰啓示衆教會，叫信徒們知道主雖是在榮耀裏，卻仍住在衆教會中而照顧他的僕人。第一章裏的異象可歸納於十九節「你所看見的」幾個字裏，第二章三節描寫衆教會，可說是「現在的事。」這幾個字所包含的情節正在繼續着，但我們已到了第七時期或說老底嘉時期，雖然非拉鐵非時期仍未完畢。以後就要到「將來必成的事」幾個字所



包括的時期中。

在第四章告訴我們說，約翰是被提到天上，這「天」字有好幾個意思，我們雖然不知道一定是甚麼地方，但在空中的高處，這是可以斷言的。在那裏佈置着天上的景象，有審判的寶座，周圍盡都是榮耀，施行審判就在這寶座上。請讀本章，看人間誰能描摹這都麗堂皇的情景，寫出這綺麗妙曼的文字。這些奇異的事，就是約翰看見和聽見這些事（一至三章）以後，天使所說，「你上到這裏來，」又說：「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四章一節）

他看見寶座週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二十四位長老在上面按次序坐着，他們身穿白衣，頭戴金冠。從那神聖莊嚴的寶座中，又發出閃電，聲音，雷轟，又在寶座前點着七盞火燈，表示聖靈所發出的七樣工作。寶座前面鋪着一個玻璃海，好像水晶。約翰也看見在寶座中和寶座周圍有四個活物。這二十四位長老表示誰呢？我們讀第五章九節，尤其是讀西乃山鈔本（Codex Sinaiticus）、巴西里烏鈔本（Basilianus）、和羅馬教皇宮中鈔本（Vaticanus）就可以知



道一定不是天使。西乃山鈔本和別的鈔本都提到「我們」，惟是亞力山大鈔本 (Alexandrinus) 沒有這說法，但西乃山鈔本和亞力山大鈔本有同等的價值。提格利博士 (Tregelle) 主張「我們」的說法是對的。那上下文和其中連帶的事都合乎「我們」的說法。那麼，這裏我們就當讀作：「你會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我們」歸與上帝。」

這些長老也不是沒有肉體的魂，因為他們戴着的有冠冕。在主二次的降臨裏要有加冕的時候。保羅說在那日，就是基督的日子，要得着「公義的冠冕。」參看提後四章八節。加冕並不是在死的時候舉行的。天使也不戴冠冕，那麼，這些長老就必是人了。他們被稱為長老，因為他們是屬於第一次復活和改變的人。基督是死人中首生的，沒有一個人在他以前帶着天上榮耀的形體從死裏復活起來。有些人的墳墓雖然在基督以前先開了，但他們復活却是在基督復活以後，（參看太二十七章五十一至五十二節。）他們不能在基督以先復活，因為基督是首生的，或復活之初熟的果子，正如以上所言。但他們在基督之後復活，就成了首先



復活的長老·他們並不再死去，乃是帶着榮耀的身體上升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數目有多少。二十四是代表許多的意思，就如舊約中的祭司和利未人的組織是分二十四班供職。在舊聖殿中雖同時供職的只有二十四個人；但連續不絕的已有千萬的人了。這些長老也包含基督再來時復活和改變的聖徒。在林前十五章二十三節說：「各人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參看但十二章十三節）

四個活物是表示誰呢？我們不必再討論各個不同的主張和意見。若西乃山鈔本的說法是原來的意思，那麼，他們必是在榮耀中的人，因為他們和長老唱同樣的歌。這比喻的文字是借用舊約描寫噬囉的話（參看以西結一章）。他們的形狀是像獅子，牛犢，人和飛鷹。猶太的著作家告訴我們，當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的時候，曾把這些像繡在他們四區的旗幟上。當安營的時候，上帝的會幕立在中間，民就在會幕的周圍分四區安營。猶大，以薩加和西布倫在東邊；流便，西面和迦得在南邊；以法蓮，瑪拿西和便雅憫在西邊；但，亞設和拿弗他



利在北邊。從這裏看來，四活物是代表衆多的意思。這四活物在異象中是表示當主揭開七印時，拜他的人的首領，和其餘之事的指導者。

約翰又看見那坐在寶座上的上帝，右手拿着書卷，「裏外都寫着字，」用七印嚴嚴封着。

一位有力的天使大聲宣告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呢？」因為沒有人能展開那書卷，約翰就大聲哭起來了。但長老中有一位安慰他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約翰看見在寶座和四活物並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這如獅的羔羊就是基督，他從那坐寶座的右手裏取過那書卷來。他在世上受了正如贖罪的羔羊受的苦，他在十字架上說：「成了，」但在他二次降臨的時候他要作救贖主，如同威嚴的獅子，在他實行救贖了人以後，他要再說「完畢了，」或說「成了。」（比較十六章十七節）

那書卷是表示甚麼呢？那不是一本平常的世界史或教會史。雖說其中包含有解釋豫言上



的大問題，卻也不是一本豫言的書卷。如果約翰不曉得揭開那書卷是與世界被救贖的結局有關係，那麼，他也必不那樣哭。這本書是與贖回所失去的產業有關係，也論到如何將所失去的樂園再收回來。這裏所用的比喻是從猶太人贖回產業的律例而來的。猶太人當產業的契約上有一項關於這所有權讓予和收回的條例，按那條例只有最近的親屬能收回那所當的財產。人類因墜落失了樂園，樂園的文契是在全能上帝的手中。那七印封閉的書卷就是論到這些事情。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他成了人類的救贖者，從那坐在寶座上的手中取來那書卷，並將那七印一一的揭開，就如第六章到第八章裏所說的。當這救贖者拿了那書卷的時候，四活物和衆長老，就是代表許多人，一起大聲唱了一個榮耀他的歌，也有千千万萬的天使同他們歌唱：『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隨後就有宇宙中一切受造之物都附和着：『但願頌讚，榮耀，尊貴，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裏所寫的榮耀的情景，不是在地上看見的。約翰「被靈感動」升到天上的境界纔看見。從此看來，這不是給地上之人們的一條光，但這個天上的景況到成就的時候卻與地上有關係。上帝給那些儆醒等候的人已經預備了許多兆頭，表示末日審判的時候快臨到了。但世人和冷淡的基督徒卻一無所見，因此不住的說：「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裏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我們可將這四章五章中的事放在甚麼時候呢？歷史派說是在約翰看見的時候。但約翰自己說：「這些事以後，」就是他在被聖靈感動提到主的日子看見二次降臨時天上的景象。這樣說來，這些事的出現大概在老底嘉時期結束的時候。若要說定是那一天，那只有主知道。老底嘉的時期也許跳過審判的時期，像以前的各時期重疊一樣。

論到這些印的內容，有了許多的主張。那說四章五章裏的事是在第一世紀末葉的歷史派，主張這些印和號筒並碗都已經在歷史上應驗了。我們爲省卻讀者的麻煩起見，就不再贅



述這歷史派的曲解，雖說他們解釋的有些好像是特別有理由。這其間也許包含些是在那些事尚未實在完成之先的試演。雖然有些事的成就也許是與那以日作年的看法相符合，但正式的成就是一定照着所說的一天爲一天，一年爲一年，本文和上下文常指明那真正的意義。

論到從第六章到十七章的啟示，雖說成就的極點是在將來，但都有個歷史的背景。啟示錄在這幾章中把將來實現之事的歷史背景最多說明，所以每揭開一個印，後面就有一段歷史。

在這裏我想頂好是讀者注意解釋上的原則。我們當時研究文字中的意義。在啟示錄中雖然有些比喻，標號，希伯來的熟語和暗示，但我們不要誤會了以爲這本豫言書全是比喻的。在好些地方本文自己告訴我們，其中所說的是真實的，或是象徵的。在這上面我們也要使用我們的常識，不要想像一件事實上可能的事爲比喻的。我們有時發見了相類的事情，我們就當研究那是正式的，那是非正式的，因爲一切相類的事不都是同等的。



十一 第十一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一條光，我們已經說了那種奇妙的情景是在地以上的境界所發現的，所以不能是爲地上的人發的光。第六章却與這相反，乃是凡存活到那些事成就時的人的光，對於我們，使我們看見將來，並指示我們所當注意的豫言的標號。

我們是明明的活在第七個時期，或說老底嘉時期。雖然第六時期也許跳入第七時期，如以上所說，我們還是應當研究這時代的兆頭。不然，那末了的時候就要不知不覺的臨到我們。人類中有一大半人既不言教會，那麼，他們也就永想不到那末日，甚至連許多的基督徒對於末世的問題也漠不關心。他們只想到死，而對於基督二次再來的事以爲遠得很，沒有興趣去研究。但我們若熱烈的愛耶穌基督，也就必渴望他的顯現，那麼，就不能不殷殷勤勤的研究這樣一類論到基督二次降臨的書。啓示錄在新約中是專論及末時和二次降臨的問題。

啓示錄敘事，是用一個故事作線索，又像一篇演講辭，有小引，題旨，大綱和總結。在



這個故事中，有些中斷的地方，而另插入一些事情，和從各方面而來的見解，但大綱的線索是時常昭然若揭的。第一章是個小引，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基督教會靈性方面的小史，基督在其中作靈界的王。有時研究聖經的人常疑惑到教會從第一世紀的五旬節就有了，但在啓示錄爲甚麼只佔這麼小的一個空間。我們不要忘記福音和書信常論到基督的教會和基督的屬靈的國，啓示錄的目的祇是說明基督一次的降臨並介紹榮耀的國度。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描寫所設立的那審判的寶座和實行救贖的起頭。再籠統的說，啓示錄的大題目，就是耶穌基督的啟示。若將這篇講辭或故事的大綱分開說，其中最著要的是七印，七碗，七號。這七號是從七印中出來的，而七碗又是從七號中出來，這樣說來，這本書的構造明明是建立在七印上。當號筒開始吹響的時候第七印並沒有完畢，因爲七號筒是第七印所包含的一部分，再按這七個時期互相重疊說，號筒也能在第六印時就開始。並且七碗既然是從第七號筒裏出來的，那麼，第七印就要繼續直到七碗都完成後纔中止。所以這七印是包含七號和七碗。在第八章和



九章中提到了六枝號。第五號是頭一個災禍的號，第六號是第二個災禍的號，第七號是第三個災禍的號。第七號開始吹響，是描寫在十一章十五節裏。這一號吹響的時候，上帝的忿怒就臨到他的仇敵身上。那些忿怒的碗，紀在十六章和同類的章節裏。在這些印與其段落中我們能看到一些插入的異象，但是印，號筒和碗的大綱仍是清清楚楚的。第七個碗提到巴比倫受的審判，十七章和十八章描寫的更詳細，十九章是描寫那大勝利和二次降臨的最高點。以下幾章中是接着敘述那雄壯偉大的結局。

比較馬太二十四章和啟示錄六章，我們更覺得興味盎然。有些人主張馬太福音所說的一般兆頭與啟示錄六章所敘述的印是完全相同的，又是一樣的次序。但是我們要注意基督在馬太二十四章六節論到那些兆頭說：「只是末期還沒有到。」那普通的兆頭一半是包含在十四節裏。馬太二十四章的開端所論的並沒有甚麼與第一印相符合的事，那第四節不能與第一印當作同樣的事看，有人說，第一印中所描寫的是敵基督者，其實慎重的一思索決不能斷定說騎



白馬的就是敵基督者。這只是一個毫無理由而牽強附會的解釋，不過徒引起無謂的爭辯罷了。在第十五節以前並沒有將那行毀壞可憎的與敵基督者連帶提出來。若說第五節是論到假基督，那麼，二十三，二十四節也必是指着假基督。但比較好一點的可以說馬太二十四章五至七節在次序上是與第二印和第三印相合的。與大患難和天上的兆頭的次序也是相合的，這樣說來，在普通的次序上都是符合的。但基督將普通的兆頭與特別的兆頭清清楚楚的分開了。特別的兆頭，就如那行毀壞可憎的，和保羅所說的背道者並大罪人的顯露，有些且在聖地被蹂躪之前顯露出來。於是在解釋上就又另發生了一個難題，就是，我們可把啓示錄第四章和第五章的事安置在甚麼地方呢？如果將這兩章的事放在第一世紀裏，那麼，這些印就是從那時起按着次序揭開了。這麼一來，那我們就很近於以歷史派的主張了。所以最好還是按普通的眼光看普通的兆頭，而拿另外特別的眼光看特別的兆頭。這樣，第四章和第五章裏的天上的景象一定是在老底嘉時期告終的時候了。至於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意義和基督二次降臨有



甚麼關係，我們可在另一方面討論之。

從第六章起，就是描寫揭開七印的事。揭開七印的是羔羊，所以他——基督——不能算爲騎白馬的，因爲四活物中有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他是四活物中的一個，他不能命令救主。聖經沒有說明那騎馬的是誰，但我們能以說是個天使。他得了一個冠冕，爲得勝的標號。一匹馬和一把弓並不是表示平常的戰爭。第二印纔是指着確實的戰爭呢！第一印乃是表示道德和靈界的勝利，真道也好像把劍和弓一樣。在第一印的時候雖然老底嘉時期還存在着，但審判的時期卻已經開始了。福音已經傳開給萬民作證據。當審判的時期快到的時候，反對基督和反對基督教的勢力要到極點，那時教會中的人必須爲基督靈界的國度作殊死的爭戰。我們要時時記着基督在馬太二十四章四節和十一節上所說的：「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在第四章五節所描寫那天上莊嚴的景象以後，第一印一揭開了，於是地上就有極可悲可哀的狀況，從以下的印中就可以知道。這就



是從背道者起直到那大罪人，沉淪之子顯現的時期。所以在上面所特別插入的一椿干涉是必需的。約翰看見羔羊揭開第一印，原來是保守上帝國的產業，這效果連在地上也覺到了。這個印的意義一直繼續到本書十九章描寫教主自己騎着白馬隨着無數天軍得了勝爲止。審判時期是從第一印着手，那大敵基督者和假先知的審判，一直到第七印中之第七號筒，第七號筒中之第七個碗完畢後纔結束。

如獅的羔羊一揭開了第二印，就另有一匹紅馬出來，上面騎着一位天使，將地上的太平奪去，又拿着一把大刀。如果我們仔細一想，這真是一幅令人心驚肉跳的畫圖。這第二印的歷史背景，就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切戰爭。這部萬國戰爭史，連一千九百十四年的世界大戰也在內，這段歷史如此長，卽有千萬冊也不能將人類所受的苦痛描寫盡致呢！第二印是描寫那戰爭的極點。在這裏明顯出來在十國聚盟的時候必有許多戰爭，最激烈的就是哈米吉多頓之戰，如同耶路撒冷戰爭內所包括的波斯拉之戰一樣。其他一些豫言，就如耶利米二十五



章二十九至三十三節，到那時也必要應驗。在二十九節說：『我要命刀劍臨到地上一切的居民。』凡研究豫言的人都應該讀這全段。每個印一開了，就要繼續着直到該印的意義完全實現。

第三印現出一匹黑馬和騎馬的天使。飢荒是戰爭的自然結果之一。凡經過世界大戰的人，至少也能知道所受的飢荒是如何的大。在世上曾有過許多次的凶荒饑饉之年，但若要用筆將所受的凶荒的痛苦都寫出來，都一定是做不到的。那麼，就請我們讀耶利米十四章一至六節和哀歌五章十節，同時再請我們對於買賣麥子和大麥所定之增長的價錢（六章五至六節）注意一下。

但下一印所報告的苦痛就越發利害了。第四印是現出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着他。他們有權柄用刀劍，飢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有人說，這地上乃是指着那在政治上敵基督的國度，或是復興的舊羅馬帝國，他們要受這可怕的



災難，在這裏雖可以這樣說，其實全世界也都不免要受這事的影響呢！在這事上，我們若讀以西結十四章二十一節，就更覺得津津有味：『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將這四樣大災，就是刀劍，飢荒，惡獸，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除，豈不更重麼？』

在第四印以前的苦楚，還不過是那大患難的開端，因為基督所說的不只一個號筒要吹響，這四個印雖包含有患難，却不是那頂大的患難。當那最後之大帝國發達的時候，在各國中也許有擾亂，在那行毀壞可憎的能站在聖地之先，帕勒斯丁必須激成此事的種種變動，這變動就是給在帕勒斯丁居住的一個明顯的兆頭，這兆頭也要藉着近代的交通傳播到全世界，使盡人皆知。但基督警告住在猶大地的人說，要從耶路撒冷逃出去。這事在那所謂餘剩的人和一些別的人都必要注意到這個，正如許多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被毀以前逃出來，而找到了一個避難的地方。參看路加二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在這一段中可以注意我們是住在這個長時期中，就是路加二十一章二十五節以前所說的。那些日月星辰的兆頭乃是屬於第六印，等



第五印先揭開了，和其中的事成就了；而後纔揭開第六印呢！

第五印所顯示給約翰的是一些未賦形體的靈魂，他們爲上帝的道並爲作見證而被殺了。這個印是受逼迫和殉難者的一幅畫圖。在揭開這個印的時候，沒有從寶座前來甚麼使者，因爲聖徒所受的逼迫是從魔鬼而來的。活物也沒有說『你來，』因爲他們不喜歡上帝的聖徒受苦。那印一揭開了，約翰便看見殉難的人的靈魂，他們是在第二印，三印，四印之時的患難中被殺的，並且還要有患難臨到他們身上，如我們在下一章裏所看見的。當這些殉難者的靈魂爲地上不平的情形呼求主的時候，就有話對他們說，他們還得安息片刻，等着和他們一同作僕人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他們的數目。在第五印中的這些殉難者是代表那爲道流血的極點。這個歷史上的背景可以說是指着從基督教成立以來所有的那連接不斷的殉難的事。那些殉難者所受的苦楚，真是慘不可當，我們一讀教會受難和被逼迫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就這些靈魂的情形看來，死人的靈魂生活分明不是在睡着。他們的身體雖然安歇在墳墓裏，但他們



的靈魂還是活着，能看，能聽，且能說話，因為他們的靈魂並不見毀壞。這一切靈魂都是向上帝活着，一切信徒的靈魂是與上帝同在。我們應該將聖經中一切論到死的地方研究之。這裏所描寫的殉難者的靈魂若與保羅所說那些蒙福而死的人不合，我們就當注意他們不同的觀念。就一方面說，他們正是有福的。那些蒙福而死的對於他們在地上的弟兄的事特別關心，並且和他們一同渴望主的國度顯現。請注意在變像的山上的摩西，他是一個沒有形體的靈魂，但他有一個自然的顯現使人認出他是摩西來。每個殉難者的靈魂，都得到了一件白衣，藉以鼓勵他們，證明他們得稱為義了，並要預示他們將來必復活。

我們若拿第五印和六印與基督對於末日論的論調相比較，就知道那些日子的大患難和為道作見證所受的苦是在第六印以前就開始了，而一直繼續下去。當那敵基督者的國度造成直到那獸的帝國出現時，在全世界上無論怎樣都必要有患難。在那行毀壞可憎的坐在耶路撒冷聖地上之後，就開始那所謂「雅各的困苦」。基督在他的末世論所說的，就是特別關於



這大患難的一部分，尤其是關於在猶大地所發生的大患難。請讀馬太二十四章十五至二十一節，再讀二十九節就可以知道過了那些日子的災難以後，接着日頭要變爲黑暗，月亮也不放光。還有，星宿都要從天上落下來，天勢都要震動。這就是揭開第六印的事。

在這裏所說的日頭和月亮，就字面說，是指着兩個天體。但所說的黑暗却和平常的黑暗不同，不是在曆書上的一年一次或幾次的日蝕月蝕。星宿從天上落下也必是實在的降落，但照字面有兩個意思，就是實在的星辰墜落，或是只墜落些隕石。平常我們說星辰從天上墜落只是指着落下來的隕石。這樣星辰墜落的事是司空見慣常有的，但有時是墜落得極其可怕，就如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所遇見的，看着好像星辰實在的都落下來了一樣。我們再往下讀啓示錄六章第十四節，天要挪動，好像書卷被捲起來，這在今日看來，好像是飛沙走石的狂風暴雨。哈該在他的二章六節的豫言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海，與旱地。』因這樣的震動，山嶺海島都被挪移離開自己的本位。像這樣的變動在一小部



分上已經有了。但到了第六印的時候，可就利害了，那時君王，臣子，和一般的人，都藏在山洞裏，呼求說，山倒在他們身上罷！將我們從坐寶座的面前和羔羊的忿怒中隱藏起來；這也可以顯明當這印成就的時候社會上一般的情形並沒有改良，人類依然如故，沒有向好的一方面長進，那千年文明的夢未嘗實現。雖然如此，那不信的人從這時候就知道有一位上帝。

基督在他末世論的講演裏將末日作了一個輪廓，在拔摩島給約翰的啓示中他又加進了許多詳細的事情。總起來就是印，號，碗，和一些另外插入的事情。這麼一說，那大患難之不同的階段也就越發明顯。不只在大兆頭之前有患難，就是以後也必有。我們一研究基督在馬太和馬可畧爲提及的末世和在啓示錄所詳細講明的各條，再比較但以理十二章一節，就知道雅各的大困苦是與異邦人時候的末期相連。再請讀耶利米三十七章七節。請也注意，第六印要繼續一些時候，然而仍接續着以前的五個印。這些印是一個個的接着次序被揭開，但每一個都與其後的一個相重疊着，所以第六印也延長到第七印揭開之後。第八章就是描寫所揭開



的第七印，同時第六印的事仍在繼續着，地上的人也要經歷第六章十六並十七節所寫的事。他們怕見那坐在寶座上的，且畏懼羔羊的忿怒，我們可引用第十七節的話說：「因為他們忿怒的大日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在第七章所描寫的是兩個插入的異象，並不是直接屬於故事的線索。這受印的十四萬四千人當那些號筒吹響時仍然住在地上。請看本書九章四節。當第五號筒的時候，明說那如魔鬼的蝗蟲不可傷害那受了印記的人。在第七章所插入的第二異象，就是看見在天上有許多人說，他們曾經從大患難中出來。

在論到第七章中的兩個團體以先，我們要討論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在二次降臨的時候聖徒第一次的復活和活聖徒的改變是在何時從事的。啓示錄是不是將基督二次降臨的時期明明的給我們指出來？從本書第四章到第二十章可以說就是確定的答覆這個問題。因為這是論到耶穌基督的顯現或說二次降臨。在聖經別的地方提到了另一些事情，尤其是符類福音中



論到些顯然出人意外的事。保羅也明明的說到第一次復活的事實和同時的一些事情。我們若將全部聖經研究一遍，就能得到個完整的事實。啟示錄並不把以前所提過的一事一物都再敘述一遍。基督在福音中所告訴我們的，他在啟示錄中又詳細的給我們說明。我們心中要常常記着基督的顯現不是尋常的一天，乃是一個時期，或長或短我們姑不必說。該書四五兩章是開始敘述基督在末日降臨的事。在這幾章裏所描寫的情景，是約翰在高處的境界所看見的。但他看見了設立之審判的大寶座，並為二次降臨所預備好的一切事務。在這裏有個很難解釋的問題，就是在文字上沒有說到那二次降臨的頭一椿事，即頭次的復活和活着之聖徒的改變，又以後他們都被接上升在空中與主相會的事。但在這裏不說有個緣故，就是不願將基督與保羅已經不用象徵而直陳的事實再拿來重述一遍。請讀馬太二十四章四十，四十一節；路加十七章三十四，三十五節；帖前四章十三至十八節；林前十五章五十至五十八節，就能回答以下的問題：一，啟示錄第四和五章是不是叫我們知道這些事已經成就了，那二十四



位長老和四活物是不是代表那些被接與主相會的聖徒？二，復活，改變，和被提上升的事是有好幾次嗎？我們知道在基督自己的復活以後，有好些聖徒復活了，且進城去向許多人顯現。馬太二十七章五十二，五十三節。這些聖徒並不是帶着那能腐敗的身體復活，乃是帶着榮耀的身體。基督是頭生的，在他以後接着復活的是那些長老。在新約教會時代中沒有復活的事。請詳細研究林前十五章二十三節的意義：「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這就是論到第一次的復活，連那些活着被改變的聖徒也包括在內，既然復活了，活活改變了，就一同被接在空中與主相會。若給他們下個區別，那麼，就可以說這一切都是屬於長老或四活物。我們記得他們所唱的是那同樣的救贖歌，就如以上所說。若西乃山鈔本的說法是不錯的，這就更明顯了。

論到第一個問題，在這幾章裏既沒有直接的答覆，卻也沒有消極的反對。在啟示錄中沒有地方將頭次復活和與之有連帶關係的事說明，不過明然的教導了我們這一端道理，又用變



化，被提和異象將這些事的發現表示出來。有一種情況可以佐證降臨的事開始臨近的時候必在第四五兩章所叙述的景物之先。基督頭一次來是要在高處與那些復活，改變，被提上升的聖徒相會。這件事在這幾章裏頭沒有提到。我們研究啟示錄的第三段提到基督二次降臨和所附屬的事情，我們能把這事放在那一章裏呢？這件事不能放在十九章裏，就是那末了的一個碗快完畢的時候。按邏輯一方面來說，降臨的主與「被接上升」的聖徒的聚會，除了放在第四章以前，就沒有合宜的地方了。我們也要注意本書所描寫的長老并不是天使，他們戴着金冠冕，坐在寶座旁邊。從事加冕與信徒復活和改變有連帶的關係。保羅在提摩太後書第四章八節說：「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按着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對於這事，我們也要注意路加二十一章三十三節：「你們要時時儆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也請參看啟示錄第三章十節所說的：「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



的試煉。」這幾節聖經明明的講在主二次降臨的時候，有些基督徒必逃脫這大試煉或患難。有人主張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基督徒進入天國必得經過許多患難。這話固然不錯，但這並不是證明凡活在二次降臨將近之時的基督徒必得經過大患難，就如十國聯盟在帕勒斯丁所加的逼迫的一樣。我們不要忘記路加二十一章二十五節，基督告訴他的門徒說，要從耶路撒冷逃出來，不要再進去。在末日，那兩個獸下手逼迫的時候，那行毀壞可憎的必站在耶路撒冷，論到這樁事基督也照樣的預告了他們。參看馬太二十四章十五至二十二節。在某種情況之下，基督徒冒險不一定與他的事業有益處。凡活在那時候而逃出大試煉之忠心的基督徒也有個賞賜，因為我們的主在路加二十一章告訴門徒說，你們要祈求上帝，使你們可以免去那大患難，然而在那些日子全地上要有許多人受苦難。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可以證明，就是基督要在人想不到的時候降臨，就如馬太二十四章三十七至三十九節說：「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



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請也讀那上下文。在那時必發現有兩個人在一處，忽然就被取去一個，撇下一個。聖經中有些地方說到主來沒有甚麼明顯的兆頭，有些地方却指出了一些清楚的兆頭；這為的是要警告人。所以在馬太二十四章四十四節有這麼一句勸戒人的話說：「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第二次降臨正如第一次降臨，雖然包含幾種不同的降臨，却仍是只屬於一回降臨的事。在第一次降臨裏包含有：基督生的降臨，在約翰前受洗像一位先知的降臨，棕枝日為王之進耶路撒冷的降臨，還有在復活時他的降臨。第二次的降臨可分為兩大階段：一，他是為聖徒而降臨，就是那在末日首先復活的，改變的，並被提上升的聖徒。二，他是帶着衆聖徒而降臨。在第二次降臨的頭一階段以先，有些普通的兆頭，這些兆頭的用意是叫我們應當時常做醒預備。以後就有關於二次降臨之第二階段的兆頭。這些兆頭中頂明顯的，就如十國聯盟的極盛時期，那行毀壞可憎的和其他連帶的事。對於在這些明顯兆頭發現時的人們，那頭一次



的復活和聖徒的被提是直接的證明。二次降臨近了，因為那些被提的聖徒是在高處與主相會。研究這一切的情況，便知第四五兩章所記的事大概就是二次降臨之第一個階段的結果。

關於第二個問題，復活，改變，和被提的事是有好幾次呢，或是不在降臨的時期以內，啓示錄告訴我們說，這不止一次。既然啓示錄是將福音和書信中豫言的大綱詳細的說明，而不是論及舊約的豫言，那麼，我們就不能將該書所講論的不止一次復活之道理推翻。不然，該書內對於這事一定有明顯的矛盾之處。以下可作我們的明證：從大患難中出來的羣衆，第七章；兩個見證人，第十一章；在天上錫安山的十四萬四千人，第十四章；收割莊稼，第十四章十四至十六節；經過大試煉而不死之餘下的聖徒，二十章四節。「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潔了。」

現在我們要提到第七章的意義，在上頭我們已經說過，這一章是插入的一個異象。啓示錄中故事的構造和線索是繼續着的，但受印的十四萬四千人，和從大患難中出來的羣衆，為



甚麼要在這裏說到？這必定與第六印有些關係，但不要忘记第六印雖是在第七印以前揭開了，却是繼續着疊入第七印中。也請注意那大患難的頭一階段在先前之印的時候已經開始了，我們可以說是從第五印起，因為有聲音告訴那些在壇下爲上帝的道並爲道作見證而被殺的人的靈魂說，他們要再安息片時，等着和他們同作僕人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他們的數目。到了所定的時候，上帝要審判他的仇敵和逼迫聖徒的人。所以在第七印中就來了審判的號筒，和上帝忿怒的碗。這裏沒有說明殉難之人的靈魂要在甚麼時候復活，但他們要按着他們的次序；這是不能有甚麼懷疑的。

這裏也證明那十四萬四千人是在頭四號筒以前就受了印記，因爲吹號筒的天使宣布說，不可傷害地和海並樹木，直到印完了上帝衆僕人的額。我們一讀到有這麼多的猶太人和以色列人受了印，就確實知道在選民的歷史上必有一個新時期出現。但在這裏並不是一定說，當受印之時這十四萬四千人都是住在帕勒斯丁。今日已經有許多猶太人遷回帕勒斯丁了，比從



巴比倫回去的人還要多，但這還是被擄到羅馬的時期尙未完呢。猶太人仍在羅馬的擄掠之下。帕勒斯丁的基督教雖受有別國的保護，卻還沒有結束異邦人的時期，但土耳其在帕勒斯丁的統治權的撤消，和歐洲大戰後英國對於帕勒斯丁的政策，都是明顯的兆頭，表明猶太人的復興近了。有許多豫言明說選民要再領有他們的故土，雖說他們不都完全回來，但他們要有一個國家。請讀阿摩司九章十五節：『我要將他們栽於本地，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這是耶和華你的上帝說的。』這一節並不是指着靈界的以色列說的，因為教會從沒有在帕勒斯丁像個國家一樣立在地上。

這些受印的人，就是那承認耶和華爲他們的彌賽亞的猶太人和以色列人。這個數目並不是與數學一般的精確，因爲這不是預定論或說無條件之命定的道理。這個數目的意思是表示一個巨大而完全的數目：十二是一個完全的數目，再乘上一千次就是表示在末日所餘下的一切人。這些餘下的人是代表以色列各支派，他們要見證耶穌是基督。以色列有十二個支派，



但在這裏所計算的卻與他們的名字有些不一樣。因為在這裏沒有但和以法蓮的名字，而以利未和約瑟來代替。有人主張這緣故是在於希伯來文名字的意思，因為但的意思是審判，以法蓮是表示按着乘法的効率增加，其實上面所說的人決不再受審判，他們最後的數目也定了，不再增加。最好還是接受書上所記的名字，不必去妄加揣測。這些受印的人並不是選民中一切得救的人的總數，他們不過是在那時所留下之人中一種特別的種類。在第五號筒的時候，他們是住在那受災難的人中。他們雖然住在幾個號筒之時，但他們卻不受那從災難而來的苦。因為天使在降災禍的時候，越過凡額上受有上帝印記的人。當審判的那些日子這些受的為上帝特別的見證人，特別警告他們本國的人，叫他們知道承認耶穌為彌賽亞是件何等重要的事。

約翰又另看見了一件事，就是有許多從各國而來。在這以前他看見的是那些長老和活物圍繞着寶座。從這高處的境界他為這在地上受印記的十四萬四千人作見證。他一看見這許



多人來站在寶座前，他自己就爲這事難過。長老中有一位問他說：『這些人是誰？』約翰回答說：『我主，你知道』，於是他告訴約翰這些穿白衣的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這些人並沒有經過一切的大患難，他們只是在患難裏，又從患難裏出來。那大患難不止在一個號筒吹響的時候，在日頭和天上的其他兆頭以前就有了極大的患難。但在那些號筒和碗的時候必有另一種毀壞來到，造成世界上空前絕後的大災難。馬太二十四章三十節說，當人子的兆頭顯在天上的時候，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我們千萬莫忘記羔羊的忿怒是在那些碗裏面。因爲上帝的憐憫，所以那大患難最利害的一部分只有三年半，並且那些碗只倒在附從那兩個獸的人的身上。馬可十三章二十四節說，『那災難』是在日頭，月亮等兆頭以先要來，隨後就有別的號要吹響。約翰說，他看見許多人手拿棕樹枝，沒有人能數過來。他一看見了這麼多不能勝數的人，就驚喜交集的用了過甚之言記錄下來。請比較約翰二十一章二十五節。在這裏沒有說這些人是只有無形體的靈魂，像在祭壇下爲道被殺之人的靈魂一樣；也沒有說，這些人或



復活後被接到天上的；更沒有說，這些人是在活着的時候改變了而被提到天上的，因為我們大概知道在第五印到第七印中間沒有復活的事。但這些人確實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站在寶座前讚美上帝，因為他們的苦難完畢了。

十二 第十二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第八章開始揭開第七印，然而第六印所包含的事也疊入這第七印裏頭。在第七印裏要展開一個重大驚人的時期，所以先有半小時的寂靜。這乃是個神秘的寂靜，滿含着希望，因為這個印要指引那臨到的終局，那時上帝的奧秘必要成全。這第七印包含七號筒和七個碗。在上帝面前站立的七位天使得了七個審判的號筒。但在祭壇前另有一位大天使，拿着金香爐，他明明是耶和華的使者，即我們的主和大祭司，一切聖徒的祈禱都是藉着他達到上帝面前的，因為他是我們的中保。這些祈禱是特別關於那終局一方面的禱告。因為實行救贖的動作，所以這些祈禱蒙了垂聽。若要從魔鬼的權下再收回世界，那麼，也就不能不施行審判。



耶和華的那一位使者拿着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這樣，號筒裏所含之審判的火就爆發了。

有一位天使吹了他的號，就有雹子與火攪着血丟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論到這事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在這裏只把歷史派的主張提出來，他們說，第一個號筒是照着阿拉列人（ARAH）（第四世紀歐北之一種野人）攻擊羅馬帝國一事，但我們若用比較的方法嚴謹去研究就能證明這個主張是不對的。頂好還是用本文來解釋，看是說明一件實事，或只是一個比喻。若解釋作比喻，就撲朔迷離莫知所從了。降給埃及的災難是真實而非比喻的，按着上帝的旨意這些災難必在一個更大的範圍裏再演一次。主一担任將這世界從近代的法老手下救出來的時候，他必要再降下在埃及所降的災難，是從在地上必有一個驚人的擾亂，降下的冰雹，火和血而來的。五節的「地」字也許是指着十國聯盟，或以政治敵基督的帝國。「三分之一」依然是指普通的意義而言。歷史派對於第



二號筒的主張，說是指着萬達爾（Vandals）王金斯列（Genesic）於主後四百四十五年侵掠羅馬帝國而言。但我們更要持定文字上的意義。當第二號吹響的時候，「就有彷彿火燒着的大山扔在海中。」這一定不是平常的山，乃是一個極大的隕石大概落在地中海裏，擊死了許多的魚，生物和人，以致海水紅得如血一般。我們要曉得當政治上之敵基督者開戰的時候，海中要充滿着輪船，大船，兵艦，潛水艇，飛機上要擲下極大令人可驚的炸彈。我們試想戰爭時戰船所予的破壞，如從天上降下如山之大的火球所致的破壞。第三號一吹響，就從天下落下一顆大星，像燒着的火把一樣，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衆水的泉源上。那星名叫茵薩，水的三分之一就變成茵薩因喝這水就死了許多人。歷史派主張這星就是第四世紀歐洲之阿提拉（Attila）王。但最穩妥的解釋還是照着文字所告訴我們的。我們都知道在第一章內的星是指着七個教會的使者。但在這裏沒有暗示我們這星是一個標號，這不是一個平常的星，因為這個星好像一個火把。一個像火把的星必是一個彗星，在江河上掃過而使其中的水敗壞發



毒·以後世界就要經過地球與彗星相撞的事·第四位天使一吹了他的號，日月和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致日月星辰就黑暗了三分之一·歷史派說，這是指着第四世紀日耳曼之奧多阿克（Odoacer）將軍攻擊羅馬說的·但這種解釋是毫無理由的，只有文字上的意義是準確的·在白天日頭的三分之一成爲黑暗，在夜間月亮的三分之一不放光，這真是一樁極可怕的景象啊！在一個晴朗的夜間，天上的星有三分之一看不見了，這又是何等驚人的奇事·以下的三號筒是稱爲災禍的號筒，所以在這三號筒未吹響之前，就有一個特別的宣告·約翰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應是一個比喻，請比較本書四章七節所論到的活物·我們讀西乃山鈔本，在這裏說，這個應是在天上與審判有分的諸聖徒之一，他報告那災禍的號筒到了·

兩個災禍的號是記在九章裏·第五位天使吹號，約翰看見有一顆星從天落到地下·從字面上看那星分明好像是一個有位格的生物，有無底坑的鑰匙給了他·那坑一開，就有煙如大



火爐的煙往上冒，有蝗蟲從煙裏出來，牠們有能力像蠍子一樣。天使吩咐牠們不可傷害地上的草，青物和樹木，惟獨要傷害額上沒有上帝印記的人。但不可害死他們，只要他們受痛苦五個月，這痛苦好像人為蠅子所螫的痛苦一樣。請注意原文上所說的，這些可怕的受造物

的軍隊有一個王管理他們，就是無底坑的使者，名叫亞坡倫。歷史派主張這軍隊是指着薩拉森人（Saracens）的侵略，我們以為若是指着薩拉森人，或回教徒，就與在這裏所描寫的不合，因為他們曾經傷害而且殺了基督徒。但這也不是指着平常的蝗蟲，因為平常的蝗蟲只傷草和樹木。我們只承認文字上的解釋。那從天落到地上的星不是一個平常的星，也不是一塊隕石，因為這都不能得到一把鑰匙去開門。所以這必是一個有智力的生物，是的，在另一方面這落下的星是稱為廢鬼。牠離開了無底坑，使亞坡倫所帶領的鬼卒都出來。在撒但的治下還有許多使者，稱為蝗蟲的那些邪鬼苦害他們所得着的人，使他們受痛苦五個月。那些人求死，卻不得死，醫生也不能解除他們的痛苦。只有額上有上帝印記的，如那十四萬四千人，



纔能免去這苦。

在第六號吹響的時候第二樣災禍開始了。我們要按着將來派解釋這第六號，但我們可以先將歷史派的主張提出來。歷史派以第六號筒就是描寫土耳其人的攻擊和管轄耶路撒冷說的。又以一天是表示一年。所以一年就是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年，一月是三十年，一日是一年，這就是從土耳其掌權到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被攻破的時期，那麼，從一千四百五十三年算起，再加上三百九十一年，就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四年，這就是土耳其帝國開始衰敗下去的時候。就今日的情形看來，土耳其的勢力確乎失去了大部分，他們不能再統治帕勒斯丁，該地的政權已歸給英吉利了。雖是這樣說，但在選民的住地回教徒的數目卻遠超過猶太人和基督徒。我們要明白第六號筒或第二樣災禍的意義，就必得照着文字上的意思講。第六位天使一吹了號，從金壇裏就有聲音發出來，吩咐將捆綁在幼發拉的河的使者釋放了。這些使者乃是惡使者，在第二樣災禍的時候率領着許多惡魔的軍隊。他們爲甚麼被綁在幼發



拉的河？因為撒但所率領的惡鬼初次試圖攻擊人類之地點就是在這裏。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敵就在這地的周圍居住，就如巴比倫原來就是伊甸園的舊址，因人類的驕傲想建巴別塔以稱揚自己，以致變亂口音的地方也是在幼發拉的河。在第二次降災禍的時候，魔鬼必得着從來所沒有的大權勢，而要用極辣的手段攻擊基督教。甚至在我們的今日招魂術已經成了一個大有權柄的。我們所在的時代，就是『危險的時候』，因為十國的聯盟快來到了。當第二樣災禍近了的時，這聯盟的團體就組織成功了，於是就有政治上之敵基督者出現統治一切，這政治上之敵基督者過了不多時候又一變而為那獸，再一變而成了那大罪人被魔鬼所附。這就是一個敬拜邪鬼的時期。那四個惡使者一被釋放，陰府的馬兵就散布在全地上。牠們的數目極多，有二萬萬。請讀啓示錄看是怎樣論到那些陰間的軍馬。在敵基督的黨徒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們為煙，火和硫磺所殺。這災禍的時期是一年，一月，一日和一時。約翰從高處看見這些事，但沒有告訴我們，在地上的人們不能看見這些陰間的活物，然而這災禍的結



果是人們所能覺得的，也能看見的。試一回想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並其慘劇！人却忘記了，仍然作惡並不懊悔，還是拜偶像鬼魔，行巫術，兇殺，偷竊和姦淫。所以那以後的結果就更利害了。在我們今日的時代中邪惡繼續增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人依靠招魂術而不持守上帝明顯的道理，行邪術喇！拜邪鬼喇！等等的事比先前更為流行了，違犯第六條誡的罪，比所多瑪和異教的人還要利害些。還有那視婚約如兒戲，輕易破壞喇！用各樣方法行淫亂，顛覆社會喇！總之：今日社會的狀況無一不是在為末日的敵基督者預備道路。

第六號筒是繼續着降災，一直到第七號筒上帝倒他忿怒的碗時才止息。但當第六號筒結束的時候，有事實給我們證明使我們藉着這點微光得以更明瞭那些日子的一般情形。這可以稱為插入的一些事情。所插入的這些事，有的是發生在天上，有的是從事在地上，這使豫言之主要的線索越發清楚明顯。所以我們要特別注意十章和十一章一至十四節。十一章的一至二節是應該併入十章中的。



十章中的異象是預示末世，並燭發末後的事。在以下的幾章中更詳細的將那些事的背景描寫出來，特別是在第七號筒的時候。

在第十章裏那位有大力的天使顯然是基督。他頭上有那虹，並不是一條虹，按第四章上所說的，他不是被造的天使。並且他的臉面發光如日頭，與第一章裏所描寫他的狀貌完全相同。在他手中有一個展開的小書卷。請比較第五章。又在第十章三節說，他一大聲呼喊，『就有七雷發聲。』約翰聽見了那聲音，並且要把他們所說的寫下來，但是從天上有聲音禁止他說：『七雷所說的你不要封上，不可寫出來。』這是個絕對的命令。於是約翰就遵命沒有寫出來，那麼，我們也就不去妄自猜想，因為沒有人能知道那話，一直到成就的日子。若以歷史派的解釋是不錯的，那麼，我們就能知道這些雷所說的是甚麼，不必再去考究了。按着他們所說的，這段豫言已經應驗了。其實還沒有應驗，他們認解豫言，這是一個例子。

論到這本展開的書，明明與我們在第五章裏所見的是一本書。基督主管那會失去而又為



他所贖回的產業·他右腳踏在海上，左腳踏在地上，表明他就這時候收回了主權·我們可以提到申命記十一章二十四節：『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實行救贖的事一舉行，上帝的奧秘成全的時候就近了·第六節說：『不再有時日了·』歷史派主張一個時日是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年·他們又以第十章是敘述改教運動的事·所以他們計算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年就以改教時期中一些重要的事件爲起點，這些年一完，上帝的奧秘就要成全·但這時期已經完了，却沒有見到甚麼顯然重要的事·所以還是以這豫言爲屬於未來的歷史，按這方法去解釋爲妙·一個時日是一年，但聖經沒有告訴我們，一定該從甚麼時候算起·雖然如此，我們可知道在第七號筒發聲的時候上帝的奧秘必成全，正如他傳與他僕人一切先知的好信息·注意第七節：『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上帝的奧秘就成全了·』這時候並不是僅指着一天，乃是好多日子·那第七號筒必作上帝奧秘顯明的時候，縱然有些好像遲延·當主的身體不在世上的這個期間，教會在祂使命上的大奧秘，那時必爲人所知道·教會



的這個使命，估據一個計算不到的期間，即從基督升天到他再來。教會已經將救人的福音傳開了，而且繼續的往前傳去，教會所傳的就是一切奧秘，就中包含道成肉身，神人和好，償還罪債，和替人贖罪等事。這些奧秘連天使也願意查考。這就是在但以理第九章所提到的第六十九個七和第七十個七中間那無人知道的時期；但不是說，那實行救贖的時期還遠着的。基督徒的盼望在那時要成全。啟示錄十章後半是提到那契約，或說展開的書卷，約翰吃了，這個舉動是表示得到被贖回之產業的主權。約翰是代表與耶穌基督同為後嗣，要承受那贖回之產業的上帝的兒女。但實在承受那產業，必要經歷許多的苦難。在比喻的文字上說，那書卷到在口中便覺甜如蜜，但一到肚中就發苦了。這事在吹第七號筒的時候必顯明，那時要艱苦備嘗。那黑暗的王撒但同他的臣僕跟從那兩個獸，要與上帝的國作最後的戰爭，我們在以下幾章裏就可以看到。

十一章一和二節用比喻的文字來說明承受那產業之主權的事，但先要經過丈量。頭一次



是約翰量的，所量的有聖殿，祭壇，和在殿中禱拜的人。這並不是指着教會說的，因為教會是屬於基督和他的百姓的。這乃是指着所沒有認為屬於基督的產業的以前時代。這話是按着猶太人的語氣描寫的，因為殿和祭壇並外邦人的院子都是猶太的情形。論到那大城的位置也可以證明是耶路撒冷，這城也稱為聖城。收回產業的主權這回事要先從耶路撒冷起首，然後擴充到全世界，正如福音是先從那裏傳起，教會也是先設立在那裏一樣。在收回產業主權的事裏也包含有審判，就是將那黑暗的王趕到外面去。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戰結束了以後，將土耳其人從帕勒斯丁地趕了出去，這就是一個開始為預備結束外邦人時期的一個最顯著的審判。到了第六號完畢第七號開始的時候，在帕勒斯丁全地必感覺到大大不安和懼怕的事。約翰在這裏只被吩咐量殿和壇並在裏面禮拜的人，但將殿外的院子留下不量，而說這院子是交給外邦人，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按但以理所說的在這事以先，啟示錄十三章一至十節中所說的那獸要在他羽翼未豐以先的時期中出現。他勝過了那三個王國，而且他又好像



是治理那十個聯盟的國。在他大有權勢之時他與許多猶太人立約，幫助他們歸回帕勒斯丁重建聖殿。所以在那個時候猶太人遷回帕勒斯丁的必風起雲擁日見加多，祭壇也必建立起來。在猶太人的聖殿尚未告成以先，就在這壇上舉行獻祭的事。應驗帖後二章四節的預言：「他坐在上帝的殿裏，」不必是要聖殿完全被建立起來。回教的清真寺怎樣從耶路撒冷除去，而且使回教徒心服，那十國聯盟的首領很容易把這個問題解決，解決的方法或者是用圓滑的外交手段，或者是用武力壓迫的驅逐。近來國際間想以武力壓迫回教趕快把他們的清真寺從聖地撤去，又用種種方法想把聖地的建築物即刻重建起來，好像都是促進但以理書和馬太二十四章十五節的預言：「那行毀壞可憎的要站在聖地，」趕快應驗。這裏所說的並不是重建的聖殿。但在帕勒斯丁復興和猶太人實在歸回以後，那殿或者完全被重建起來。啓示錄十一章一和二節所說丈量聖殿的事，不是指着猶太人的聖殿完全重建好了。這乃是在計劃的時候先測量，正如一個工程師先打圖樣一樣：這個圖案也不是照着猶太人的舊觀念繪的，因為約



翰一定不打算恢復從前利未族聖殿中的職務和那牲畜的祭物，那些職事的預表已經成就在基督上帝的羔羊的身上了，所以約翰不再存那猶太人殿中祭物的觀念，在啟示錄十一章之第七號筒以前，地上仍有猶太人的餘民，這些餘民是受了印記的。猶太人大多都愛慕那舊聖殿的樣式，但那十四萬四千人却不是這樣。這丈量的是關於本書十九章所說的事以後，接着第七號筒的一個新事的次序。外邦人要繼續踐踏聖城直到基督和他的聖徒榮耀得勝的時候，而踐踏聖城最烈的就是那獸掌權的四十二個月。

在十一章第三節開始題到那兩個見證人。這一段的記事雖是載在約翰的異象裏，却不是異象，這是基督親自說的豫言或報告。我們在讀這段奇妙異常的記載的時候要注意這件事實。這兩個見證人是非常的人，他們作見證顯然是攻擊那獸。在這種危險的時候，撒但和那兩個獸預備要出現，那攻擊基督和他國度的大戰事的步驟也準備好了，兩個見證人坦然無懼的攻擊那獸，十三章所提到的就是這事。這兩個見證人攻擊那獸或敵基督者是比一切反對那



獸的人還要令人驚異些。請讀啓示錄第十一章。若留心去讀，就必確定無疑的說，這兩個作見證的是兩個人。有人以爲這兩個見證人是指着羣衆或制度，這是毫無根據的。但我們一讀這段敘事的文字就知道分明是兩個有位格的見證人，他們如何顯現，如何傳道，如何行神蹟，如何死去，並他們如何從死裏復活而升天，在在都證明他們是有位格的人。這兩個見證人是真人，因爲當時的人親眼看見他們，聽見他們說話，也懼怕他們，並且那獸或敵基督者領兵來攻擊他們。這兩個見證人作見證的地方稱爲大城，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的地方。這樣說來，這大城必是耶路撒冷無疑了，因爲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釘是一件歷史上的事實；人所共知的。這非常的見證人是兩個。主有兩個見證人，而撒但也有兩個敵基督的見證人，就是十三章說的那兩個獸。在一些重要的事之前，主曾差過他的見證人，就如以諾和挪亞，摩西和亞倫，以利亞和以利沙，以西結和但以理，在撒迦利亞的兩棵橄欖樹和兩個燈臺，約書亞和所羅巴伯，西面和施洗約翰。約書亞和所羅巴伯，或那兩棵橄欖樹，乃是啓示錄十一



章裏所說的那兩個見證人的預表。請讀第三節和第四節。第四節裏明說：「他們就是那兩棵橄欖樹，兩個燈臺，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這預表既然是人，本體也必是人。在這裏有一個有味的問題，這個問題從以前就有，且以後還必有，就是：這兩位見證人是誰？許多教父主張這兩個人就是以諾和以利亞，他們所恃的根據乃瑪拉基四章五節。七十譯本，亞拉伯譯本，和古拉丁譯本都書提比斯的以利亞。教父也說是指着聖經外傳之傳道書四十八章一至十一節。基督若沒有說到施洗的約翰是「將要來的以利亞」，那麼，瑪拉基四章五節就能以這個觀念來解決，就是以利亞要與基督的二次降臨同時來到。請比較馬太十一章十四與十七章三至十三節。耶穌同着三個門徒從山上下來的時候，他們問他說：「文士爲甚麼說以利亞必須先來？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萬事。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施洗約翰在基督初次降臨的時候原來有以利亞的心志和能力。請比較路加一章十七節，在那裏天使對撒迦利亞說：「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基督



的面前。約翰自己說，他不是以利亞本人。若是約翰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那麼，那兩個見證人也就能有以諾和以利亞的心志能力了。設若以諾和以利亞要回來作那兩個見證人，那麼，他們的血肉的身體在天上就必得有個超乎自然被保存的方法。不然，他們就不能不死了。他們是活活的被提，並且他們的身體改變到榮耀的身體，那麼，以後他們就不能被殺。

以利亞在變像的山上顯現的時候，是在榮耀中顯現。假若以利亞是兩個見證人中的一個，他以後要親自再來，那麼，他的肉體在天上就必得有一個超乎自然的被保存的方法。但假若他不是兩見證人中的一個，他也能按着他的榮耀之境而來，就如他在變像的山上顯現一樣。

這事與他再來和參加萬物復興的時候必無甚麼妨礙。以利亞正在為那三個門徒看見以後，耶穌論到他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萬事。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却不認識他。』這『來』字是現在時體，或說正在來的時候，但在希拉文現在時體也用作著重將來確實的事，和表明已經下手做的事。基督論到以利亞來和要復興萬事，又論及施洗約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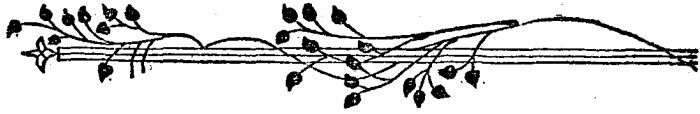


按意義說就是以利亞的時候，他並沒有否認瑪拉基第四章五和六節的事。施洗約翰怎樣可以作以利亞，那兩個見證人也可以照樣爲以諾和以利亞了。以利亞或者親自來，然而帶着他被榮耀的靈體，雖是沒有特別的提到，這卻是一定的，因爲上帝的話都必要成就。

在審判的時候，基督回來作審判的主，那時基督稱那兩個見證人爲「我的兩個見證人」。他們有以利亞的能力，能以用火刑罰他們的仇敵。在他們作見證的時候，能以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能力將水變爲血，並且有能力用各樣的災禍攻擊這世界。他們說豫言的時候要有一千二百六十天之久。他們一作完了他們的見證，被魔鬼所附之政治上之敵基督者，或頭一獸，就要與他們交戰，將他們殺了。他們的屍首就倒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他們的仇敵不許將他們放在墳墓裏。於是從各民，各族，各國中有人來，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這些人或者是往在帕勒斯丁的，或者是參觀耶路撒冷的。世人要爲耶路撒冷所發生的大事在各種新聞紙上轉載這消息。凡依附這獸的人，都要爲這兩位見證人的死歡喜快樂。但他們的快樂是暫



時的，轉眼就完了。過了三天半上帝就叫這兩位見證人復活了，他們就在敵人的面前站起來：『他們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來，對他們說，上到這裏來，他們就駕着雲上了天。』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這個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我們讀十一章十四節：『第二樣災禍過去，第三樣災禍快到了。』兩位見證人的偉大工作就以第二災禍，或第六號筒而結束。因為他們作見證三年有半，所以從他們復活和升天往上推三年半就是他們開始傳道的時候。政治上的敵基督者仗着他的大權在頭一次出現的時候不能攔阻兩位見證人，但當那十角聯合起來，同心合意將他們自己的權柄給那獸的時候（比較十七章十二又十三，十七節），於是他就進行他第二次的顯現，作世界的帝王，從此以後那十角都歸併在他的帝國裏。那時他成了那從無底坑上來的獸，握有惡魔的能力，喂！就是魔鬼的能力。在起初他作一個小角和勝過三國的時候，他對於許多猶太人很是友善，並且與他們立了七年的約。那時人們看他為世界真正偉大的臨凡的人。正當這個時候，那兩位見證人出現，並且應驗了撒



迦利亞四章兩棵橄欖樹和兩座燈台的表象。上帝藉着他們傾出他的大能和燈盞裏的靈油而在這些危險的時候發出亮如燈塔的光。那兩個見證人要警告人民反抗敵基督者。他們的見證必作啓示錄和其他豫言書。這是在第三禍哉或第七號筒的時候，上帝傾出他的忿怒未到以前之最後的警告。那七碗是末後的災禍，將要倒在依附敵基督者之人的身上。

十三 第十三條光與豫言的標號

從啓示錄十一章十五節起，即着手描寫第三樣的災禍，或第七號筒。本章的末一節是下一章的很簡畧的綱領，即將下一章詳細所提到的一些主要大事以扼要的話包括之。這是一個莊重而令人感覺威嚴的小引。我們應該記得十章七節的話說：「但在第七位天使吹號發聲的時候，上帝的奧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傳給他僕人衆先知的佳音。」第七位天使吹號的時候，隨着在天上有大聲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請再讀以下數節！這幾節談到審判死人的時候到了，意思不是論到初次吹號的時候白



色寶座前所布的幕景，因為這是一個總綱領，乃是說明要按着正確的次序必發現的一切事，就如在下文所記載的。這上下文多說明活人的審判。所說審判的死人，不是屬於頭一次復活的那些死人。

十一章末一節是敘述約翰怎樣看見了天上的聖殿和約櫃。在天上有一個聖殿和禮拜的事宜。猶太人的約櫃失落了，或者永遠找不到，但製造該約櫃的模型在天上看見了。約翰一看見了天上的異象，地上的人民隨即就看見和聽見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在第七號筒的記事裏有幾樁插入的事，但這一切都是屬於第七次吹號裏。那七碗是第七號筒或第三災禍的大綱，或說用別的比喻——七碗來繼續這故事的線索。請不要忘了那七印，從第六和第七印發出了七號，第七號又包括七碗。所以第七印是始終繼續着，因為第七印包括七號，第七號又包括七碗。

第十二章包含另幾個異象，或插入的事，在這故事裏發光，或充實這故事。其中兩個異



象約翰看見發現在天上。這兩個異象必得解釋作比喻，但所代替的卻是實體。那婦人特別是有形教會的一部分，即在帕勒斯丁所成就而存在的教會，尤其是猶太基督教會。我們千萬也別忘記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記的十四萬四千人，並且按羅馬人書十一章「所留的餘數」是甚麼意思。住帕勒斯丁的異邦基督徒與猶太基督徒在那些患難的日子，因信基督就成爲亞伯拉罕的子孫而聯合起來。但有形的教會在那時必與如今一樣，是一個假基督徒與真基督徒混合的教會。有些經學家主張在啓示錄十二章所描寫的時代，地上沒有教會，其實若仔細讀啓示錄，就能證明在那個時候有幾個地方仍有那所謂外表的教會。在復活的羅馬帝國或獸的帝國以外，和在基督教國外佈道的區域以內，仍然組織的有殘缺不全的有形教會。請再注意我們現在研究的十二章裏所談到的是甚麼事。請讀十四節，婦人飛到曠野，在那裏被養活一載二載半載。注意十七節：「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上帝誡命，爲耶穌作見證的。」這可以證明在那個時候還有真正跟從耶穌的人。



在比喻的文字上說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喚。那婦人或教會，無論是帕勒斯丁的，或別處的，也無論是猶太基督教，或異邦基督教，都可以說在世界上是發光的，她的兒女身披着「義的日頭」。在她的地位上她是得勝者，要「腳踏月亮」。將月亮踐踏在脚下，這是表明勝過黑暗的國的意思。日頭是光明的國，月亮是黑暗的國，因為月亮自身沒有光。十二星的冠冕，這數目無論是出於以色列十二支派，或耶穌的十二使徒，都是指着教會的牧師，在他們的教訓上有尊貴的祭司職的意思。關於這個，一章二十節是真正同類的經文，教會的使者或牧師都可以稱為星。

婦人或教會是從患難中生出來的。她的工作是作生產上帝兒女或傳詞的工具。但在這一章却不是指着這個功用，乃是論到另一種傳詞，名為從死裏復活，就是所說的重生。請比較馬太十九章二十八節。從死裏復活意思就是生入榮耀的國。上帝的兒女，都是復活的兒女。龍或撒但用盡了心機為要攔阻人們重生，在末日牠還打算攔阻人從死裏復活。



第三節所描寫的是另一個異象：約翰看見一條大紅龍，有七頭十角，七頭上戴着七個冠冕。七頭就是世上的七個國度，從埃及互相代興，以十角或十國聯盟而完畢，在這十國聯盟之中那獸仗着龍或撒但的勢力而坐十國聯盟的第一把交椅。龍用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這些星辰都是墮落的天使。論到天使同他們的首領摔在地上的數目，我們無須去研究，無非是衆天使的三分之一，或約計的數目。

第五節說到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在希拉文「孩子」二字用的是阴性，那麼，這個孩子可以說是男，也可以說是女。若光是指着基督，就必用阳性。所以這個男孩不是基督，而也不是耶穌的母親童貞女馬利亞。再者，教會不是基督的母親。因為教會既然被稱為基督的身體，真教會既然又被稱為基督的新婦，那麼，教會就不能為基督的母親，這是很明顯的理。有些解釋家相信基督是那男孩，所根據的無非是以下的理由：基督被生的時候撒但曾尋找殺害他；基督升天的時候被提到了上帝的寶座那裏；先知說，他將來要用鐵杖管轄萬國的。



但我們必得注意，基督降生以後並沒有立刻就被提到上帝的寶座那裏，他到如今還沒有用鐵杖管轄萬國，因為這個管轄萬國的事是屬於將來的審判時代。這「男孩」的降生在第二次降臨以前不是達到成全之地步。豫言的眼光不是前望，不是回顧。啓示錄是一部先知書，寫於頭一世紀的末葉。所以它所論的不是頭次降臨的事，乃是第二次降臨的事，所以「男孩」的降生不能說是基督降生在伯利恆的事，乃是指着將來另一種的降生。啓示錄是預言的極點，在初次降臨和後來的事中有個歷史的背景，但十二章的應驗乃屬於將來的事。去用類同的事來解釋某經文必須求合乎其真正意義。按照豫言說，基督要用鐵杖管轄萬國，但那「男孩」要與他一同攝政去管轄萬國。基督寫的一封信說：「但你所有的，總要持守，直等到我來。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服列國。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的權柄一樣。」那麼，誰是那男孩呢？就嚴格的意義說，十二章是指着猶太基督教會，或聖徒。這些人的顯現，或者是藉着復活，若是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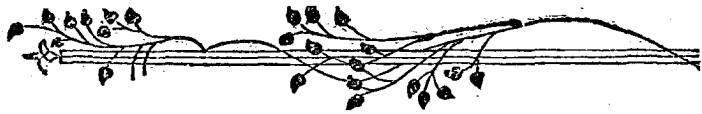
或者是藉着改變，這就是在他们居住之地他们被生为属天的生活，和被提到天上的主那裏，而进入榮耀的國裏。在那裏他們要與基督一同管轄萬國。這一章若是特別指着帕勒斯丁的猶太基督教，那麼，一切外邦真基督徒也必有同樣的經歷。因為在第七章載有從一切邦國中有許多人被接到天上的事，我們讀哥羅西三章四節：「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那婦人若是代表有形的教會，無論是在帕勒斯丁的，或別國的，那無形教會，或真教會在第二次降臨的復活和改變的時候必要顯現出來。按第七章的記載，那受了印記的十四萬四千人一直到第七號筒時依然在地上，但在十四章我們就要看見他們被提了。所以他們分明是屬於那「孩子」，無論是男或女。

第六節告訴我們說，婦人逃到曠野，或者就是對着西乃山的曠野。她得了一個超然的幫助而去到為她所預備的地方。那婦人或帕勒斯丁的有形教會，也是在曠野為上帝所保治所養育，正如從埃及及逃出來以後一樣。在曠野寄居的這個時期只限於一千二百六十天，或三年



半。這逃到曠野和被養活的事也應該借馬太二十四章十五至二十二節的光來研究。這幾節是警告住在猶太的門徒的話，當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的時候，勸告他們要逃到山上。警告門徒的這些話，也是因為他們將要看見耶路撒冷被仇敵踐踏，就是在主後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滅的時候。那時門徒逃到別拉。請比較路加二十一章二十至二十四節。在路加所論到的原是在末日將要所發現的事的預表。

當二次降臨的時代，與帕勒斯丁的這些事情有連帶關係的，就是在天上的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和牠的使者兩下廝殺。雖然在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撒但和他的使者間常有戰爭，但在這裏所提到的却是屬於將來的。然而時候一到，撒但就要從天上被驅逐，而被摔在地上。現在的空中是惡靈潛伏的地方，而且撒但是稱爲空中掌權者的王。保羅說，我們作基督徒的不光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也是與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爭戰。請比較以弗所二章二節，六章十一又十二節。在天上爭戰之目的無非是因為龍打算攔阻死人的復活與活着的聖



徒的改變，這兩等人被接的事。龍或撒但在那個時候很曉得他的權柄能力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所以他要集中他一切反抗的能力。甚至控告基督徒不配被尊為復活和改變的兒女。但他反抗儘管反抗，控告儘管控告，與基督徒絲毫不能發生甚麼影響。也請比較但以理十二章一節。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在空中的爭戰得勝了。於是在天上有大聲說：『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了：因為那在上帝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

十三節告訴我們，龍被摔在地上以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出奇兵以攻婦人的身後，但他的計劃失敗了。正如埃及的軍隊發瘋似的追趕古以色列人，而結果呢？卻是都淹斃在紅海裏了，紅龍的隊伍被地張開巨大如怪物的口吞喫了。以後龍就去逼迫婦人其餘的兒女，實行牠反抗基督最大的計劃，就是叫敵基督者以人的樣子出現，喂！就是那兩個獸啊。撒但原來是個靈，為要完成他的計劃，於是就不能不借用人。那獸明明是個偉人，他為達到



他的目的起見就與許多人堅立盟約（參但九章二十七節），這人在但以理書裏叫做小角。在啓示錄十一和十二章的事成就的時候，那小角或但以理書中的第十一角就不再無關輕重了，因為他已經成了十國聯盟的首領，首先勝過了那三角，或說作三國的王。他恢復古羅馬帝國的計劃成功了，就破壞與猶太人立的盟約。他既然被舉爲十國聯盟的盟主，和被推爲羅馬武力統一世界的帝王，按啓示錄十七章十二節於是那聯盟的十王便成了真正的王，這就是在那第十一角成爲古羅馬復興帝國的帝王的時候，這第十一角即在十三章所稱呼的那獸。這個時候分明是那人被撒但所附所借用的時候，而且他是被稱爲那獸。約翰既看見了頭一個獸，如今又看見了第二個獸，牠興起來爲要幫助頭一個獸。在這事以前牠們的關係從那裏發生，在十一二章並沒有提到。這樣看來，敵基督者雖然特別只稱爲一個，卻不是祇一個。約翰在他的一書二章十八節寫着說：「小子們哪！如今是末世了。你們曾聽見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因此我們知道如今是末世了。」請比較二十二節：「不認



父與子的，這就是那敵基督的。『末世』二字是一個時期，一個很長的時期，正如保羅寫與提摩太的信，說末後的時候和末後的日子同一樣意思。希伯來書的作者在一章二節論到這些日子的末了說，那時上帝藉着他兒子饒諭我們，其實，在全部新約中都是這樣說。

若是有許多敵基督的，那麼，就有一個要作這樣的敵基督的，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這個敵基督的也不認父與子。詳細的說，就是不信神的三位一體，不信基督有神性，不信基督代替的贖罪。約翰在他的啓示錄提到兩個獸，但其中有一個必作這個敵基督的。

在第七號筒的事上所插入的：第一，就是十二章的兩個大標號，老實的說，就是婦人與龍；第二，是十三章所描寫的兩個獸。

這兩個獸在他們被名爲獸以前就有了。論到頭一個獸，但以理將牠的發達和歷史述的很詳細。他與許多人堅立七年的盟約的時候，他還沒有發達到這個獸的地步。到他末後顯現的時候，他必長成。但當撒但被摔到地上的時候，他便成爲那獸，而且設計附着這人，實行他



的計劃。他們兩個都稱爲獸，是因爲他們醜陋的面貌，和可憎的邪惡。頭一個獸從海裏上來，海即列國，但實在的背景却是地中海。約翰在異象中看見一個巨大的獸從這海裏上來。先長出十角，後長出七頭，再後是牠的全身。這大獸的形狀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獅子的口。七頭中有一個好像被打受了死傷，那死傷却醫好了。那巨大的獸是表明一種統治世界的國度，也是表明這個國度的權柄達到了極點。怎樣可以看出他有統一世界的權柄，就是在大聯盟中他作了那專制的帝王。那十角先顯現出來，因爲到事成就的時候那作聯盟國皇帝的那獸和聯盟國的十王要同時顯現出來。獸的形狀好像豹，我們一研究但以理所解釋的四個帝國，就很容易看出牠像豹的理由。豹子就是希拉馬其頓帝國，那獸或政治上之敵基督的從一個小角之地步而升到如今所有權柄之地位，就是希拉馬其頓帝國必以她的諸省中之一省作其集中權力的司令部。那歷史的背景還有熊，就是以前的瑪代波斯國；又有獅子，乃以前的巴比倫國。那七個頭是埃及，亞述，巴比倫，瑪代波斯，希拉馬其頓，羅馬，法蘭西或日耳



曼·那受了傷的頭是老羅馬帝國，醫治好了，意思是羅馬帝國將要復興。這事發生的時候，全世界的人都要希奇驚訝不止。因此而引起一個拜邪魔的時代，就如第四節所言，也拜人。請讀這一節：『又拜那龍，因為他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牠交戰呢？』基督在世上的時候，撒但帶他到高山上，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基督踢開了撒但的貢獻。但在末日撒但要找接受他貢獻的那人。在第六節更說，那獸要褻瀆上帝，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他雖能逼迫在地上的基督徒，並在帕勒斯丁的猶太人，以及住在他帝國裏的猶太人，卻不能逼迫那些已經被接而在天上與主相會的聖徒，僅只能謗瀆他們。龍又激動那獸使許多人經過大患難，並且殺了那兩個見證人，但他們卻在耶路撒冷從死裏復活了，而且被提到天上，這椿事弄得全世界的人知道了。獸吃的這個虧和兩個見證人有形的被接是駁倒牠誇大的一個明證。我們從第五節知道牠爲獸的權柄只有四十二個月。他大概沒讀過啓示錄，所以他或者



不知道他傾覆的日子近了。但按十二章十二節說，撒但大大生氣，因為牠知道牠自己的時候不多了。因此他要驅逐獸去行牠極端反對上帝國的事。所以在他獸行的四十二月內，要不住的有種種的大患難。但大患難的後半是那些附依獸的人要經過的。那七碗是倒在獸們掌權的時候。我們要記得當這些災難的時候，凡隨從基督的人必蒙護庇，如埃及大災難的時候以色列族受保佑一樣。屬於第七號筒或第三災禍之雅各家的困苦要加重，特別是在帕勒斯。

丁·當第三災禍的時候。撒但和他的黨羽要顯明牠們為惡的最大能力。我們知道撒但和他的黨羽，就是包含：撒但——惡者的父；頭一個獸——政治上的敵基督者；第二個獸——宗教上的敵基督者或假先知。牠們無論怎樣在世界的各方面總有些權柄，並且要受全體或個人的敬拜，就是那『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之羔羊生命冊上的人』。若仔細的注意這句話，以下的警告便是寫與我們：『凡有耳的，就應當聽。』按十節那時的情形更要十分嚴重可怕，有些人在絕望中要用刀反對獸官；但這是徒然，沒有人能逃過他們，都要被殺；若是有人試



圖逃脫，就要被捉，以非刑苛法處治以死。那些聖徒們要受苦到極點。該節末了有這麼一句話：「聖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那頭一個獸受了第二個獸的幫助，這第二個獸就是十一至十七節所描寫的那個獸。有些人主張詩篇十篇十八節，就是指着這第二個獸。按這一節可以說這獸是從帕勒斯了地來的，而且是猶太人的後裔。有些人主張這獸是從地獄裏出來的，也是受龍的激動。但最明顯的意思只是約翰看見頭一個獸從海裏上來，第二個獸從地中上來。若是頭一個獸是從列國裏出來，那麼，第二個獸便是由復興的羅馬帝國裏興起。但在比喻的話上不必然一字一句都含有甚麼意思。頭一個獸有十個角，有二個獸却只有兩角如羊羔。這樣說來，牠的角並不是表示國度，牠的形狀很像羊羔，但說話卻好像龍。牠是稱為假先知，用牠惡魔能力的權柄催眠那獸帝國的人民，舉凡帝國裏的新聞阿！電報阿！電話阿！短波無線電阿！分明都受牠的節制，間接的影響和指導全世界。他要表現獸政政治方面的宗教，却不是那老宗教。那老宗教要



全然被廢去無用，看爲腐敗的東西；但獸的宗教要告成，發達爲近世主義。牠的角就是自然主義和惡魔的超然主義，求屬世主義的假科學和招魂術，拜獸和龍。十二節說，那第二個獸「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所有的權柄，意思就是說，施行頭一個獸的善意和頭一個獸所稱許的，猶如首相和副座。那第二個獸實行頭一個獸和龍的意志，他強迫那獸帝國的居民去拜獸，這獸已經恢復了羅馬帝國。第二個獸或假先知能行奇事，例如叫火從天降下。他們人們集資給頭一個獸作像。像一作成了，就立在聖地，因他惡魔的能力叫那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強迫人人去拜那獸像。請比較但以理三章和尼布甲尼撒立的金像。這大概是鑄些小像和圖像分散給人民，強迫人去頂禮膜拜。按十六節，凡依附獸的都要受個印記，或是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只有那些受印記的人能作買賣。按十七節，那印記是印着獸的名字或獸名的數目。那獸要作世界上最大的商業專賣家。這一個世代熟知符號或暗號，所以他們很容易用敵基督做暗號，因爲他們不用所定的暗號，就不能買生活上必需之物，且以死恫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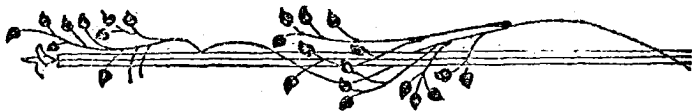
他們。但凡活到那些恐怖的日子的人應該讀啟示錄十四章九至十一節。那些凡有敵基督之暗號的，沒有一個得逃脫上帝的忿怒。十三章末一節只指着敵基督者暗號的數目，這把鑰匙在開奧秘的時候才能用，那時敵基督者或那獸已經顯明：『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計算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日是六百六十六。』有許多人亂猜這數目。希伯來文，希拉文或拉丁文中有許多名字和字母聯合起來可以作這六百六十六的數目，所以在那獸未出現以前不能加給那獸這個名字。在我們的希拉文新約裏有三個希拉字母可以叫作這名字的數目。這些字母能以計算六百六十六的數目。有許多人推算 *Incinos* 可以作他的名字，但這不能解決這難題。又有許多人主張，這意思可以說是他要作一個羅馬人或意大利人，但縱然是這樣，那實在的名字在他未出顯以前還是不能知道。那麼，當一切的兆頭指明他的時候，他名字六百六十六的數目，無論是在希拉或拉丁，並為他的鷹羽一個記號，就要證實他是那獸，或政治上之敵基督者。按十八節，聰明人的智慧，就是在於他能計算那獸名



字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那數目是六百六十六。所以沒有解釋家能豫言這名字是指着甚麼。當他與那數目並別樣的記號顯明的時候，即用他的名字和這名字的數目，或者為附依他的之暗號的時候，那聰明人必能够知道。

十四章也是插入的一樁事；前一部分是比較兩個敵基督者之黑暗和暴怒的日子，這兩個敵基督者就是政治上的和假宗教上的兩個反對基督的。我們是被提到天上的境界，並且聽見天使宣慰的消息。後一部分是包含豫言的事情，例如巴比倫的傾覆和審判的景況。我們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又看見十四萬四千被贖了的人在他們的額上有父和子的名字。

錫安山必是一座屬於天上的山。因為地上耶路撒冷城裏的一座山不能容下四活物和衆長老，並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他們是在寶座前唱歌，他們唱歌的聲音異常雄壯妙曼，好像彈琴者所彈的琴聲。論到他們的品格，他們潔淨如貞女。他們是與七章所載的為一類的人，是從以色列支派中受了印記的。那些受了印記的人是屬於兩性的。他們的真潔並不



是屬於肉體，乃是屬於靈性和道德。在這裏所描寫的性質分明是在世界的景況以外，他們唱了一個新歌，這新歌只有以色列初熟的果子能唱。末日將近，外邦人的時候滿足了，以色列人的救贖就要開始。請比較羅馬十一章，特別是二十五和二十六節。『初熟的果子』這個名詞也用在論到外邦基督徒上。比較羅馬八章二十三節，林前十五章二十至二十二節。雅各一章十八節。

約翰看見十四萬四千人以後，就聽見天使說，以色列初熟的果子從地上遷移到天上的錫安山，正如衆長老和四活物表現爲初熟的果子的改變一樣。第一是發見於六七兩節。約翰看見一個天使飛在天上或空中。這位天使有個信息要帶給地上各國的人。至於如何交付這個消息卻沒有提到。只說，這個消息是用大聲報告。此乃宣布在審判來到的時候，已經發現了甚麼事，和將要發現甚麼事。以天使的力量交付這消息，是證明普通的傳道的職務沒有用。當這獸掌權的時候，就是一個恐怖的日子，教會的禮拜無論怎樣總要受影響。在審判的時



代上帝要用非常的方法喚起人的注意，和警戒他們那久所遲延的審判已經開始了。在那些日子上帝要再用天使，像古時一樣，行出許多神蹟奇事。那天使要在反基督教的時代提醒世人，知道在這裏有一位上帝。天使報的消息對於敬畏上帝的人是一種安慰，而對於不信的人卻是一個警戒。請讀第七節嚴重的消息。

以下是第二個消息：「巴比倫大城傾倒了！」這是預先報告快要成就的事。巴比倫及其傾倒的事完全寫在十七八兩章裏。有些人主張老巴比倫城將來還要建立，而又被毀滅，確言那舊巴比倫城並沒有完全被毀滅，就如以賽亞十三章十九至二十二節所豫言的，其實那個老城已經不見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關於這一點在豫言上沒有不被應驗的。縱然說要有一個新城建立，那也應驗不了啓示錄十八章二十四節的話：「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這可以證明啓示錄中所用的「巴比倫」三個字是比喻的意思，是叫我們再注意到另一個城。



第三個天使的消息是在第九節開始，宣佈刑罰臨在那些拜獸的或獸像的和用他印記的人身上：他們要喝上帝大怒的酒，並且要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在獸的日子，或復興了的羅馬帝國之帝王時代，大敵基督者所定的符號，標號，口號，那以世俗爲心的人，很容易去使用，因爲他們或者熟知這些符號，標號，口號，但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若是他們不拜那獸，或政治上的大敵基督者，和假先知，或者就被置之於死地。

帕勒斯丁的猶太人必受迷惑，因爲那獸先向他們表示友誼，繼又與他們立約，因此就引起他們希望他作他們的彌賽亞，亞刺伯人也要信他是他們所豫言的救贖主。亞刺伯人和猶太人或者爲他們的盼望相同的緣故，就暫時聯合起來。猶太人如何再得着他們的故鄉，這雖是不容易知道，但主的應許到了時候都必要成就。

當最後反基督教的時代，聖徒們的信心必要經過試煉，他們的忍耐也要顯明。十二節所注意的就是這事，而十三節所給他們宣佈的，就是在大患難的時候，和末局未到以前，那作



真信徒而死的人有福了。這一節是真正關於從今生離世之上帝的兒女。但這一節以「從此以後」四個字而劃了一個界線，因為這受苦是在兩個職執政的年代。

十四節所記述的是一片白雲，雲上坐着一人好像「人子，頭上戴着金冠冕，手裏拿着快鐮刀。」以後另有一位天使從天上聖殿裏出來，向坐在雲上的大聲喊叫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地上成熟的莊稼。若是坐在雲上的那一位是主，那被造的天使就不能吩咐上帝的兒子。所以這不是從父而來的一個使命，就如以前明明所發的使命，乃是向大收割者的一個迫切的禱告，使他指揮鐮刀去收割。請我們讀十六節之驚人的話：「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有些人主張末日的收割是聚集那個時候在地上的上帝的兒女團結一家。另有人主張這收割是聚集猶太人，就如那十四萬四千初熟的果子，蒙召的以色列人。但我們要注意原文只是說到被收成了。底確是這樣，在福音收割的時候，將屬於福音的人就是上帝的兒女都要招集攏來，正如馬太十三章三十節：「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捆着



捆，留着燒，惟有麥子要收在倉裏。」請比較路加三章十七節，在啟示錄十四章十五節並沒有將收割的事詳細說明。若要明白這一節，必須拿約珥三章十三節來解釋：「開鑿罷！因為莊稼熟了。踐踏罷！因為酒醱滿了。酒池盈溢，他們的罪惡甚大。」這樣看來，也有一個審判的收割。在這裏所描寫的審判是在二次降臨的時候審判活人的一部分。請讀約珥三章十一至十五節；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節。「快鑿刀」二字也是指明審判的一種動作。地上的莊稼，包含全世界活着的人那時成熟了，但那收割和其結果沒有完全解明，莊稼雖然普及全地，但收割的範圍却只限於近東和帕勒斯丁。十七節的另一位天使與十四節的天使是一位主。地上葡萄樹的果實，就是敵基督者，並他的軍旅和依附他的，這些果實要丟在上帝忿怒的大酒醱中。這酒醱就是哈米吉多頓戰地，但那大軍要從米吉多伸展到波斯拉，也圍繞耶路撒冷，遠有六百里。試想人和牲畜的血要如河一般長有六百里，看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思想啊！請讀以賽亞六十三章一至四節。有人錯解了這幾節，說是指着基督在客西馬尼和格羅



利的受苦，但這豫言並沒有論到代替贖罪的事，這是當二次降臨的時候，最後實行救贖的一種景況。這必在剛所提到的戰地從事。這是個報應的日子，那時我們的救贖主必將他的仇敵踐踏在他施行審判的忿怒中。這次爭戰一勝了，上帝兒女們的救贖之年就近了。我們一研究在帕勒斯丁這次爭戰的結果，便很容易明白那頭一位天使開始所報告的論到實行救贖結果的永遠福音。

活人所受的審判，就是所說的收割和酒醉，並不是在未倒忿怒的碗以前從事。這是描寫以下十六，十八和十九章審判的預示或小引。

十四 第十四條光芒與豫言的標號

第七號的分類明明可以看出是七碗，或七個忿怒的碗。

按十一章當第七號筒響的時候，衆長老呼叫說：「你的忿怒臨到了」（十八節）。十五章一節又說：「我又看見在天上異象，大而希奇，就是七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上帝的



忿怒在這七災之中發盡了。」

以下便是一幕美景，彷彿玻璃海，其中有火攪雜，和那些勝了獸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他們拿着琴唱摩西和羔羊的歌。請比較出埃及十五章一至十一節，啓示錄十四章。以後約翰又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並且四活物中有一個把盛滿了上帝忿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十六章一節告訴我們說，天上有聲音吩咐七位天使把盛忿怒的七碗倒在地上。這些碗是倒在依附那獸的人身上。這些災禍是實在的，正如降給埃及及人的災禍的實在一樣。當頭一個碗倒在地上的時候，凡帶有那獸印記的人就為惡瘡所擊打，而且劇烈的疼痛。這是實在覺得疼痛，正如埃及及人在災禍中所感受的一樣。請比較出埃及九章九節，申命記二十八章二十七和三十五節（埃及人起泡的瘡）。這災禍在敵基督者的時候必應驗。當第二位天使把他的碗倒在海裏的時候，海就變成血，好像死人的血。這個災難也是實在的，不是比喻，凡依附基督的，無論是猶太人，亞拉伯人，或別國的人都要受這災難。在那獸或敵基督者之



帝國裏的海，特別要變成這樣的血海。海裏的魚並各樣的活物都要因此死去，舟子遊客也要感受其痛苦。這水好像死人的血，意思是如同死人的血的污濁和凝結起來一樣，第三位天使要把他的碗倒在江河並衆水的泉源上，水就都要變成血。那位天使說，這正是給那些依附那獸的人喝的血，因為他們會流了聖徒和先知的血。約翰說：『我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上帝全能者阿！你的判斷義哉，誠哉。』祭壇中的聲音，乃是人的聽音。第四位天使是把他的碗倒在日頭上，叫日頭用火烤人。但爲火所烤的人不單不悔改，反倒褻瀆上帝。第五位天使要把他的碗倒在那獸的座位上。這位天使一倒他的碗，那獸的國就變成黑暗的國了。我們要曉得這黑暗是實在的黑暗，正如埃及國以前的黑暗一樣。約珥在他的先知書二章三十一節論到這黑暗說到：『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日頭要變爲黑暗，月亮要變爲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世界完全變爲黑暗，好像幽暗的地窖，沒有合用的光，那一定是可怕的。在第五碗的那些日子，反基督教的國在地上必像地



獄一樣。人們必因所受的疼痛而咬自己的舌頭。在這裏祇提到黑暗的災降在獸的座位上，却没有暗示獸的座位是指着甚麼地方。但那獸既然是老羅馬帝國復活的帝王，那麼，獸的座位必是羅馬或堪斯坦丁堡無疑了。這第二個獸或假先知要變本加厲的在帕勒斯丁做工夫，特別是在那七年之中的後三年半的時候。那頭一個獸在帕勒斯丁無論怎樣也必是這樣。但在基督榮耀降臨的時候那兩個獸就要失敗，並且受刑罰，就如十九章裏所說的。

當倒第六忿怒的碗的時候，就開始哈米吉多頓大戰的準備。因倒第六碗，伯拉大河就枯乾了，爲要叫遠東衆王利於行軍，參加哈米吉多和耶路撒冷附近最大的戰爭。在這個時候全世界必有空前絕後的騷動和擾亂。世界的軍隊差不多都是急如星火的前往所謂近東的地方調動。這樣的集合，按十三，十四和十六節所說，都是受了惡靈的應響。在異像上說，約翰看見他們從龍口獸口並假先知的口中出來，好像青蛙，卻是邪鬼，行出迷人的奇事，以激動衆王集合在哈米吉多頓戰地。請比較列王上二十二章十九至三十八節，亞哈和他的先知的故事。



參考賽亞十一章十五節，伯拉河分明就是現在的幼法拉的河。伯拉河的乾涸不僅是便於日
出之地的衆王，容易行軍，就如中國和日本，而也是叫住在伯拉河外的以色列十支派的許多
人容易回去。論到衆軍隊的集合，請也讀撒迦利亞十四章二節圍攻耶路撒冷的事，又可以讀
以西結二十八和二十九章。

當世界的衆王被激動往帕勒斯丁發兵的時候，約翰聽見一個聲音說（請讀啓十六章十五
節）：「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儆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見他羞恥的有福了。」有些
批評家主張這一節不是原來的經文，其實批評家錯了，這是從耶穌親口所說的警告，講他爲
得勝的主必在想不到的時候帶着榮耀的來到，但那反基督教的爲地獄的靈灌醉了，必忽然
被勝過受刑罰。耶穌的降臨對於他們就像賊一樣，但那時活着的聖徒，並因此而沒拜過那獸
的有福了。我們必須記得七災的記錄展開時所插入的那個異象，並聖徒怎樣都站在玻璃海上
唱摩西和羔羊的歌。也請記得在十四章十五至二十節是用一個先知的眼光描寫活人受審判，



在那裏提到的收割和酒醉是在以後舉行的，就如在十九章裏所敘述的。

第七碗是倒在空中，倒了第七碗上帝的忿怒就盡了，所以這個標號是成就的事，因為聽見有聽音從殿中的寶坐上說：『成了。』就客觀的意義說，基督已經成就了神人復和的功績，他在十字架上曾說『成了。』到他完成實行救贖事功的時候，他要再說『成了』同樣的話。這詳細的事情是描寫在以下的幾章裏。當倒第七碗的時候，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請讀以賽亞二章十九至二十一節；哈該二章六節。那大城要裂為三段，那大城就是耶路撒冷，稱牠為大城，不是因為牠的面積大，乃是因為牠有長遠的歷史。就一方面可以說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的城，其中有猶太教，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的。其次只有羅馬是重要的城。這城稱為大巴比倫，『上帝也想起牠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牠。』還有，列國的大城都要倒塌。當這個可怕的地震的時候，各海島都要從自己本位挪開，衆山也必都要不見了。再加以從天上降下來的大雹子，情形就更嚴重。



了，這氈子每個重有一他連得。猶太人的他連得是用以秤銀子的重量的，每他連得約百十五磅；合華秤九十斤。我們若知道這氈子的重量，便能曉得被擊打的人是怎樣的情形了，真是疼痛難當。但附依那獸的人不單不悔改，反倒褻瀆主上帝。

第七段 最後豫言的一幕

一 大淫婦和那獸並大巴比倫

十七章是插入的一樁重要的事，把完成啓示錄中之偉大故事的線索的某種事實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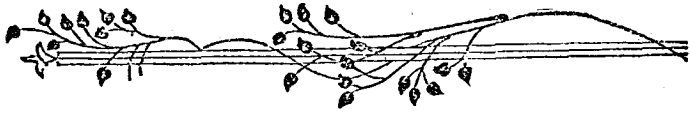
在這一章裏的婦人與十二章裏的婦人是對照的。這個婦人也是位母親，却是地上淫婦和可憎之物的母親。她是個大淫婦。頭一節講到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怎樣對約翰說：「你到我這裏來；我將坐在衆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在十五節那位天使又說，衆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國多方。按比喻的意思說，地上的衆王都會與這婦人行了淫。約翰在異象中被帶到曠野，看見那大淫婦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徧體有褻瀆的名號。那女人



穿着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爲裝飾。這大淫婦是象徵假宗教，尤其是假教會，就在那獸的時代出現的教會。在那獸的時代有大勢力的假宗教，我們可以說有猶太教，回教和天主教。受近世主義的影響而背叛教會的那些人，也可以列在這假宗教中，也必須把他們列在假宗教中。因爲假宗教和近世主義的無宗教信仰，那麼，他們就能够一變而爲反基督教的。那獸和假先知或那兩個末後之敵基督的帶着近世可憎之物的羽翼，飛黃騰達，赤焰萬丈。按第三節，那獸或政治上的敵基督者雖然不信教，起初幫助那淫婦，但到後來他卻一變他的面目而恨惡那大淫婦。那政治上的敵基督者在初掌大權的當兒，必與猶太教，回教和天主教很友善。按但以理的豫言所說：以後他又與許多有勢力的猶太人立約，他若沒有得住土耳其人和回教徒的輔助，他就不能用這樣的一個打算而促進猶太人的野心，就如這約中所包含的。除非藉着一些計劃而滿足猶太人和亞拉伯人的欲望，在帕勒斯丁的東方政治問題必不能解決。基督的二次降臨一近了，上帝必催促一切的事和豫言迅速的成就。若是許可



大淫婦不光是指着異邦的羅馬或天主教的羅馬，乃是包含的更多，就如以上所提到的，那麼，就更可以說，羅馬所站的地位符合於十七章六節：「我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爲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從回教時代以直到今日，耶穌的門徒固然受了回教徒和土耳其人的逼迫，並一切外邦人中各地的逼迫，但我們不能否認羅馬逼迫過聖徒，也不能否認天主教的羅馬逼迫過聖徒。在第六節所提的事，不能說是論到幼發拉的河岸上的新巴比倫大城。當約翰寫啓示錄的時候，祇有異邦的羅馬存留。羅馬逼迫教會的事以直延長到約翰死了以後。接着就有教皇逼迫教會，這些逼迫在復原教諸國裏也屢次發見。在羅馬教會裏有個宗教裁判所，這個宗教裁判所加於新教徒的殘酷的逼迫，我們不應該忘掉。羅馬教或教皇制在其組織上顯出牠應驗了二節上的話：「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淫婦是個標號，表示沾染了異教的敬拜和拜偶像的事。這個大淫婦所代表的雖然很多教門，但更近切於羅馬教或教皇，因爲教皇比別的組織更多利用了政治來擁護羅馬教的利益。牠的政治權無論比那一個宗教



都要大些。羅馬教也很符合於第四節上所說的：「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紅色衣服。」我們若一研究羅馬教的禮制，並教皇，紅主教，主教，神甫等的禮服，以及拜聖徒，活人，死人，偶像和遺物，很可以說羅馬教在萬國之中是宗教上的大淫婦，因為牠堅持只有牠羅馬教是真教會，又因為牠在羅馬城是坐在政府的位置上，羅馬帝國的舊都如今一變而為教皇的宮殿羅馬教的首都了，在那裏教皇坐在他的寶座上表示他有統治現世和靈界的權柄。約翰用他先知的眼光一看見那女人成了大淫婦，就大大希奇，驚訝他本鄉的教會滄海桑田變化的快。但他從前寫書信時會親自論到過敵基督的，他又看見那獸的異象，他也讀過保羅論到大背道反教的事所寫的書信。他如今要看那大淫婦，正如他曾看見那大獸一樣。按第七節所說，天使將那女人和馱着她的那獸的奧秘告訴了他。他說，馱着女人的那獸有七頭十角。有人說，這七頭可以解釋為當時羅馬的七種行政形式，就是國王，上議院議員（二大執政官），總理，法官（十法官），保民官，皇帝，或至少也可以說，當時的羅馬能以作那獸的六頭，若這麼一



看，以上的主張顯然是自相矛盾，因為十節說他們都是王。又在第九節告訴我們說，七頭就是七座山，比喻世界上依次代興的七個強國，正如但以理書裏所論到的世界上四個強國一樣。這些國度雖各有各的特點，却都是集中在一樁事上。在第十節天使說，五座山在約翰的日子已經傾倒了，一座還在，那就是第六座。在約翰的日子存在的只有羅馬帝國，這是有歷史可考不能否認的。那已經傾倒的五座山，或說世界的五個強國，就是埃及，亞述，巴比倫，波斯和希拉。所以第六個頭便是羅馬帝國，國運優久，經過了一個長時期。那第七個頭在約翰的日子必沒有來到，但住在二十世紀的我們有很充足的理由主張第七個頭或說第七個帝國已經過去了，並且繼續了一個短小時期。這或者是近代的日耳曼帝國，或者是法蘭西帝國，日耳曼帝國和法蘭西帝國雖都沒有造成羅馬帝國一般大的領土而作世界的強國，但他們卻都是志在統一世界。拿破倫治下的法蘭西帝國的版圖占有古羅馬帝國的疆域，並且抱有統一世界的野心，久為列國所畏怯。拿破倫志在再造成一個世界的帝國。為要明白他統一世



界的計劃起見，我們就不能不研究他的歷史，他打算造成一個東方的帝國，所以就侵畧近東，吞併埃及，試回想拿破侖在義大利的勝利，並亞門司 (Amiens) 的和會，在那裏把他舉的多麼高阿！他勸誘教皇加冕他爲聖羅馬皇帝，不但如此，還加冕他爲奧古斯都，這事是在巴黎城—王宮舉行的。

按十一節那獸要作那第八位，並且和七位同列。在第八節說，約翰所看見的那獸是先前有，如今沒有，我們必得注意當那獸從無底坑裏上來的時候，約翰在異象裏是被移植到將來。這是論到那敵基督者之工作的第二步驟，那時他被魔鬼所附，一變他的獸體而爲人。那時地上的居民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一看見了那獸就希奇怎麼他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這就是羅馬帝國復活的時代。爲要明白那獸怎麼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我們必得注意那獸一方面是團體的，一方面是個人的。世界列強從埃及以來都不是敬拜真神上帝的。那七個拜偶像的國聯合起來就是那帶有七頭的獸，那十角就是在末了的時候出現



的十王或十國，卽但以理書中所論到的十趾和十角。請記得啓示錄十三章說：那頭一個獸顯現出來，帶有七頭十角。如今他還是那獸，卽但以理書中的頭一個小角。那十角不是在今日就出現來了，乃是在進行的發展中。列強的聯盟激起了歐洲與近東諸國的聯合。我們就是住在這打算政治上聯合的時代，以後在古羅馬帝國的版圖以內必有十個政府更密切的聯合起來。這十個政府在今日雖然不無蛛絲馬跡可尋，但聯合的形式依然還沒有舉行。這十個政府是在現今的混合政府以後，現今的政府是爲專制政體，共和政體，以及國會，內閣等不穩固的掌權者所混合而成。我們所在的時代是古羅馬帝國以後，這古羅馬帝國就是那如今沒有的獸，但他要再來，就是古羅馬帝國以後要復興。當他初次來，就是古羅馬帝國造成的時候，人見那先前有，如今沒有，以後再有的獸，就必大大希奇。當那獸作帝王的時候，十二章十二節所說的十角，他們也就都要作王。在十二節說：「他們同心合意，將自己的權柄能力給那獸。」那時他們完全受了從無底坑上來的龍的影響。從前馱過和幫助那大淫婦的獸，如今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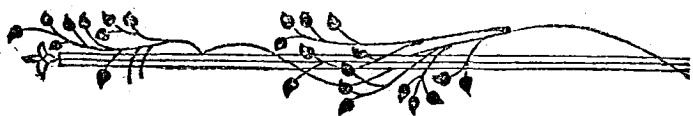


倒恨惡她，那十王也是同樣的恨惡她，紛紛與她離婚打罵她。那獸並那十王必不再容忍那大淫婦的假宗教，而且變本加厲的攻擊一切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他們必與上帝的聖徒們宣戰，無論是異邦基督徒，或猶太基督徒。那獸要特別恨惡一般的猶太人，因為在但以理書中說，他那時破壞了與猶太人立的約。他使猶太人經過所謂雅各的困苦，這困苦在帕勒斯丁必格外的利害。他必褻瀆上帝，尤其是上帝的兒子，上帝的羔羊。那獸或大敵基督的雖是一個無神黨，却立自己為神，叫有勢力之第二個獸把他當作神敬拜。他還要褻瀆那住在天上的聖徒。他好像曉得基督的降臨近了，又好像認識住在高天之上的那些聖徒。按第七章後一部分和十四章前一部分他必知道和聽說那些和基督羔羊同在的人的報告。又按十一章。他原來曉得，或不能不知道那兩位見證人要遭遇甚麼事。又按十九章十九節他受迷惑以至於愚妄如此。他和他的世上軍隊竟敢與主同着他的天使在榮耀裏降臨的時候爭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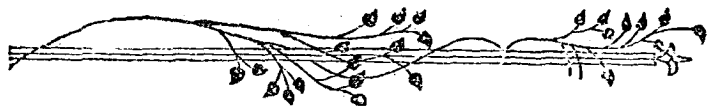
十七章十八節論到那大淫婦突然插入一句話說：「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衆



王的大城。」在聖約翰的日子只有兩個大城，就是羅馬和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於主後七十年已經被毀滅了，所以在約翰寫啟示錄的時候存留的只有羅馬一個大城了。這大城是古羅馬帝國的首都。波利甲的門徒哀利尼烏說，羅馬有一個綽號，就是巴比倫。波利甲是聖約翰的門徒，約翰必將他用巴比倫為羅馬的綽號的所以然告訴波利甲。特士利安說：「巴比倫是羅馬城的一個符號，表示牠的偉大，驕傲，和用火逼迫聖徒的事。」在古羅馬的錢幣和獎章上都帶有一個坐在七架山上的女人的像，並且稱為普世的皇后。聖約翰以後在世界上會開了許多巨大的商埠，但沒有一個和十八章所描寫的情形相合的。那大淫婦有個到處皆家，隨遇而安的特性，別的大城或者是屬於這個惡團體，但除了羅馬，沒有一個大城有這個必然的特性，反對的說，羅馬城缺少十八章所描寫的這個商務的性質，其實羅馬人到處皆家，隨遇而安的性質，以及商務的繁茂，無有不與十八章所描寫的相合，況且在這裏所說的羅馬也包含已往的羅馬呢！我們已經說了，將來在幼法拉的河畔重建個新巴比倫城是椿不可能的事，



縱然能，也必不能有羅馬那樣的誇張說：『我是皇后，並不是寡婦。』十八章二十節：『天哪！衆聖徒衆使徒衆先知阿，你們都要因他歡喜，因爲上帝已經在他身上伸了你們的冤。』這些話不能放在新巴比倫城上。又二十四節：『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這事也與新巴比倫城不合。在啓示錄中所說的巴比倫就是羅馬，若以爲是將來重建的巴比倫，那就與豫言中真道的比論並豫言的意義有衝突了。但但以理所說的世界四個強大的國度，羅馬是那第四，在啓示錄中將牠列爲第六，因爲但以理沒有論到埃及和亞述。按但以理二章，在十個王的時代上帝要建立一個永遠的國，這十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異象上的十趾，這事在但以理二章以下敘述的更詳細。我們一研究國運優久的羅馬帝國，便知啓示錄中詳詳細細講的那獸的第七頭已經過去了，已經成就了，大概可以說，不是二次降臨以前重建的巴比倫。此外，那十個國在今日也有線索可尋，他們的聯盟無論甚麼時候都能從事的。



第十八章是紀載大淫婦受的審判，這一章的內容我們不必多解釋。我勸讀本書的人將這一章熟讀幾遍。所臨到大淫婦的大城裏的審判，是一幕極壯嚴的悲劇。那獸或世界的帝王並附依他的衆王毀滅了那大城，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實行上帝的旨意。那在政治上和屬靈的事上賣淫的最大的羅馬城，到頭來總要受審判。十八章十三節『奴僕人口（人的靈魂）』四字是不容易解釋的；但我們一研究羅馬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在羅馬不僅是把奴僕作商品，隨意買賣，而教皇也用贖罪票，煉獄的方法，給活人死人行彌撒等等假道理賣人的靈魂。

那邪惡的大城所受的審判，活人也在內的。請比較十六章十九節。在活人繼續受審判以前，又插入了一個在天上的異象，就是以下所論的。

二 在天上的哈利路亞與羔羊的婚娶：十九章一至十節。

天上的居民都爲那大淫婦所受的審判歡喜快樂，於是就唱了四個哈利路亞。頭一個哈利路亞是爲唱歌隊或羣衆唱的。這首曼妙的詩文又唱了一次。那二十四長老和四活物唱『阿



們，哈利路亞。」羣衆和着衆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又唱：「哈利路亞，因爲主我們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以後他們宣告說：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郎就是主，羔羊或救贖者。那新婦就是凡與頭次復活有分的那些人，並凡還活着的上帝的真兒女們，這些還活着的人被改變了，與那些從死裏復活的人一同被提在空中高天之上與主相會。那新婦正式的披戴好了，因爲她因信稱義了，並且因此在上帝面前是聖潔的。因爲信心的果子就判定一切信徒都是屬於新婦，得住在高天之上。在比喻上說，她是穿着潔白細麻衣，但一切都是靠着恩典。在這裏並沒有提到在婚筵上擺設的甚麼食物，其實這是沒有關係的，因爲我們知道：「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就够了。天使又加上一句話說「這是上帝真實的話。」約翰就大大的受那個異象的感動，於是俯伏在天使的脚前要拜他。但天使禁止他不可那樣做，從此我們知道天使是和我們一同作僕人的。在十節又告訴我們說，豫言的精意，乃是爲耶穌作見證。一切的豫言無論怎樣，大概都可以說是關於耶穌並他的國。從這個異象上我們



也知道那些被救贖了而住在天上的聖徒，在二次降臨時曉得在地上所進行的事，因為他們都是爲勝過了那大淫婦而讚美上帝。從這個異象上更可以推出以下的事：那頭次復活的聖徒和還活着而被改變的信徒，這兩個團體一同的被提到天上是在羔羊婚娶以前，還有，當主在他的榮耀裏降臨的時候，就如本章次一段所提的，他並不撇下他自己的人，乃是叫他們與他住在一塊兒。

三 列國軍隊的集合與基督的降臨並猶太人的回國：十九章十一至二十一節。

請讀十六章十二至十六節，十九章十九節說：「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們的衆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在十六章論到倒第六碗的時候告訴我們說，邪鬼要施行奇事引動世上的衆王發兵到帕勒斯丁與主爭戰。這些邪鬼原來知道基督要來。那兩個獸也曉得這事。那決定的時候一臨近了，復興的羅馬帝國的大軍受了邪鬼的引動，就被那屬於人的獸或政治上之敵基督者率領着和那十個王往戰地發兵，那戰地希伯來話，叫作哈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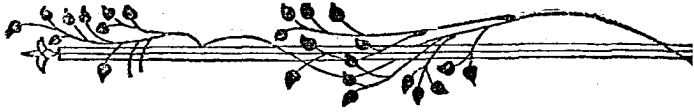


吉多頓·十國聯盟的以外諸國能以爲商業上的壓迫，或其他緣故，不得不去援助那大敵基督的。此外，也不要忘記十六章十二節的話，幼法拉的河枯乾了，爲要使遠東的衆王便於行軍。在北方另有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專爲攻擊基督教和猶太教而設，卻也敵視那復興的羅馬帝國，就是那惹起糾紛多事的帝國。按但以理十一章下一半在這十國的聯盟裏也必有互相傾軋衝突的事生出來。

按以西結三十八和三十九章，歌革並北方的衆王也要來，並且帶着極多的軍兵。在極南之處也好像有一個諸國的聯盟。這歌革並不是啓示錄二十章八節的歌革和瑪各。用這同樣的名字，因爲他們都是從極遠的地方而來，但以西結三十八章的歌革是瑪各的王。他也稱爲羅施（俄羅斯），米設（莫斯科）和士巴（Tybath）的王。歌革的軍隊也來參加戰爭，這歌革就是今日的日耳曼和奧地利亞。另外，波斯，古實和弗人等也都提到了。有些人根據以西結三十八章十四節說，從北方而來的這些侵襲征伐的事，是在救主二次降臨以後的一些時候，



這是我們不能承認的。我們應該明白這一節的後半是指着帕勒斯丁在一個比較太平的日子和藉着錫安派人的運動而遷回猶太說的。因為亞刺伯人的嫉妒，於是就發生了擾亂，居民因此沒得着安然的居所。所以十至十二節所講的，能以說是指着將來的極北的諸王。我們也應該注意十八至二十節所描寫的情形，這情形在耶穌基督榮耀的得勝以後，就如啓示錄十九章所言的，還不能達到。這樣說來，歌革和依附他的衆王侵畧的事，必與米吉多和耶路撒冷地的戰爭有連帶的關係。這從撒迦利亞十四章二節也可以明明的看出來：『因為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請注意『萬國』二字。我們很能够明白哈米吉多頓和耶路撒冷地的爭戰是劇烈的爭戰，必要血流成渠，屍堆如山，如在啓示錄十四章二十節所說的。請比較以賽亞六十三章二至四節。那戰線從米吉多延長到波斯拉，約有六百里。請再比較哈巴谷三章三至十六節。又以賽亞三十四章一至八節。試想人和牲畜的血流如江河，六百里長，這是多麼可怕。約瑟夫說，耶路撒冷毀滅時各家血流成渠，足以消滅該家所起的火。我們可以讀以賽



亞三十四章七和八節：「他們的地喝醉了血，他們的塵土用脂油肥潤，因耶和華有報仇之日，爲錫安之爭辯有報應之年。」在啓示錄十九章十七節說，有一位天使向飛鳥喊叫說都來，聚集赴上帝的大筵席，吃人類和牲畜的肉，又在十五節說：「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在以西結三十八章二十二節論到歌革和他的衆民說：「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罰他；我也將暴雨，大雹，與火，並硫磺降與他和他的軍隊，並他所率領的衆民。」在三十九章十二節提到有許多依附歌革的人被殺，以色列人必用七個月埋葬他們，爲要潔淨全地。請讀以西結三十九章九和十節。在約珥三章十二節寫着說：「萬民都當興起，上到約沙法谷；因爲我必坐在那裏審判四圍的列國。」又在該章一和二節說：「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裏施行審判，因爲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

當米吉多並耶路撒冷地大戰的時候，那敵基督的中了邪鬼狂，以爲他們必勝過基督，那



知以後他們看見天上的門給天上的衆軍開了，從天上下了總攻擊。這原是歷代之最大的顯狂症，但一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必帶着榮耀回來，那時他駕着天上的雲彩，偕着聖徒和天使從高天降下，使凡有眼睛的都可以看見。在猶大十四節記着說：「看哪！主帶着他的千萬聖者降臨。」在撒迦利亞十四章五節寫着說：「耶和華我的上帝必降臨，有一切聖者同來。」那一切聖者乃是上帝的兒女們，因信基督稱義了，又被聖靈成聖了。他們穿着細麻衣服，是證明他們又光明又潔白。在哥羅西三章四節說：「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基督降臨的時候，天使也必與他一同來。在帖後一章七節寫着：「那時主耶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在這裏說，主騎在一匹白馬上，那天上的衆軍也都騎着白馬跟隨他。我們不要以為衆馬的顯現是指着屬靈的事。若是說這是個表象，那麼，這也必是異象上那個樣子顯現的實事的表象。這樣的表象在聖經裏是屢見到的。在這裏所說的也許是天上的馬天上的車。那天軍的總指揮稱為「誠信真實，」他



爭戰是憑着公義。他有一個名字，只有他自己知道。其餘別的名字我們在聖經中能夠曉得。在這裏他又稱爲『上帝之道』。在他大腿的衣服上有名寫着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在十九章十五節說，他用鐵杖管轄列國，並要臨全能上帝烈忿的酒醴。那時天軍要加入與從列國聚集的軍隊作戰，那爭戰是很短促的，又是決勝負的爭戰。十九章末了的兩節是描寫那爭戰的結果。就是那獸，或大敵基督的和假先知一同被捉，活活丟在火湖裏。他們的軍隊不能營救他們，那魔鬼對於他們也無能爲力。『其餘的被騎白馬的口中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喫飽了他們的肉。』主所忿怒的國和世上的有權者都過去了。那石頭已經打碎了尼布甲尼撒夢見的大像。外邦人的制度和敗政並外邦人的時候都到了盡頭。請比較但以理二章和馬太二章四十四節，這事已經應驗了。請再比較以西結三十九章十一又十二節。研究以賽亞三十章三十三節也有相當的價值。那世上的政府必與敵基督教的諸國一同傾覆，到了他們的盡頭，而按但以理二章四十四節：『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國，永不敗壞。』哈米吉多頓並耶路



撒冷的爭戰，必是世界上最後的大戰。另有人打算要再作戰，圍攻蒙愛的城——耶路撒冷，但必要失敗，因為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的軍隊。

主二次的降臨必帶着他的榮耀和顯明他得勝的來到，那時天門一開了，主就騎在白馬上率領着聖徒和天使天軍出發。這些天軍就是頭一次復活的信徒，並還活着而改變被提到空中與主相遇的信徒。在這一次基督帶着榮耀降臨的時候，還有幾樁大事必舉行。那時撒迦利亞十四章四節的豫言要應驗：「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東的橄欖山上。」請比較行傳一章十一節：「加利利人哪，你們爲甚麼站着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馬太二十四章二十七節也必要應驗：「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凡事都必要受基督的審判。這樣說來，審判就不只一次，必有許多幕呢！那審判的日子並不是二十四小時的一個平常日子；他必用鐵杖管轄列國，同時他也必收養他們。論到在審判大日的報應，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節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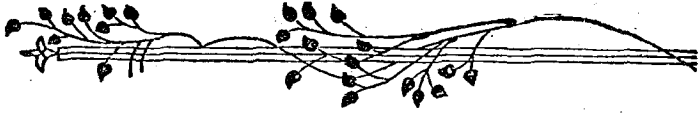


詳，這一方面是描寫審判活人的情形，一方面是說明施行審判的原則。被定罪的不是列國，乃是個人，所以「主必用鐵杖管轄列國，」這「列國」二字必是指着個人。我們若一研究同類的經文並必成就的審判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一切的活人在基督降臨的時候，不是即刻就升到天上或下入地獄。那時列國要從地上消滅。那時豫言仍有許多不能應驗。這也可以證明審判是一時期，不是一天。一切的人都要受審判，審判以後就設立幾個準則。我們也要注意二十章十二節所寫着的審判的內容。死人是照着他們的行為受審判，這是最重要的事。馬太二十五章所說的報應，也是按着行為受賞罰。他們站在他們所屬於的右邊，因為基督分別他們正如牧人分別山羊綿羊一樣。

在這裏我們也可以將猶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復興和回國討論一下。啟示錄十九章並沒有提到此事，但有許多豫言都很看重這事。許多解經家將聖經上所論到的這一回事當作屬靈的事看，說以色列人就是指教會。就某種意見說，凡基督徒都是亞伯拉罕的兒女，並有許多猶



太人和以色列人作了基督徒，拿以色列人比教會這固然沒有不合理，但外邦人與舊約的選民究竟是有分別的，這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請我們不要忘記羅馬十一章。所以在這插入的一樁事中，我們應該注意猶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復興並歸回應許之地的事。許多人主張猶太人和以色列人再不能有返故鄉立國一回事。其實不然，如今由各國遷回帕勒斯丁的猶太人比以前從巴比倫返國的猶太人已經多得多了。關於此事，在聖經裏有幾個地方都應該當作事實看，不可解釋作屬靈的，比喻的，標號的。上帝的話必要成就，我們應該知道這事。正當的去解釋，以這樁事是在二次降臨期間必舉行的。猶太人至今依然保存着一種特殊的人民，他們民族的特性現在仍然存在。這樣看來，聖經上關於猶太人回國的章節不能當作屬靈的事看。就如創世記十五章十八節頭一次提到關於猶太人的事：「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及直到伯拉河之地。」這個應許是必須應驗的。請讀申命記三十至三十二章，又以賽亞十一章十二節和十二節「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餘剩的，」等



等·那利米三十章三節和三十二章三十七節：「看哪，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後我必從那裏將他們招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居住。」再讀以西結三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五節·又阿摩司九章十五節寫着說：「我要將他們栽於土地，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這是耶和華你的上帝說的。」參考撒迦利亞十章十至十四節，使徒行傳十五章十六至十八節·猶太人和以色列人的回國必與列國聚集在哈米吉多頓和約沙法谷一同開始，關於此事請讀約珥三章一和二節：「到那日，我使猶大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裏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在申命記三十章三和四節有話說，主要回來，將耶和華上帝分散在萬民中的以色列人招聚出來·有些讀豫言的人以為猶太人和以色列人怎能够冒亞刺伯人，土耳其人，並其他國人的大不韙而回國呢！我們若是就今日限制猶太人回國的情形看來，這固然是個很不容易的事，但猶太人復



與的時機一到了，主必出來干涉一切，到那時猶太人返國的事就沒有甚麼能攔阻牠了。從前以色列人由埃及出來的時候，應許地的居民雖蠻悍衆多，究竟不能阻擋他們進入那地。那麼，當哈米吉多頓並耶路撒冷爭戰的時候，天軍出來從上頭攻擊列國，痛剿帕勒斯丁——沿着戰線，從米吉多到波斯拉戰地的居民，還能有甚麼人攔阻猶太人不返國呢！到了一定的時候，上帝必照着他的應許將猶太人招聚起來。若是在那個時候帕勒斯丁地仍留下的有十國聯盟的軍隊，或歌革侵入的軍隊，他們必要逃跑。請以約珥二章二十節徵明：「却要使北方的軍隊遠離你們，將他們趕到乾旱荒廢之地，前隊趕入東海，後隊趕入西海……」我們既不要忘記主用天使招聚他的百姓，也不要忘記他偉大的能力。我們一想像到當主回來的時候所發生的許多大事，就可以明明知道那日並不是一個平常的日子。請我們記得以西結三十九章九節說，當那爭戰以後，以色列城的居民必把武器當作柴燒，直燒七年。又十二節說，以色列人必用七個月埋葬死人。



有許多事是屬於那過渡的時代。請讀撒迦利亞十二章九節，又十三章一節。在那些日子，猶太人和以色列人必要悔改而認基督爲他們的彌賽亞。這是彼得在使徒行傳三章十九節所說的時代的起頭。彼得說，在那個時候基督要帶着他的榮耀降臨。在二十一節又說：「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請讀該章的末了，注意萬物復興的「時候」二字。

四 萬物復興的時代與千禧年：二十章一至五節。

按啓示錄十九章基督必帶着他的榮耀回到地上，並作偉大的得勝者。照着約翰在異象裏所看見的，這復興的時代已經開始了。約翰是在異象中被提到這些大事成就的時代。他先看見一個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着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鍊子。那天使捉住那龍或撒但，把他捆綁一千年，扔在無底坑裏，使他不再迷惑列國，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後牠必須暫時被釋放——我們很容易往好一方面想，說永遠不釋放牠豈不是好，但我們要記得上帝是無所不知的，他要藉着撒但的被監禁以證明撒但經過一千年後還是與從前一樣的。這個與世人證明



了以後，撒但和牠的使者才被定罪，永遠關閉在地獄裏，那在無底坑裏的長期監禁生活必改變不了魔鬼和牠的使者的性質。撒但和牠的使者不在這地上的時期，也必證明地上的列國不能把他們的罪孽和試探歸咎於撒但和牠的惡使者。

那無底坑是魔鬼的大本營，有些邪鬼爲某種目的關閉在那裏一些時候。請比較啓示錄九章一至五節。新約中所稱的陰間是那惡人的居所和居間的境地。亞伯拉罕的懷裏並樂園是上帝兒女們的居所和居間的境地。地獄是撒但並邪鬼以及惡人末後受刑之地方。這地方也叫作硫磺的火湖。如今地獄裏是空空無一物在那裏。首先進入那地方的是那兩個獸，以後是撒但，和牠的惡使者，並一切的惡人。凡進入陰間的必留在那裏以直等到大審判的時候，到審判的時候被定罪，丟在終局的地獄裏。陰間是個受痛苦之地方，所以陰間有時也叫做地獄，但在原文却分別的很嚴。陰間不能譯爲死人的地方，因爲只有一切的惡人死了在陰間，而上帝的兒女們死了却是在樂園裏。所以我們可以把「陰間」二字譯作死亡人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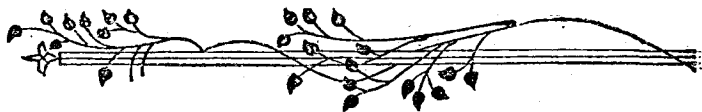


按二十章四節，約翰看見幾個寶座，那座在上面的，就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他又看見殉道者，他們爲耶穌並爲上帝的道作見證而被斬了。他也看見了第三組人，他們沒有拜過那獸與獸像。這些人第一必有以前所稱爲的二十四位長老，四活物，並活着而被改變在二次降臨的頭一個時期裏提到空中與主相會的信徒。請記得那活着的人必不能在那復活了的聖徒之先。這些人也都是爲耶穌作見證而被斬的，是在那獸的時代以前被斬。他在異象中所看見的第二組人，是當敵基督者或那獸掌權的時代一切被殺的人或靈魂。他看見的第三組沒有拜過那獸與獸像的人，也是爲別種原因死了，卻不是被那獸所殺，那些不拜敵基督者和不受用他印記的人，他們普通的方法被殺就是斬頭。約翰看見這三組人都活了，並且同基督作王一千年。他們都『活了』，意思就是說，他們已經從死裏復活了，或改變了。頭一組人也必是屬於那些在大患難的時候被改變以後而又被提去的人。請比較七章十四節；十二章五節；十四章一至三節；十六章十五節，便可以看出許多人將要在大患難的一些局面之下能以有這



樣的一個改變。末後是論到活着的基督徒，當倒第六碗的時候被提去，這正是在大患難和雅各的困苦之最黑暗局面以前的時候。

在二十章五和六節有話說：「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一千年完了，」並且「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禰了，聖潔了。」四節的「他們都復活了，」五節的「還沒有復活，」和五六兩節的「頭一次復活，」我們應該明白這正確的意思。「他們都復活了，」有人說，這是指靈性上的復活，在他們未死以前他們的靈性活了，那時他們為基督為作見證而反對敵基督者，其實這不是指着靈性上的復活說的。也有人說，這是他們的靈魂活了，就如在他們的死以後的情形之下活了，我們也不能這麼主張，因為靈魂是永遠不死的。死是身靈分離，老實的說，就是靈魂離開身體，這為之身死。靈魂一又回到身上的時候，這就是復活。所以「他們都復活了，」意思是他們的身體復活了，而且是從死裏復活了。至於說，那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意思是他們的身體死了，因為他們的靈魂離開了他們的身體，這樣，他們



要一直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後才能够從死裏復活，並且顯現在白色大寶座前，而受審判或被判罪。『那頭一次復活的，』是在千年以前從事。這稱為頭一次的復活，因為在千年以後有所謂第二次的復活。帖前四章十六節告訴我們說，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要先復活，但沒有說到在這以後有多長時間那惡人才要復活。這不能說是靈性脫離罪的復活，雖然那頭一次的復活包含這一回事，那時罪要停止一千年，以後撒但必被釋放，從此的情形就比以前更不好了。我們也應該記得那頭一次復活的道理是發見於末世的論文裏，就如帖前四章，啟示錄二十章五和六節。我們又要記得保羅在哥林多前十五章二十三又二十四節所說的：『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再後末期到了，』等等。

基督一回來了，撒但就被捆綁，啟示錄中所稱的復興的時代或千年就要在信的人間開始，那時基督和他的聖徒要牧養列國。這並不是說，基督要長期住在地上，乃是說，不像現



在一樣天與地分立着，老實的說，那時天地要啣接起來，比舊約時代並基督在地上的時候天地的關擊還要密切些。天使曾顯現過。基督在他的復活與升天之間也曾將自己顯明出來，並向保羅也是這樣顯現了自己。但這事以後天使再沒有用有形的樣子顯現給人看。頭一世紀的末葉基督向約翰顯現是在異象中。基督和天使步行地上，迄今已經過去千九百多年了。基督應許了還要再來，當他回來的時候，啓示錄書就要達到牠終極成全的地步，他必不撇下他自己的人。一切的豫言都必要應驗。不能看豫言爲屬靈上的事。一切的豫言遲早都要應驗的。這樣的一個時期在使徒行傳中稱爲「萬物復興的時候。」萬物復興的時代有這麼一個性質，在基督未回來以前必不能達到。哈米吉多頓爭戰以後，接着就是基督用鐵杖牧養列國。按十九章聖徒們是與基督一同降臨的。在二十章六節寫着說，他們要與基督一同作王。這在萬物復興的時代要首先應驗。有許多關於猶太人和以色列人的豫言分明是在基督二次降臨以後才被應驗的。馬太十九章二十八節所說的，在基督未回來以前必不能應驗。請仔細讀基督



對使徒們所說的這一節：『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這意思並不是說，十二使徒要長期住在地上，坐在耶路撒冷的王位上。他們或者在上頭的新耶路撒冷有寶座，或者有時坐在地上之耶路撒冷的王位上。復活了而又被榮耀的人，雖必不再度地上的生活，却有時光顧到地上，正如天使一樣，並且執行主賜給他們的命令。當復興的時候，主和改變了的聖徒以及天使應時間的需要，必時常在地上的人間把自己顯明出來。在復活與升天的四十天中間基督怎樣將自己顯現出來，福音書告訴我們的很詳細。摩西和以利亞在變像的山上，也曾將自己有形有體的顯明了出來，所以我們不要以為當主二次降臨以後他的聖徒和天使屢次在地上被看見是不能有的事。那時他們在地上所以屢次被人看見，是因為他們要牧養列國。在復興的時候，當代的教會必要有一個大不相同的制度。關於上帝國的奧秘要與基督有形的回來一同開始顯明出來。這不僅是一個最大傳教的時代，而也是一個公義的國，



地上道德的狀況必藉此大大促進。地上的列國至少也要作個名義上的基督教。這不是說，人人都要成爲一個真基督徒，乃是說，基督徒的數目必大大的增加，遠倍於現在。正如哈巴谷二章十八節說：「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那時撒迦利亞十四章九節就要應驗：「耶和華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華必爲獨一無二的，他的名也是獨一無二的。」撒迦利亞十四章十二至十九節論到的情形。一半是在哈米吉多頓的爭戰以後，那時主要刑罰耶路撒冷的仇敵，而這也是指着猶太人和以色列人回國以後重過住棚節的時代。請讀撒迦利亞十四章十六至十八節。

按啓示錄十九章並其相類的章節，在基督榮耀的得勝以後，猶太人和以色列人一回了國，他們的國家在以前的外邦中必要佔一個超越的地位。請比較阿摩司九章十一，十二，十五節與使徒行傳十五章十三至十八節。讀以賽亞二章二至四節，和六十至六十二章。哈米吉多頓大戰以後那些回國的人並當所謂雅各的困苦的時候，那些蒙保護得逃脫的餘民，以後也



要回來，從此接踵而起回國的人必加多。他們必重建造那荒蕪的地方，並要立一座大聖殿，但這不能像古時的聖所作爲獻祭的地方。在那裏或者有獻祭的事，但不是爲挽回上帝而獻祭，因爲基督的犧牲結束了一切挽回上帝之流血的祭。希伯來書是專一證明這事。若是在以西結所寫着的聖殿當復興的時代的起頭要直接被建立，那敬神的拜儀也必不是恢復古時利未人的獻祭，老實的說，那奉獻的禮儀必作爲基督的救贖和贖罪而感謝上帝的一種表示。耶路撒冷的聖殿必要作爲萬國禱告的房屋，耶路撒冷比較以前要成爲更蒙愛的城。基督要作萬主之王，萬主之主，所以他必要作以色列人的王。記在路加一章三十二至三十三節天使加百勒所說的話必要應驗：『主上帝要把他祖大衛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但這意思不是說，基督只在耶路撒冷作世界的君王。他的寶座是在上頭的新耶路撒冷，但他和他的一同攝政者要應時機的需要而臨在地上。

關於此事讀以西結四十四章一至三節和四十六章所論到的王，當更有興味。他分明不是



那主，因為他有屬血氣的後裔。他好像是一位副攝政者而坐在耶路撒冷大衛的位上。基督是帕勒斯丁和圣地之真正的王。在哥林多前十五章二十五節說：『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脚下。』詩篇七十二篇八節：『他要執掌權柄從這海直到那海，從大河直到地極。』以賽亞二十四章四十三節也有話說：『萬軍之耶和華必在錫安山和耶路撒冷地作王。』當他來作王的時代必不再有戰爭，世界的情形必日進於善，疾病要停止，死亡雖沒有廢除，卻也不必使許多人如從前一樣覺得痛苦。正如以賽亞六十五章二十節的話說：『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大自然界要和諧起來，就如在二十五節的話說：『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如牛一樣。』當復興的時候，屬靈的事業並現世的事業如何改良進善，我們不難曉得此理。我們一想到在這個世代人類安適的幻想，撒但的自由出入人間，試探阿，誘惑阿，因此人們理智就昏昧了，那麼，撒但和他的勢力一見取消的時候，看該是一種甚麼情形！基督和他的同掌權者在地上作王的時候，又該是一種甚麼狀況阿！但復興的時代還不



過是達到榮耀而永遠天國的過渡呢！

但在天國未完全實現以前，啓示錄二十章七節告訴我們說，撒但必暫時被釋放，並且能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這些列國是稱爲瑪各和歌革，如此稱他們，是因為他們的性質和他們的軍隊在主二次降臨的時候像歌革。他們要打算與以色列人作戰，攻打蒙愛的城耶路撒冷，但結果他們完全失敗了。因為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他們，以後接着就是撒但受大審判，被定罪丟在地獄裏，就是永遠幽閉在牠以前的那獸和假先知之地方。但爲甚麼撒但還要再被釋放呢？他再被釋放，顯然是證明兩樁事實：第一，撒但的性質不能改變；第二，人能再受牠的試探。從此就可以證明出來上帝的公義和上帝的律法是無偏的。

在審判最後的一幕，約翰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坐在上面的。那寶座安置在甚麼地方，卻沒有提到。但主的威嚴在審判的寶座上是非常顯明的，以致在異象上說，天地都逃避了，好像在那裏沒有牠們的地方。這不是說，天地實在消沒了，因為海還要交出其中的死



人。這又是一次死人的復活，就是在二十章五節的死人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十三節又告訴我們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復活』二字意思就是復生了，因為靈魂是不死的。陰間交出其中的死人，意思就是說，惡人的復活，因為陰間在死與大審判之間是惡人居住的地方。也提到死亡交出其中的死人，因為死人殺了身體，並且惡人的靈魂是監禁在陰間裏。『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這也是表明一個普遍的復活。提到海，說一切的人要從那裏復活，因為有許多人們是埋葬在海裏。死亡也用作了一個地方的名字，因為有許多墳墓是在海裏，也有許多是在陸地或別的地方。第二次的復活雖大半是惡人的復活，我們却不要忘記其中也有敬虔人的復活，因為當復興的時候也有敬虔人死了的。在這末次的復活中一切的人都復活了，然而在十節所說的，大多數是從人類社會的原始一直到現在的死了的惡人，無論大小，但請我們注意在這審判的案卷中，另有一卷生命冊。也請我們注意那審判是按着行為下判決詞。從陰間



復活了，都是命定下地獄的，不過他們的刑罰是憑着在案卷上所戴的。我們也應該注意十五節包括在那時候活着的人的審判，無論是敬虔人或惡人，因為該節說，若有人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論到敬虔人和惡人，他們的身體自然必須被改變。在審判的時候，那最後的仇敵必於白色大寶座前被毀滅，見死亡。人間沒有甚麼言語文字能以切合的描寫這勝過死亡的事。一切的基督徒都要因盼望大大勝過死亡的事而歡喜快樂。復興的時代一達到其標竿，魔鬼和邪鬼並一切的惡人一與上帝的兒女分開，那就是榮耀的大日子。

在我們沒有研究下一章論到新天新地之前，我們應該注意啓示錄一書並沒有描寫舊地和以前的天改變到新天新地的事。在彼得後三章十節記着說：『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有大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用火燒滅世界，這在主的日子必實現，但其正確的時候卻沒有提到，按啓示錄這必是在約翰於異象上



所看見的白色寶座連帶而出現的新世界的以前·約翰並沒有描寫在主日有大火一回事，但讀彼得後三章，并且研究其原文，我們能以明白世界被毀滅的意思·講到世界聖經上用了三個名詞，就是地(earth)，宇宙(cosmos)和時代(era)·描寫這世界的毀滅，或這世界的末了，那末一個名詞是最多用的·時代意思是一個時間的繼續，或說時期·所用的動詞意思是過去，而不是消滅·這不是地之末了·乃是說，在洪水的時候，世界爲水所滅了，然而地卻沒有消滅·仔細讀彼得後三章，便知所著重的焚燒是用以潔淨某物的一個性質，天與地藉此必要變成新的·傳道一章四節：「地却永遠長存·」天地的火是解散有形質的，必大大的燒起來，或說燒盡，從此天與地就要變成個新天新地·站在白色大寶座前的人是在一個不能燒盡的情形中·那從死裏復活被定罪下入地獄的人，和那些記在生命冊上的人，並沒有在地上的大火中·說到將來，上帝的兒女必要穩穩妥妥的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中和那天上的國裏·



五 新天新地與新耶路撒冷：二十一章至二十二章五節。

那永遠的境地是一個新天。我們如今所看見的舊天，以及其日月星宿都是奇妙的。在我們所看見的世界以外，另外還有許多屬於日和星的世界，天文家的望遠鏡並沒有將一切都發明了。我們的思想好像能以看見『那遼闊之地』（在希伯來文是極遠之地），{賽亞三十三章十七節。光進行的速度每秒鐘五十五萬五千里，我們若能與光走的一般快，那麼，我們達到離地最近的那一個星，也得需時四年零三個月。另外，在宇宙中還有二十多兆星呢！我們若以為現在的宇宙是美麗的，那麼，誰能描寫到那將來更新的天哪！所以沒有人能以將那新天描寫出來，用言語述說出來。在那星界裏為多級的天使備有許多的位置，就如寶座哪！統治之領土哪！主權哪！和權柄哪！照樣，在那榮耀的國裏為上帝的兒女們也豫備有許多的住處，即作這地上的王。基督說：『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豫備地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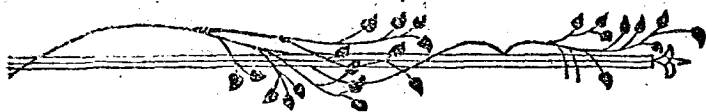


天國的京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這是亞伯拉罕所仰望等候的那城。請比較希伯來十一章十節。在二節約翰說：『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那城名為新婦，即羔羊的妻子，因為其中的居民得了榮耀而集合起來，猶如基督的新婦。新耶路撒冷要從天降下來，但不是設立在地上，乃是常作『在上的耶路撒冷』（第四章二十六節）。那城要設立在地以上，不然，列國就不能在城的光中行走。凡進入那城裏的人之特性，並醫治萬民之生命樹的葉子，都指明新耶路撒冷當復興的時代，或千年國的時候是有形的在地上，雖然那城當以後地成爲新地的時候更接近地。那城要有四千里大，因為這樣的大，所以那城也不能設立在地面上。我們也應該注意那城是方的，長寬高一樣。那城的高度既是與長度和寬度一樣大，那麼，那街道諒必是疊起的，即一條街道之上，另有街道。在那城裏除了那寶座的地方，並生命水的河，以及每日結十二樣果子的生命樹所佔的大空間以外，其餘以每一里一條街而說，試計算有多少的街道阿！那城中是爲上帝



自己所照耀。地上沒有光能給我們一個表樣，叫我們想到天上的光。我們說不出那大住處的狀況，和在天上的生活。新耶路撒冷是上帝國的都城。我們既然不能用人間的文字語言將那城裏所發出的光輝述說出來，所以最好是去讀二十一章十至二十三節。那城裏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有圍城高過院牆，又高又大，城牆之上還有望樓。城牆有一百四十四肘，又有十二條根基。牆是碧玉造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全城是用精金造的，好像明透的玻璃。城牆有十二個門，每門十二個珍珠。城內的街道是精金。這城要從地上發光，這光是我們不能言喻的光。城門晝夜總不關閉，人可以自由進到上帝的寶座前。

新耶路撒冷既然為安置上帝寶座之地方，是榮耀國之京都，那麼，這國就比新耶路撒冷和新地又大得多了。在宇宙的現在狀況之中我們一看見有許多發光的東西，那麼，我們就確知那新天必不是看着像大空間一樣。二十一章一節所說的新天，包括改新的日頭、行星，



月亮等。我們計算不過來的那許多的天使天軍必住在上帝的大宇宙中。既然華徒要審判或管理那天使，那麼，這行政的事宜必是在天使所住的這個星的世界裏。但也有天使在新耶路撒冷和新地上執行命令。那蒙福了的人，與主一同作王，並不只限於地上的王。在天上各地的各家都是服事上帝。他們也時常上到新耶路撒冷，執政實行王的職權。許多人住在那裏是作上帝所分派的服務事宜。請不要忘記基督說，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的住處。論到在新地上的居民，我們不必去隨便測想。聖徒在上帝的國裏，或說在家裏，常有權利下來察看新地。論到在天上所喫的食物，我們也不必憂慮。雖然得了救的人在天界裏也吃也喝，但所吃喝的不是現在的食物可與比較的，因為在天堂的生活所受用的都是許多奇妙的東西，而最大的是與上帝同在，並與上帝兒女們神聖的聯合，這些人也有我們在世上的最親愛的人。

請不要忘記啓示錄末一章七，十二和二十節：「我必快來」。這是主在天上最後的一句話。這從天上而來的聲音將來還要聽見，那時他自天家降下，大聲呼喊以召集他的華徒，



這些聖徒也稱爲他的新婦。或說，在主二次臨到這地正在路上的時候，凡從死裏復活的上帝的兒女，並活着改變的聖徒，就被提到空中與他相會。

「我必快來」這句話在許多人看來好像與事實相反，因爲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千九百多年了，而還沒有看見我們親愛的主來。其實，我們若過細研究這事，並沒有甚麼矛盾的事。我們的主復活後四十日升到天上，這啟示是在頭一世紀的末葉賜給約翰的。「我必快來」一句話是發見於啓示錄的尾聲上。主所說的這些最後安慰的話，不能想是在他賜給啟示以後立刻就要回來。在他未來以前他升天的目的必須實現，豫言必得應驗。他好像我們的弟兄，又好像我們親愛的朋友，留下了一個重要的使命，他用話安慰我們說，得能以回來我就必快回來。雖然我們很願意他快快回來，但我們也應該希望他將他的義務完成。我們的主是我們的弟兄，又是我們的朋友，如今在天上要將他作大祭司，靈魂的大牧人，靈性的王，教會的頭這一切大事完成。他的大功一告成，某種豫言一應驗，他照着他的應許就必快回來。「他



就要來，必不遲延。』在所定的時候他必要來。『阿們：主耶穌阿！我願你來！』



附編 但以理和撒迦利亞並約翰啓示錄概論

一 但以理書

但以理是個先知，但他的地位却有些特別。他住在巴比倫，而也是在巴比倫作事。他不僅是一個平民，而也是一個政治家，在巴比倫皇宮作了大官。所以但以理與以西結先知不同，不是直接在被擄的同胞中間作工。這個名顯的但以理是在約雅敬作王的時候，尼布甲尼撒攻取耶路撒冷的戰地上，與其他少年人一同被擄到巴比倫的。但以理到了巴比倫纔得了他「伯提沙撒」的名號。巴比倫王爲要使他能在宮中作一個侍臣和官員，就叫他報名作國學的大學士。但以理就在國學裏研究了三年迦勒底人的科學，畢業以後，隨卽就在巴比倫身膺要職，名聲顯揚，此事的來歷在他自述歷史的一部分上記載的甚詳。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時候他很蒙抬舉，就是以後伯沙撒和瑪代之大利烏執政的時候還是一樣的受尊重。末了巴比倫王又立他爲三大總長之一，位高全國一百二十個總督一籌。到了古列王專政的時候，但以理



的威權和榮譽還是依然存在。

但以理到了後半生纔待着上帝的啟示：論到以色列人的將來，和世界列強一般的發展，並上帝之國的勝利，以確定他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時候夢中所見的異象和所受的啟示。

但以理書曾受了許多批評家的攻擊，特別是近代破壞的批評主義家；他們攻擊的動機我們不難了解。近代基督教的辯證學家有充分的憑據，證明但以理就是聖經歷史上的但以理，該書前後的一致，和但以理實居於說預言的時候；保守派的這些觀念毫無有錯誤。許多批評家主張但以理書的作者是瑪喀比時代的一個猶太人，想在安提歐庫伊比反的恐怖時代鼓勵他的同胞們。這種攻擊的論調不單無損於但以理書，反適足以證明保守派的觀念正確無錯誤。

以西結的豫言書明明證實在尼布甲尼撒作王的時候實有但以理這個人。因為在十四章十四又二十節和二十八章三節裏，以西結將但以理與挪亞和約伯相提並論，又說他的智慧超過推羅的諸王。以西結書是寫在但以理升在迦勒底通國哲士之上的多年以後，我們若一研究其



中關於這些事的言論，便知但以理的名譽在猶太流民中如此見著，以西結能拿他爲一個偉大的模範的所以然了。這是保守派主張但以理是當代的人之一個鐵證。

在約瑟夫 (Josephus) 著的猶太掌故 (Jewish Antiquities) 卷十一第八章裏，有論到亞力山大的夢一回事，說亞力山大還在馬其頓的時候怎樣看見大祭司穿着祭司的禮服，聽見祭司勸告他跨過海，應許他勝過波斯·亞力山大深信這個夢是從神來的，他一行近了耶路撒冷，就遇見大祭司穿着他在異象中所看見的禮服，牽着羣衆來歡迎他。所以亞力山大進了城，就先獻祭給猶太人的上帝。在該書裏另有一段記載：「但以理書拿給他看的時候，他讀其中但以理的話說，希拉必有一位興起毀滅波斯帝國，他相信自己就是但以理所說的那人。」這也可以證明但以理在大亞力山大時代以前就有，如此說來，但以理書遠在瑪喀比時代以前了。高級批評學家若輕看這樣的證據，適顯明他們的弱點。

有些批評家想但以理書不是在猶太人被擄的時候編制的，因爲在該書裏所有的希拉語言



證明以後纔有。但這些語言是很少的，而且只是關於樂器上的名詞。我們若一研究上亞西亞與小亞西亞之伊阿尼安人 (Ionians) 之來往，和在尼布甲尼撒的軍隊中找到有阿克烏 (Acaeus) 的弟兄，就容易解釋這樣的名詞何以在尼布甲尼撒的時候就應用了。再者，按猶西比烏 (Justinus) 引證的亞比典烏 (Abydenus) 說希拉兵丁跟着亞述王以撒哈頓 (Esarhaddon) 足跡遍歷亞西亞。如今發掘尼尼微城亦證明了在但以理以前久已與希拉有相互的關係，和商務的交通。

那些批評家也指出但以理書有些矛盾之點，但他們所指出的却只是似乎矛盾。例如他們說，但以理一章一節言巴比倫王上來圍攻耶路撒冷是在約雅敬第三年，然而在耶利米書裏却說尼布甲尼撒到耶路撒冷是在約雅敬第四年。這個難題按希伯來動詞解釋之如下：巴比倫王和他的軍隊從國內出發是在約雅敬第三年，而到耶路撒冷是在第四年。埃及及王尼哥 (Necho) 立約雅敬作他的傀儡，在幼法拉的河左右當他反抗亞述的遠征隊。尼尼微城傾覆以後，事實上亞述已臣服於迦勒底人，納波波拉撒 (Nabopolassar) 爲勢所迫乃去侵伐埃及人。他打發他



的兒子尼布甲尼撒去攻打埃及及王尼哥，就在約雅敬第四年正月於迦基米打败了他，而在九月圍攻耶路撒冷，正在這時候納波拉撒死了，尼布甲尼撒聽說急忙班師回國，接續他父親登基作王。有人說，但以理既然在尼布甲尼撒的宮裏讀了三年書，而在第二章一節說，但以理於尼布甲尼撒的第二年就已經解釋了王的夢，這顯係自相矛盾，其實按以上的歷史並沒有矛盾，因為尼布甲尼撒在圍攻耶路撒冷時不過是與其父一同攝政，並沒有實際登基作王。所以在但以理畢業他的大學與他侍立在王前（即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這中間有一個長久的時期。

批評家也以為但以理書紀事不確實而反對但以理書。例如說，但以理書謂伯沙撒是瑪代波斯朝以前的末一個王，而依照普通的歷史說，乃是納波尼都王（Nabonidus），又在但以理五章十一節稱尼布甲尼撒是伯沙撒的父親，這都是認為但以理紀事不確的理由。這後一個難題用希伯來或亞蘭字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為「父子」兩個字不是限制到一代的父子，有時孫



子對於祖父也可以稱父，祖父對於孫子也可呼子。依照希伯來或亞蘭的慣語，雖然在我們的翻譯上或者不完善，但以理書上的本文却毫無錯誤。講到末後的一個王是納波尼都，不是伯沙撒，這與聖經也沒有甚麼衝突，因為伯沙撒是納波尼都的兒子，且與他父親一同攝政，他父親若缺席，也是他全權代理行政事宜。又接近代的考古家說，納波尼都被古列下在監裏以後，伯沙撒就實際登基作王。依照新發見的碑文，年史，載哥比亞斯（Gobryas）的軍隊進入巴比倫城的時候，被囚的納波尼都就已不干了政了。以後古列親自也進了城。當這個時候，伯沙撒就死守在內城裏，大約是住在尼布甲尼撒的大皇宮裏，這皇宮是建造在一堅固的內城裏，如一堡壘式，四週有圍牆和渠溝防守。約過了四個月，古列和他的大臣哥比亞斯並他的軍隊才得勝而攻入了那城。在近代挖掘家所發見的年史上提到被殺的王子，就是指伯沙撒說的。關於此事，請比較但以理五章所論到之伯沙撒的羣宴。

巴比倫城被破是在五百三十八年，但完全的被征服，約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的幾天。



而破壞的批評家在但以理書記瑪代大利烏得國的言論上，找出攻擊的把柄，就指爲但以理書紀事不確的理由。他們說，這與普通的歷史的紀事不相符合。依照 *Cyclopedia of Xenophon* 的記載，瑪代大利烏與西克里斯第二 (*Cyrus the Younger*) 卽大利烏的岳父爲一人。西克里斯把瑪代贈與大利烏作嫁女的妝奩，大利烏也以巴比倫的皇宮和領土回報其岳父，國家的勝利就是由他所造成的。究其實說，他們是一同攝政。所以但以理書上說，是大利烏得國。但爲甚麼在但以理書稱西克里斯是大利烏？一人有二名和爵銜在瑪代波斯朝是很普通的。Xenophon 用的是瑪代人的名字，但以理記的是波斯人的名字，但瑪代二字分明是加上的。許多人根據以後發見的碑文主張哥比亞斯就是瑪代大利烏，但無論怎樣說，在普通歷史與聖史之間沒有甚麼完全的不同處。古列從主前五百三十六年開始一人執政，猶太人在巴比倫被擄的生活也就在這年完畢了。在古列的碑文上曾提及援救猶太人的事，這可以證明以斯拉書論到在古列元年猶太人被釋放的實在。



但以理書紀事真確，最有力的證據是基督自己也引用了但以理的豫言，就是馬太二十四章十五節，他說的『毀壞可惜的事』。但以理書的紀事若不真確，或不是完全受靈感寫的，那麼，基督何以來引用？

二 撒迦利亞

撒迦利亞是屬於祭司的後裔，比利家的兒子，易多的孫子，按尼希米十二章他是作衆祭司和他衆弟兄的首領，是與所羅巴伯一同從巴比倫回來的，大概比利家死的很早，撒迦利亞直接繼承易多，所以稱他是易多的兒子。按撒迦利亞二章四節，他見異象的時候還是一個少年人。撒迦利亞頭一次對民衆講話是在大利烏赫思他比斯 (Darius Hystaspis) 第二年，即主前五百二十至五百十九年，於該第一次豫言以後的兩個月，所以這兩個先知是同時的。

重修聖殿的事已經由那五萬人立意動工了，這些人是於主前五百三十六年從被擄之地歸回的，殿基就在第二年安下，但因為撒馬利亞人阻攔的緣故，就停工了十四或十六年，以後



大利烏赫思他比斯又把大利烏的諭令重頒布了一次，以作猶太人修理聖殿的保障。但由哈該書推知百姓對於宗教的情感如今大變了，他們專求自己的事，所以急待有人起來斥責他們，奮興他們，恢復以前宗教熱烈的情感。因撒迦利亞和哈該兩位先知的嚴責善勸，於是聖殿就在主前五百十五年告成了，這是在他們從巴比倫歸回以後第二十五年的事。

撒迦利亞初次的豫言，不只關於當時的情景，所以他的異象的範圍不應當作狹義的看。

他的演講於當時的百姓固有利害的關係，而也多涉及未來的歷史和他們對於世界歷史的影響。豫言常把近事與遠事混爲一談，是論理的，非年代的，其所指的事遠在當時的環境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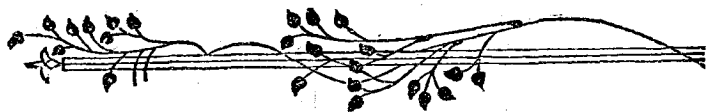
論到撒迦利亞個人的歷史我們知道的很少，他一生的事我們僅曉得他到衰老之年才死了，葬在靠近哈該墳墓的地方。

撒迦利亞書可以分作兩大段，第一段一至八章，第二段九至十四章。頭一段又分作先知



的三個演講：即一章一至六節是序言；一章七至六章十五節包含夜間的異象和附錄。這附錄是敘述一種標號，即加冕約書亞，或王裔兼祭司職的任務。第三個演講是第七章的責備，第八章的福氣，都是在五百十七年的事。第二段包含先知的兩個重擔，即九至十一章與十二至十四章。九至十一章論的好像是上帝保治的大綱，從當代到教主頭一次降臨和見棄。十二至十四章論的好像是遙望將來，從當代到教主二次降臨和現代的末了。

頭一大段的事是極真確的，決沒有甚麼重大的疑義，惟是第二段（即九至十四章）批評主義家提出了些疑難。懷疑的問題好像在十七世紀中葉以前還沒有發生。約瑟麥迪 (Joseph Mede) 是頭一個批評家，他說馬太二十七章九至十節引用的十二章十一至十二節，好像是耶利米的話，但這有幾個滿意的解釋；就中一個，就是抄寫者所用的是耶利米書卷，因為這是幾本先知書中最前的一本（猶太書卷常將幾本先知書訂成一部，而以頭一本冠此書名），在先知書普通的題目中常引用這名字。批評家否認本書真實之大部分的理論都是很薄弱的，差



不多無有注意的價值。撒迦利亞書全部都是真實的，其傳說的理由：沒有別的撒迦利亞能作本書的著作人；正典的編纂者以全書都屬於撒迦利亞，連十四章也在內；正典或在西土經 (Septuagint) 繙本以前，馬太是從撒迦利亞引用來的，所以認撒迦利亞書是屬於正典；書中所提到的以法蓮，並不是證明以色列國獨立的存在，只可說有一部分庶民的存在；正如瑪拉基第二章十一節用之以色列的名字，但沒有人否認瑪拉基書是被擄以後的作品。接受撒迦利亞全書十四章爲真實的不僅有以斯拉時代著名的文士們，也有赫爾 (Hille) 和施麥 (Shammai) 學派，提比亞 (Tiberias) 和巴比倫學院，他耳貢 (Targum) 的著者，和降及改革時代博學的拉比們。這些學者對於本書發生的問題都有深刻的研究，當然比所謂近代的高等批評家高明得多了。至於說到第二大段上文體不同那更容易解釋了，用清雅詩體所描寫的異象是他青年的時候寫的，而且是切合他看見的景象，書後一部的豫言卻乎有超拔進步之點，但與他增加的年齡和陳述的題目很適合。時代和標題既不同，文體自然也就有差別。另可以題到一個證據，



就是撒迦利亞與以後的先知是熟識的。在九至十四章他是提到西番亞，耶利米，以西結，和以賽亞後部，最後連批評家韋特(De Wette)也承認了撒迦利亞全書的著作人。我們根據以上的證據，能確信先知撒迦利亞的著作，全部都是真實的，而且是上帝的道。

三 約翰啟示錄

本書稱為聖約翰啟示錄，因為使徒約翰是上帝的啟示傳與我們的媒介，但在本書的開端上說是耶穌基督的啟示，有許多基督徒評論這本書好像是新約中的一部外傳，即謎經。「謎經」一名詞意即有些事是隱藏的，但「啟示」一名詞意思是所顯露出來的。所以啟示錄一書是耶穌基督的顯現或啟示。這本書不單是論到耶穌基督的啟示，因為這不僅是他的啟示，而也是將他自己顯明出來。這本書標名「耶穌基督的啟示」，證明本書主要的題旨就是論到耶穌基督的顯現。哥林多前一章七節說：「等候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又彼得前一章七節說：「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啟示錄書就是用它想像的眼光而描寫耶穌基督顯現的發展，和當



時的環境，並最後的結果。啟示錄一章十節的「主日」並不是限於平常的禮拜天，就像約翰在主日（禮拜天）看見一切的異象，也不是限制於主日的普通意義，這個意思乃是說「主的日子」，這是在聖經裏常發見的。我們可以說，約翰原是被聖靈感動抄寫主的日子，和在這末世的舞台中神秘的演下去。主的日子不是一個二十四小時的平常日子，乃是多日，甚至可以說是多年。基督頭一次降臨並不是逗留了一天，乃是稱爲「人子的日子」和經過了一時代，約有三十三年。他二次降臨包含多長時間，我們不曉得；有人主張七年，或三年半；也有人主張千禧年的觀念，說一千多年；但無論怎麼說，我們敢斷言主二次降臨不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乃是一個時期。一切關乎二次降臨的豫言都要應驗，正如關乎頭一次降臨的豫言完全應驗了一樣。

我們也可以說，啟示錄書是從初到終的一種默示。第一章是一種榮耀的顯現。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基督在他的事務上，或說在施行審判上向教會顯現，而也是描寫七個教會的狀況，從



有教會之始以直到第二次降臨。以下是基督在天上顯現的景象和未顯明以前的光彩，也用七印，七號，和忿怒的七盃，將最後的結果啟示出來。再下是基督和天上的使者在審判中顯現的種種；米迦勒帶着他的使者與魔鬼或龍帶着牠的使者彼此的戰爭；執掌那獸政權的惡者親自的顯現，和隨後而起的逼迫；世界大城小城的傾覆；哈米吉多頓的世界大戰；天象和天空中所顯出驚人的異象；基督駕着雲彩同他天上的使者和衆軍的顯現，活物和那獸的審判，撒但被捆綁；基督的得勝，頭一次的復活和聖徒的被提去；最後公義國的來到；一切的死人復活起來；白色大寶座前的審判；嚴烈的火湖，魔鬼與行惡事的被丟在其中；世界一度變動之後，就看見新天新地之富麗堂皇的佈景，和聽見莊嚴的詩歌從寶座出來，正那時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下來作榮耀而永過之國度的京城。

這本書如此奇妙，試問寫於甚麼時候？許多經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紛紛爭辯，莫衷一是。主張本書是屬於已往之事的一派人說，是寫於尼因 (Nero) 作皇帝的時候。這一派的許多學



者認定書中所提的那獸或敵基督者就是尼肉。尼肉雖是一個暴君，敵基督最有名，但他的逼迫大半只限於羅馬，而且沒有史記說他屢次用流刑，實際用流刑的乃是豆米仙（Dominian）。有人說，在啟示錄裏所寫的事件沒有符合耶路撒冷被毀滅的時候之情形的，而且耶路撒冷的被圍和其令人恐怖的傾覆，乃是局部的災難，不能作世界實有的大災難。但在耶路撒冷所受極重的患難，我們可以說是象徵那獸掌權時代必要有的大災難。主張啟示錄寫在耶路撒冷被毀以前的人也說此理：啟示錄若寫在耶路撒冷毀滅以後，作者一定要注意到那怵目驚心的大事。但我們要記得約翰在這本書裏不是作一個歷史家記載已往的事，他寫這本豫言書時約在耶路撒冷被毀二十五年以後了，所以沒有理由將耶路撒冷和聖殿被毀時猶太人所遭遇的事重提起來。所以從本書的內容裏找出的證據，說是寫在耶路撒冷被毀以前，其理由比較說是寫在耶路撒冷被毀以後的證據的理由弱些。或說本書是寫在主後九十五年的理由是很充分的。這外來的證據一直到四世紀以前沒有甚麼改變，總是維持使徒約翰於主後九十五年被豆米仙



皇帝充軍在拔摩島，他在這島上看見異象而寫這本啟示錄。哀利尼烏 (Irenaeus) 是最主要的證人，因為他是波利甲 (Polycarp) 的門生，而波利甲 是使徒約翰 的門生。在他的著作中有論到「六六六」的意思，他說：「若是敵基督者的名字有在今世說明的必要，那麼，看見異象者一定要說出；因為所見的異象並不很久，差不多就在我們的今日，就是豆米仙 執政的末了」。有些人將哀利尼烏 所說的「所見的異象並不很久」之「異象」二字曲解為「他」字，來擁護啟示錄 寫在耶路撒冷 被毀以前的主張，更主張基督的二次降臨就是實現在耶路撒冷 被毀滅時。但他們這樣的主張，好像一個覆於水中的人握住一根稻桿救自己。哀利尼烏 的觀念更為克利門 (Clement)，特士利安 (Tertullian)，維多利烏 (Victorinus)，猶西比烏 (Eusebius) 和耶柔米 (Jerome) 所擁護。按啟示錄 的內容也有很充分的證據，但如何證明，可以參考新約入門 和聖經解釋。哀利尼烏 以外來的證據對於我們好像很穩當了，不必再找別的證據來證明約翰 的啟示錄 是寫在耶路撒冷 被毀以後了。論到啟示錄 的著作人，從書的自證說，「約翰 寫給七個教



會』和『我約翰』的說法看來，定是使徒約翰，因為若是一個平常的長老決不敢如此傲謾而不加銜的自稱我約翰，只有使徒約翰能，因為當時他在亞西亞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基督徒間自稱約翰正如保羅稱自己為保羅一樣。所以我們敢斷言歌示錄的著作人就是使徒約翰，他寫這書約在主後九十五年。讀這本書我們深信其原文是上帝道的憑據，和完全是受靈感寫的。所以請你們讀二十二章十八和十九節。也不要忘掉了一章三節的話說：『念這書上豫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近了。』

末世豫言闡微終



Beacon Lights of Prophecy in the Latter Days

by

Conrad Emil Lindberg, D.D., LL. D.

Translated by

Prof. G. Carlberg & Lü Shao-duan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HANKOW
1932.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

末世預言闡微

全一冊

定價五角

原 著 林 柏
繙 譯 呂 紹 端
校 閱 康 爾 伯
刊 行 中 華 信 義 會 書 報 部
發 行 所 漢 口 信 義 書 局
印 刷 所 漢 口 聖 教 書 局

2
449942

(2)

